



[西班牙]胡安·巴莱拉 著 屠孟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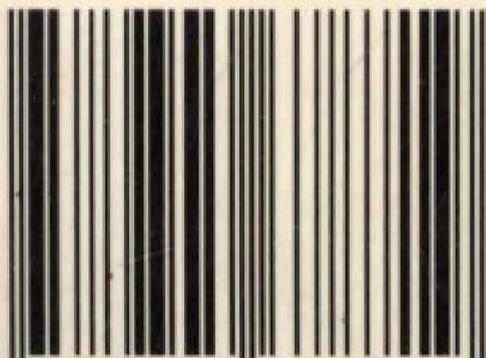
贝比塔·希梅纳斯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Masterpieces
World Literature*

封面设计 洪佩奇

ISBN 7-80567-871-5



9 787805 678719 >

ISBN 7-80567-871-5

1·524 定价(平装) 19.90元



译林 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

- 书 名 贝比塔·希梅纳斯
Pepita Jiménez
- 作 者 (西班牙)胡安·巴莱拉
Juan Valera
- 译 者 屠孟超
- 组稿编辑 赵雯生
- 责任编辑 王娟
- 原文出版 Espasa-Calpe, S. A. Madrid, 1956
-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t.js.cn
-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 印 刷 南京通达印刷厂(地址:冶山镇)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5.75
- 插 页 2
- 字 数 119 千
- 印 数 1—5000 册
-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567-871-5 / I·524
- 定 价 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胡安·巴莱拉(1827—1905),是西班牙十九世纪重要作家,生于安达卢西亚卡布拉镇一个贵族家庭里。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但他的兴趣在文学。一生主要从事外交工作,起先在西班牙驻意大利、葡萄牙、巴西等使馆任随员和秘书等职务,后来又担任驻葡萄牙、美国、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的大使和公使。此外,他还曾在大学里任过教,担任哲学和美学教授;还当过国会议员和其他公职。1862年当选为皇家学院院士。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口授的方式从事写作。

巴莱拉从小喜爱文学,十几岁就开始写诗。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一生中写过不少有关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和历史等论文,但是,他最大的成就在小说。他的主要作品有:《贝比塔·希梅纳斯》(1874)、《法乌斯蒂诺博士的幻想》(1874)、《修道院院长门多萨》(1876)和《唐娜·鲁斯》(1879)等。

《贝比塔·希梅纳斯》是巴莱拉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成书于1873年,翌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被译成多种欧美文字。《贝比塔·希梅纳斯》被认为是十九世纪

西班牙文学的优秀小说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从小离家，到他当教长的伯父那儿去受教育。十二年后，已成为神学院学生的堂路易斯假期回乡，听到村里人一致称赞年轻寡妇贝比塔·希梅纳斯，说她貌美德高，连年迈的父亲也在追求她。和她见面后，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渐渐地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堂路易斯内心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作为即将领受圣职的神学院学生，他早已立志献身宗教，对上帝的爱和对贝比塔·希梅纳斯的爱是不可调和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世俗的爱情终于战胜了宗教激情，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世俗的爱和人世间的欢乐战胜了禁欲主义和消极遁世思想。反对禁欲主义这个主题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提出，但对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来说，仍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的西班牙虽经过几次社会变革，但教会势力仍十分强大，宗教思想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

《贝比塔·希梅纳斯》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人公堂路易斯写给伯父教长的信。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将堂路易斯摒弃长期扎根在头脑中的对神灵的爱、接受世俗的爱的过程写得十分细腻，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第二部分是《历代志》，改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加快了节奏，将故事很快地推向了高潮。最后通过《尾声》，将书中出现的人物的结局都一一作了交代，结构非常完整。

译者

1997年4月于南京

美德不灭^①

某教堂的教长先生几年前去世，他留下的文件中有一批手稿。这些手稿几经传递，最后落到了我的手中，而且一页不缺，真是一件奇事。手稿的标题是我用来作题词的那句拉丁语格言，而不是我现在用来作书名的这个女人的名字。也许这个标题对手稿的保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人们一定以为这是一篇讲道稿。或者是部神学方面的专著。所以，到我手以前，没有人解开过带子，更没有阅读过一页。

手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侄子的信”；第二部分是“历代志”^②；第三部分是尾声——我弟弟的来信。

整部手稿出自一人之手，不妨可以认为是教长先生的手笔。从整体看，它很像一部小说，只是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我开始时以为这是教长先生为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利用业余时间

① 原文是拉丁文。

② 《圣经·旧约全书》一篇名，分上下两篇。

写成的。后来细细一看，发现文风朴实无华，又觉得这不像小说，那第一部分的信像是原信的抄录，教长先生将原信撕毁、焚烧，或者交还了原主；只是用《圣经》上的《历代志》作标题的那一部分才是教长的作品，他是用这个办法来补充书信部分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的。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读完这些手稿，并不感到厌倦，反而觉得兴味盎然。眼下什么事都可以公开，我也决定将这批手稿公之于世。我没有进一步考证核实，只将里面的真实姓名加以更换。万一这些人还活着，而他们又不愿意或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中，这样，就不会见到自己的名字了。

第一部分的书信好像是个年轻人写的，他阅历不深，对世事只有一点理论知识。他在神学院，在他伯父教长先生身边受的教育。他对宗教怀有满腔热情，决心以后当个神父。

我们就叫这个年轻人为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吧。

我们将上述手稿不折不扣地翻印下来。

第一部分

我侄子的信

亲爱的伯父、尊敬的老师：

四天前我平安地到达自己的故乡，我父亲、教区神父先生和亲友们均身体安康。多年不见，这次相会，重叙旧情，无比兴奋。由于忙于这方面的事情，直至今天才给您写信。敬请原谅。

由于我离开这儿时还是个孩子，回来时已长大成人，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切事物都对我产生异乎寻常的印象。我认为，我见到的所有事物都比我记忆中的要小，小得多，但也更美好。我父亲的房屋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很大的，而且它确实是乡村财主的一座大宅院，但和神学院相比，却又很小。我现在感到最喜欢的还是这儿的田野，尤其是这儿的果园，真令人心旷神怡。果园里的羊肠小径异常幽美，有时在一边，有时在两边流着清澈的溪水，发出欢快的潺潺声。小溪的两岸芳草遍地，百花盛开。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采集到一大束紫罗兰。道路的两旁还有高耸挺拔、有着巨大树冠的胡桃树、无花果树和其他树木，给道路挡住了阳光。黑莓、玫瑰、石榴和忍冬形成了一道道树篱。无数只奇

禽异鸟使田野和杨树林更显得生气勃勃。

我喜欢这儿的果园，每天下午都要在果园里来回走上一两个小时。

我父亲想带我去看看他的油橄榄园、葡萄园和农场，但至今还未能如愿。我还没有离开过故乡和它周围的这些果园呢。

回来后，许多人来看望我，弄得我很少有空余时间。过去当过我奶妈的五个女人来看望我，她们对我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尽管我已二十二岁，她们还叫我小路易斯，或者堂佩德罗的孩子。我回家前，大伙儿常常跟我父亲打听他孩子的情况。

我带回来那么多书，看来是白带了，因为我一点空余时间也没有。

我本来以为当个村长算不了什么，可在这儿还是个挺神气的职位呢。我父亲就是本村的村长。

我一心想当教士，这儿却无人能理解，他们都说我这个念头太怪。这些好心人以山里人的天真告诉我，我应该脱去法衣，因为当教士是穷人的事；我是财主家的继承人，应该结婚，生下半打白白胖胖的孩子，以安慰我年迈的父亲。

为了讨好我和我的父亲，人们都说我是个真正的年轻人，又风趣，又可爱，一双眼睛非常活泼，诸如此类的蠢话说了不少。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听了不觉高兴，反觉羞愧。不过，我也没有因此束手束脚，我知道人生险恶、疯狂，听到这样的奉承话，我既不生气，也不吃惊。

他们在我身上发现的唯一不足之处是我书读得太多，身子骨太单薄。为了让我强壮起来，他们要我在家期间不读书看报，尽量多吃一些家乡的好菜好饭。显然，他们是想将我喂得肥肥

的。凡是我认识的人家都给我送来礼物，都是一些好吃的东西，或甜饼，或肉丸，或者是一块金字塔形的松子饼，或者是一罐糖浆。除了给我送来上述礼物，村上的一些头面人物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

明天我就要上这儿有点儿名气的贝比塔·希梅纳斯家去用餐。您一定听人说起过她。这儿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对她很有些意思。

我父亲虽已五十五岁，但保养得很好，令村里的那些翩翩美少年见了也十分羡慕。当年他曾经是唐璜式的人物，驰骋情场，征服过不少女子。即使今天，对有些女人而言，他仍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不认识贝比塔·希梅纳斯。众人都说她非常俊俏，但我猜想她一定非常俗气，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乡村美女。根据这儿人们的评说，我还不能说她品德如何，但她的确天资聪明。她才二十多岁，结婚三年就守了寡。她是唐娜·弗朗西斯卡·加尔维斯的女儿。您一定知道，唐娜·弗朗西斯卡是退役上尉的遗孀。正如诗人说的那样：

除了那柄光荣的佩剑，
他没有给她留下遗产。

贝比塔小时一直跟母亲过着穷日子，直到她十六岁。

她有一个远房堂伯，叫堂古梅辛多，是个长子，继承了一笔不太丰富的遗产。长子继承权是古人出于虚荣而建立的一种制度。一般的人靠这一点遗产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甚至还得背

点债,根本不可能保持他们本阶级的体面和尊严。然而,堂古梅辛多非同一般,他是个理财的能手。不能说他善于创造财富,可是,他具有从别人那儿汲取财富的非凡本领。说到他的消费,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人了:大自然这个母亲和人类的工业在他的饮食、保养和福利等方面根本用不到操心。人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过日子的,但他确确实实活到了八十高龄,将每年的收入全部积聚起来,并拿这笔钱财用可靠的方式放债,创造财富。这儿的人谁也没有说他放高利贷,大伙儿都说他心肠好,因为他干什么事都不过分,在借贷方面也是如此。比如,这儿一般年息是百分之二十或三十,还嫌太少,而他却只收百分之十的利息。

堂古梅辛多就靠这种方法,靠他一个劲儿地增加、而不减少财富的劲头(为了省钱,他不敢结婚生子,连烟也不抽),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大把年纪,终于积聚了一笔财富。这笔钱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算得上相当可观了。而在这儿,由于村民都很贫困,安达卢西亚人又生性喜爱夸张,更被看作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堂古梅辛多爱干净,洁身自好,是个不招人厌的老头儿。

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只看到他穿那么一件斗篷,那么一件外套,那么一条裤子,那么一件背心,但这些简朴的甚至有些破旧的衣衫却浆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斑渍。有时人们互相询问,有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回答总是否定的。

尽管堂古梅辛多有上面说到的这些缺点(这儿和别处一样,许多人都认为是美德),但他身上确实还有不少长处:他和蔼可亲,待人殷勤,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他可以不辞辛劳帮助他

人,当然,要他破费,他就一毛不拔。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说笑话,凡是不用他花钱的聚会和舞会,他每场必到。他待人接物十分风趣,谈吐文雅,给聚会和舞会带来不少情趣。他从来没有对哪个女人吐露过爱慕之情,但他对每个女人都十分喜欢,他的感情是纯洁的,没有任何邪念的。他是方圆百里内最喜欢和姑娘们开玩笑,对她们献殷勤的老头儿。

刚才我已说过,他是贝比塔的远房堂伯。当年他已年近八旬,而她还不满十六岁。他很富有,而她家境贫寒,无依无靠。

贝比塔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妇女,目光短浅,生性粗鲁。她虽然爱自己的女儿,但她老是抱怨为她作出的牺牲,哀叹家徒四壁,自己到了垂暮之年,还这么贫困,将来一定会悲惨地死去。她还有个比贝比塔大的儿子。他满身恶习,又爱赌博,又好斗殴,在村上是个有名的地痞。闹了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后,她终于替他在哈瓦那找到一份微不足道的差事,让他离开自己的身边,与他远隔重洋。然而,他在哈瓦那没有待上几年,由于表现不好,被开除公职。他便不断给母亲写信,要她给他寄钱去。做母亲的连自己和贝比塔也养活不了,收到儿子的信后,又急又气,一个劲儿地咒骂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她只希望给女儿找个好婆家,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堂古梅辛多就是在贝比塔家处于这样困难的境地时,常去看望她和她母亲的。他常常讨好贝比塔,这方面的热情和坚持性超过对别的姑娘。然而,他已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结婚,现在一只脚已跨进了坟墓,却居然动起了这方面的念头,这对贝比塔的母亲来说,是难以相信的;至于贝比塔,就更不敢相信了。一天,堂古梅辛多半真半假地跟姑娘说了几句

恭维话后，突然一本正经地提出下面一个问题，使母女俩惊得目瞪口呆：

“姑娘，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尽管这个问题是开了不少玩笑后提出来的，而且，也可能被看成玩笑；尽管贝比塔阅历不深，但是，凭女人，特别是姑娘的预感，她猜想这是认真的。于是，她脸孔涨得通红，像野樱桃一样，嘴里一声也不吭。她母亲替她作了回答：

“孩子，别这么没有礼貌。对伯伯的问话，你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你说，伯伯，我非常愿意，您愿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

由于母亲再三对她进行劝告、训斥、抱怨，甚至声色俱厉地命令她，贝比塔嘴唇颤抖着，终于机械地说出了“伯伯，我非常愿意，您愿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这样的话，而且还说了好几次。

我感到，有关贝比塔·希梅纳斯和她的身世说得太多了。不过，她确实使我感兴趣，我想，也会使您感兴趣的。如果这儿人们说的是真的，那么，她将成为您的弟媳，成为我的继母。下面我打算尽量略去细节，只是扼要地将有关情况告诉您。有些事也许您已知道，尽管您离开故乡很久了。

贝比塔·希梅纳斯和堂古梅辛多结了婚。

不管是婚前的一些时日，还是婚后的几个月里，都有人出于嫉妒散布流言蜚语。

从道德角度看，这样的婚配是值得商榷的。不过，如果考虑到她母亲一再对她恳求、抱怨，甚至对她下命令，考虑到她这样做能使母亲安度晚年，使她的兄长摆脱耻辱和丑名，使自己成为

他们的守护天使，那么，应该承认，人们不应该过多地责难她。再说，像她这样一个一贯深居简出、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少女，究竟对婚姻有什么看法，她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人们怎么能知道呢？也许在她看来，和老人结婚就等于全身心地照料他，当他的护士，让他人生的最后岁月过得愉快一些；也就是说，不让他感到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一身疾病，由佣人照看他的起居。总之，她要像下凡的天使一样，用她美丽的焕发着青春的灿烂温和的光辉照亮老人的晚年。如果姑娘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在她单纯的心灵里没有别的杂念，那么，她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一片慈心。

贝比塔·希梅纳斯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暂且撇开不谈吧，因为我还没有见过她的面，也没有权利在这方面多加议论。不管怎样，婚后的三年中，她的的确确和老人和睦相处，平安度日，老人似乎感到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她对他关怀备至，精心照料；在他病重期间，夜以继日地不倦地守候在他的身边，一直到他在她的怀里闭上了眼睛，将一大笔遗产留给了她。

尽管她母亲去世已有两年，丈夫死去也过了一年半，但是，贝比塔至今还穿着丧服。无论从她的衣着看，还是从她离群索居、愁眉苦脸的样子看，谁都会认为她还在为丈夫的去世伤心不已，仿佛他丈夫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也许有人猜测，贝比塔为人清高，现在她又意识到自己致富的手段并不十分高雅，所以，良心上感到不安，疑虑重重，在她自己的心目中还是在别人的面前都感到羞愧，于是，只好在苦行和隐居的生活中寻找安慰，以医治心灵的创伤。

这里和别处一样，人们都非常爱财。我说“和别处一样”，似

乎说得不妥，因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在巨大的文明中心，人们还会追求荣誉和别的什么，它们和金钱一样重要，甚至超过金钱，因为它们能为人们开辟道路，提高人们的威望和地位。然而，在这些小小的村镇里，人们并不注重文学和科学方面的荣誉，也不重视高雅的举止和风度，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待人接物方面的礼仪。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就取决于他有没有金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贝比塔既有钱，人也长得很漂亮，她就充分地利用了这方面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崇敬和尊重。本村或周围村镇的优秀青年和富家子弟都纷纷前来向她求婚。对此，她一概拒绝，但态度十分委婉，竭力不使对方生气，以免树敌。人们都以为她心灵里充满虔诚的信仰，一门心思想考虑如何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事业。

听人们说，和其他的追求者相比，我父亲并没有什么优势，也没有受到贝比塔的青睐。不过，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贝比塔对他总是十分真诚，一片深情，关怀备至，无比亲切。可是，一俟我父亲对她谈起爱情方面的事情时，她就一口回绝，但语气非常柔和，她让我父亲想起以往的罪孽，并劝他“看破红尘”，不再追求现世的浮华和虚荣。

坦率地说，我已出现了了解这个女人的好奇心。有关她的情况我已听说很多。我认为，我的好奇心是有根据的，它绝无轻佻之意，也无邪恶之念。贝比塔说的话我也有同感。我也希望我年迈的父亲晚年过得更好，希望他忘掉年轻时那种激情，平静、幸福、体体面面地走完人生之路。只有一点我和贝比塔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要做到上面说的这一点，我父亲应该找个体面、善良、真正爱他的女人结婚，这比他一个人生活好。因此，我

很希望认识贝比塔,看看她能否成为这样的女人。这个年轻寡妇的那种瞧不起人的样子虽然不是张牙舞爪的,但我心里总有些不高兴,也伤害了我们家庭的几分尊严。如果这种尊严是不应有的,那么,我愿意抛弃它。

如果我处于另一种情况,那么,我一定会认为,我父亲还是不续弦为好,因为我是独生子,这样一来,就能继承他的全部遗产,还有本村村长的职位。可是,您已经知道,我当教士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尽管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但我总感到自己生来就是当教士的,世间的财物很难打动我的心。如果我身上也有青春的活力和年轻人的激情,那我应该将它们全部用来培育自己积极的仁爱之情。您让我读过许多书,我也了解亚洲许多国家古代文明史,科学上的好奇心加上传播信仰的愿望,促使我下决心去远东当一个传教士。我相信,自己一离开这儿(是您亲自叫我到这儿来跟我父亲过一些时候的),一旦被授予教士的职位,就会离开西班牙,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福音。我觉得自己愚昧无知,罪孽深重,但靠主的极大仁慈,仍被神灵赋予赦免罪孽的权力,教化芸芸众生的使命。

我没有任何虚荣心,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我的信仰所以有力量,我所以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首先应该感谢上帝的恩典,其次,应该归功于您——我亲爱的伯父,归功于您充满智慧的教诲、神圣的教育和良好的榜样。

有件事我几乎不敢承认,但既然它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老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只好坦率地告诉您。我不应该对您隐瞒内心深处的甚至是无意识地出现的任何想法。您曾经教导

我，要分析内心的感觉，寻找它或好或坏的起因，探析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总之，要对自己的意识进行认真的考察。

我对两种对立的教育方法思考过许多次。一种是竭力保持学生的纯洁性，将天真与无知混为一谈，认为只要不让学生接触丑恶的事物，他们就能避开邪恶。另一种是待学生一到懂事的年龄，除了那些让人害羞的事情外，就大胆地将那些极其丑恶的事物一无遮拦地让他们看，让他们厌恶丑事，避开它们。我知道，只有认识丑恶，才能更好地珍视上帝的无限仁慈，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难以达到的理想的境界。我感谢您，正如《圣经》说的那样，以您教导的蜜和奶油，使我认识全部善和恶，以便谴责丑恶，谨慎执着地、充分了解缘由地追求善良。我感到高兴的是自己并不那么憨傻，可以径直走上美德之路，力所能及地走向完美的道路。我知道，我们从泪谷^①去朝圣的道路是崎岖不平，充满艰险的；我同样也知道，通向毁灭和永远消亡的道路，从表面看是平坦的、便捷的、舒适的，也是鲜花遍地的。

我以为，我应该感谢您的另一件事情，是您教会我对他人的错误和罪孽采取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纵容和姑息，错误和罪孽还是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的。

我跟您说这些话的原因是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十分微妙，也很难处理，我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对您加以说明。简言之，我有时也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有没有考虑到我和父亲的特殊关系呢？在我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原谅了他跟我母亲的行为呢？父亲的不正经使可怜的母亲非常伤心。

① 指人世间。

我反躬自省,觉得胸中没有丝毫的积怨。恰恰相反,我是非常感激的。我父亲怀着一片爱心抚育了我,并常常在我面前讲起母亲,对她深表怀念。他精心地抚养了我,目的就是安抚母亲的在天之灵,平息她的满腔怒火——如果她真的生了气的话。其实,我母亲像天使一样温柔和仁慈。我再说一遍,我对父亲满怀感激之情。从我小时起,他老人家就很赏识我,在我十岁时就将我送到您身边。我的一切全都归功于您。

如果我的心中有美德的萌芽,如果我头脑里有科学的原则,如果我的意志里有某种诚恳良好的愿望,那么,这一切也应归功于您。

父亲对我的慈爱非同寻常,巨大无边。他对我的估价比我的实际情况高得多。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点虚荣心,因为父爱里面总会有一些个人的成分。在他看来,我取得的全部成绩都是他创造的,我肉体和精神上的东西全都是从他那儿派生出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是爱我的,而且,在他的感情里,有一种独立并高于我上面讲到的那种个人成分的东西。

当我发觉是血统的力量(这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天然纽带)促使我赤诚无私地热爱和尊敬我父亲时,在良心上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异常的平静。我对上帝表示热烈的感谢。如果不是这样爱他,而是为了履行圣训去勉强爱他,那是很可怕的。然而,我这时又有了疑虑:我想当教士的心愿,我不打算接受或只想接受巨额遗产的一小部分(我父亲的财产他健在时我就能享用)的想法是不是跟我蔑视人世间的事物,一片虔诚地献身于宗教有关呢?还是出于我的骄傲、埋在心灵深处的仇恨和抱怨呢?因为有些事情我宽洪大量的母亲都原谅了,我却还没有谅解。

这个疑虑一直萦回在脑海里,使我难以平静。当然,我总是往好处去想。我认为,我对父亲的态度并不傲慢;我也认为,需要的话,我会接受他拥有的一切。同时,不管他给我多少,我都会衷心感谢他。

伯父,就写到这里吧。往后我会经常详细地给您写信的,就像您嘱托的那样。今天写得太多了,浪费了您不少宝贵的时间。

三月二十二日

家里待得久了,有些厌倦,越来越想回到您的身边,接受圣职。我父亲想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但他要我在这里至少待上两个月。他对我无比亲切、慈祥,我不能不满足他的愿望。我决定再待一些时日,他要我待多久,就待多久。为了使她高兴些,我也只好竭力装作对这儿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很喜欢的样子。他去田野里散步,去山上打猎和进行其他活动,我全都陪着他,并竭力显得比平时更愉快、更活跃。在村里,有人半开玩笑半称赞地叫我“圣徒”,我出于谦逊,总是千方百计不显露出神圣的样子,或者力图使自己显出不那么神圣的样子。我尽量跟人们说说笑话,开开玩笑,让自己更富有人情味儿。当然,这一切和圣教及圣徒们的言行不应该相抵触。说实在的,我也不喜欢开粗野的玩笑,这儿的聚会和吵吵闹闹的娱乐活动我也厌倦了。我不想对他人说三道四,更不想诽谤别人,即使私下里跟您说说。我常常想,教化这儿的人们,对他们宣讲福音,比丢下他们,到印度、波斯或中国去更加困难。教化这些误入歧途的

变坏了的同胞更合情合理,也更值得称赞。谁知道呢?有人说,眼下这一切都是那些新思想——唯物论和无神论造成的。如果真的由它们造成的,如果唯物论和无神论真的造成了这样的恶果,那它们一定采用了神奇魔幻、非同寻常的方式,因为这儿的人们不管好书坏书,都没有人阅读。所以,我弄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影响而变坏呢?难道这些新思想就像流行病的病毒那样通过空气传播的吗?也许教士们本身就有责任(产生这种不应有的想法,我很遗憾,不过,我只对您说)。西班牙的教士们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了吗?他们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教化了吗?献身于宗教事业,一心想当神父救治灵魂的那些人是不是人人都有虔诚之心呢?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人只将它看成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的生存方式呢?其差别只是在于目前只有那些最贫困、最没有希望的人才干这一行,因为干这一行比其他职业前途更渺茫。正由于缺乏有学问、有道德的教士,所以,我就更希望成为教士。我不愿受自尊心的欺骗,我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错误,但我确实怀有一片虔诚,缺点错误靠上帝的帮助,可以得到改正。

三天前,我们应邀去贝比塔·希梅纳斯家吃饭,这在上次信里已谈起过了。由于她一直深居简出,我到吃饭这一天才认识她。她的确名实相符,非常俊美。而且,我还发现她对我父亲相当亲热,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这使他产生希望,认为她最后会让步,同意和他结婚。

由于她可能成为我的继母,我对她观察得相当仔细。我觉得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只是她的道德品质如何,还一时难以说清。她神态宁静安详,这可能由于她生性冷漠,具有自制力;或

者由于她能看透一切,无动于衷;也可能和她身上具有的其他美德有关。她安详宁静的神态也可能由于她心地坦然,抱负纯正,并想在今生今世完成社会赋予的责任,同时,心里又在追求更高的目标。总之,她看起来确实十分安详,这也许因为她安于现状,并无过高的希求;也可能她将散文一般的日常生活和诗一般的幻想结合得十分和谐,在她身上没有任何与环境不协调的东西。她的气质确实与众不同,使她变得更为高雅。她没有穿乡下妇女的衣衫,也没按城市流行的式样打扮,在衣着方面她将城乡两种式样结合起来。因此,她看起来既显得雍容华贵,却又庄重朴素。在我看来,她似乎不愿显露自己过分注意外表,在脸上没有施脂抹粉。不过,从她那双洁白的手,修剪得很好的指甲和一尘不染的服饰看,她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的,而且,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因为她是一个住在乡村,听说蔑视尘世的浮华,一心只向往天国的女人。

贝比塔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家里陈设既不豪华,也没有艺术情趣,但也不俗气,不矫揉造作。为了使她的住宅富有诗意,她在院子里、客厅内、走廊上摆了许多花草。虽然都是一些当地的普普通通的花草,没有什么奇花异草,却受到了她精心的养护。

几只金黄色的笼子里养着若干只金丝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给家里增添了生气。由此可见,这家的主人喜欢喂养宠物,以显示自己的一片爱心。除了几个她精心挑选的女仆(她们个个都十分俊俏,所以,不可能是偶然雇来的)外,家里还有几只小动物跟她作伴:一只鸚鵡、一只毛皮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狗和两三只猫。这几只猫儿都十分温顺,也爱和人接近,常常会跳到你身

上来。

正厅的一端有个像祈祷室的地方，那儿有一尊圣婴耶稣的雕像，白脸皮，黄头发，蓝色的眼睛，相当漂亮。白缎子衣服，蓝色披风上缀满了小金星。全身挂满了珠宝首饰。圣婴所在的那个小祭坛上全是鲜花，四周还放着一盆盆假叶树和月桂树。祭坛边有个台阶，祭坛上点着许多蜡烛。

见到这一切，我不知怎样想才好。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寡妇最爱她自己。她养猫，养金丝雀，种花，供奉圣婴耶稣，都是为了消闲解闷，寄托自己的爱心。在她心灵深处，圣婴的地位也不一定比金丝雀和猫儿高。

不可否认，贝比塔·希梅纳斯为人十分谨慎。她不随便开玩笑，对我的信仰和我即将被授予的神职她也不随意发问。她只是跟我谈一些发生在村里的事情，谈谈农事。例如，葡萄和油橄榄收成如何，如何改进葡萄酒的制作方法，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十分谦逊、自然，没有想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

我父亲打扮得十分时髦，仿佛年轻了许多。他的意中人对他给她献的殷勤即使没有以爱情相报，至少是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参加宴请的还有医生、公证人和教区神父。神父是她家的至交，也是贝比塔的精神父亲。

教区神父对她的评价一定很高，因为他以往几次对我谈起她的仁慈和乐善好施，还说她富有同情心，对大伙儿都很好。总之，他对我说，她是个女圣徒。

听了教区神父的话，我深信不疑。我真希望我父亲和贝比塔结婚。我父亲平时有失检点，结婚是他改变生活方式的唯一

办法,这样,他就不会那么放荡不羁了,他的晚年虽然说不上是典范性的,至少能过得井然有序,平平和平。

我们离开贝比塔·希梅纳斯的家,回到自己家里后,我父亲坚定地跟我谈了谈他的打算。他说,他过去是个浪荡子,生活异常放荡,眼下虽说已上了年纪,如果那个女人(她是他的救星)不跟自己结婚,他这辈子就没法改过自新了。他假定她会爱他,嫁给他,在此基础上,他谈到了婚后的财产问题。我父亲说,他非常富有,即使再添几个子女,也会给我一笔很大的遗产。我回答他说,根据我的打算,我这辈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他改过自新,和妻儿一起过幸福的生活。接着,父亲又非常天真、活泼地跟我谈起他对爱情的希望,仿佛我成了年迈的父亲,他倒成了我这般年龄的小伙子,甚至更年轻一些。在谈到他意中人的长处和他取胜的不易时,父亲跟我谈了谈过去曾经追求过或向她求过婚的人的情况,一共有近二十人,全都吃了闭门羹。他自己也曾遭到拒绝,但据他说,贝比塔没有对他完全拒绝。她对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对他特别有感情。这种情意即使不是爱情,只要他对她紧追不放,时间久了,也容易变成爱情。另外,我父亲认为,贝比塔为什么对爱情这么冷漠呢?因为她头脑中还存在着某种说不清的虚妄的想法,它最后终将消失。尽管她过着隐居的生活,对宗教一片虔诚,但她既不进修道院,也不想苦修赎罪,这表明她贪恋人间的欢乐。她酷爱整洁,注意衣着打扮,这也不像要当修女的样子。我父亲说,贝比塔对人冷漠的原因是她太高傲了,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天生丽质,风度高雅;在意志和智力方面都超过常人,尽管她没有显露出来。像她这样的人怎么会将心交给那些追求过她的土里

土气的乡巴佬呢？她现在一定还认为自己的心灵里充满对上帝的爱，只有对上帝的爱才使她满足，因为至今她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使她忘记圣婴的又聪明又讨人喜欢的人。我父亲最后说：“尽管有些不谦虚，但我确实愿意成为这样幸福的人。”

亲爱的伯父，我父亲在村上就是忙着这方面的事情。这些事跟我毫无关系，和我追求的目标也毫不相干，但父亲总是经常跟我谈及，并希望我能表示支持。

承蒙伯父对我的教诲，这儿的人们都认为我有些学问，都找我给他们出主意。他们对我谈起自己烦心的事情，求我给他们指出应走的道路。甚至教区神父这个好心人也冒着泄露忏悔秘密的危险，来跟我请教人们在忏悔室向他提出的有关良心的各种问题。

教区神父对我讲述的种种情况中，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跟别人一样，说得十分神秘，没有对我说当事人的姓名。神父说，有个找他忏悔的女教徒说，自己觉得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孤寂的、静思默想的生活，她产生了疑虑，生怕伴随着宗教热忱到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谦逊，而是某种程度在促进她、激励她的骄傲这个魔鬼。

爱上帝胜于爱一切事物，寻找存在于灵魂深处的上帝，抛弃七情六欲，与心灵中的上帝连成一体，这无疑是虔诚的愿望和良好的决心。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愿望和决心是不是来自过强的自尊心。看来，那个忏悔的女教徒是这么想的，她虽然犯有罪孽，但她的心灵比别人高尚，她的内心世界比其他人更美好。她爱上帝，但没有胜于爱一切事物。如果她的虔诚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的,那么,它有两处不足。首先,它不是建立在对上帝十分谦逊和仁慈的纯洁的爱上的,而是建立在骄傲的基础上的;其次,这种虔诚是不坚定、不牢固的,它犹如空中楼阁。如果心灵没有无限地爱造物主,只是因为没有人值得爱的人才爱,那么,谁能保证不会忘记对造物主的爱呢?

教区神父来跟我商讨的这个良心方面的问题,对关心它的乡下女人来说是相当微妙、不易理解的。我本来想推说自己年轻,阅历不深,闭口不言,但教区神父一定要我说说自己的看法,我就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对这个感到烦恼的女教徒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要以更大的仁慈对待她周围的人们,不要以批评这把解剖刀来剖析他们的不足之处,要设法用仁慈这件披风遮盖他们的缺点;要突出他们拥有的全部长处,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样,才能热爱他们,尊敬他们。她应当竭力将每个人看作值得自己爱的人,一个真正的和她一样的人,一个心灵深处藏着才智和美德的人。总之,应该将每个人看作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并和她相像的人。一旦我们提高了自己周围人们的地位,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热爱和尊敬他们,尽量不把自己看得比他们强,相反,应该勇敢地深入到我们内心深处,揭露自己的缺点和罪孽,做到神圣的谦逊和自卑,那么,我们的心灵就充满了人类的爱,我们就不会蔑视,而是重视人和事物的价值。如果对上帝的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并以不可战胜的势头往上提升,那就不用害怕这种爱来自过强的自尊心,或是建立在傲慢不公正地蔑视他人的基础上的。它是对无限的美和善进行纯洁、神圣的思考后产生的。

如果像我猜测的那样,对教区神父就上面讲到的一些疑虑和烦恼提出问题的这个女教徒就是贝比塔·希梅纳斯,那么,我以为我父亲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她还没有爱他。不过,如果教区神父能将我的意思告诉她,她能接受,并付之于行动,那她很有可能成为玛丽亚·德·阿格雷达^①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抛弃神秘、冷漠的态度,高高兴兴地接受我父亲的一片真心,同意和他结婚。其实,他也不比她差。

三月二十八日

住在村里,生活比较单调,颇感厌倦。这倒不是说我在别的地方的生活丰富多彩,活动很多。其实,我在这里也常出去走走,有时徒步,有时骑马,上田野里去。为了让我父亲高兴一些,我还常去俱乐部或参加聚会。总之,我在这儿过的日子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可是,我在这儿的的精神生活却异常贫乏。我没有看过一本书,也没有片刻空余时间进行思考,静思默想。我觉得生活的魅力就在于进行思考,进行静思默想,所以,我认为眼下的日子过得十分单调。多亏您告诫过我,在任何情况下要有耐心,我终于忍受住了这种单调的生活。

另一个使我内心不平静的原因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接受圣职,我多年来早已有志于此了。我以为,在我的宿愿即将实现的时候,将注意力分散到其他事情上,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想到这点,我心里就不痛快。我赞赏美好的事物,安达卢西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修女,神秘主义作家

亚这个地区静谧的繁星点点的夜空令我神往，长满绿油油的庄稼的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果园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溪水静静地流淌着，无数只小鸟婉转啼鸣，繁花似锦，芳草遍地。我再再说一遍，以往我认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赞赏和充满自己心灵的宗教感情是完全一致的。它鼓舞我，使宗教感情变得更为崇高，而不是使它更为淡薄。但现在我却认为这种分心是有罪的，是不可饶恕的。为了欣赏转瞬即逝的事物，忘记了永恒的东西；为了欣赏那些可以感觉到的、创造出来的事物，忘记了那些不是创造出来的、超感觉的东西。尽管我在通向美德的道路上没有走多远，尽管我的意识和灵魂还没有得到净化，尽管我未能靠爱的力量登上理性的顶峰，看清真理和善良的本质，但我还是觉得像我这样一边想象，一边进行祈祷这样的做法不妥，在静思默想中常常会产生疑虑。我真恨不得飞升上去，在静观中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东西。可是，谁给我双翅，像鸽子一样飞到灵魂钟爱的上帝的怀抱？我的功德在哪儿？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进行过苦修吗？进行过长时间的祈祷吗？进行过斋戒吗？我的上帝，为了让你保佑我，我做些什么呢？

我非常清楚，当今那些不信神的人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的圣教，说它鼓动人们厌弃尘世间的一切事物，蔑视大自然，也许还有些怕它，仿佛它有某种魔道似的。他们指责圣教要人们将自己的全部爱和全部感情集中到对上帝的爱，因为只有爱上帝才能爱自己。我也非常明白，情况并非如此，这不是真正的宗教教义。对上帝的爱就是博爱，爱上帝就是爱万物，因为一切存在于上帝，而上帝也以难以言状的奇妙的方式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我也知道，我为了爱上帝而爱各种事物，这并不犯罪。这就是

说,要以公正的态度热爱它们。万物不是上帝之爱的表现和产物,又是什么呢?每当我走进茂密的树林,在寂静的夜晚聆听夜莺的啼鸣,燕子的唧唧声,斑鸠求偶的咕咕声,观赏花卉,仰望星星,我就会像过去一样,像孩提时代一样,心中充满一片柔情和激情。这时,我就感到很愉快,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追求的崇高理想。这使我感到惊恐,感到悔恨。我不希望精神的东西和肉体的东西互相对立起来,也不希望对客观事物的美的欣赏(聆听田野里芬芳清新的微风吹拂的窸窣声和鸟儿的啼鸣)影响我对至高无上的美的观赏。我一刻也不能削弱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爱。

我并不隐瞒自己,所有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就像书中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一样,专心读书的人一定能领会其中深刻的含意,发现上帝的美。当然,存在于上述物质方面的东西中的上帝的美并不完美,它像个副本,说得确切一点,像一组数字,不是描绘出来的,而是表示出来的。我认清了上帝真正的美和在物质方面的东西表现出来的美的差异,决心刻苦修炼。我对自己说,对尘世间的事物我如果爱得过分,就会陷入盲目崇拜。所以,我只能将它们当作神灵美的一种标记,神灵美才是真正的美,它的价值要大千百倍,它的优越性是无法比拟的。

几天前,我已满二十二周岁。一直到今天,我对圣教还是一片虔诚,我对上帝的爱和对圣教的感情是纯洁的。我愿传播圣教,希望看到它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坦率地说,某种世俗的感情和这种纯洁的爱有时会混淆起来。这点您是知道的,因为我已对您说过多次了。您对我一向十分宽容,您对我说,凡人不是天使,如果一味追求完美的东西,那就是骄傲。您说我应当克制

这方面的感情,而不是全盘扼杀它。爱做学问,珍惜通过做学问而得到的荣誉,同时对自己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这虽也有自私的成分,但可以作为最坚定、最崇高的决心的动力和支柱。我现在的问题不是骄傲,不是过分自信,我也不怀疑自己对世俗荣誉的渴求和过度的求知欲望,我的问题不在这里,它和利己主义毫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只感自己有些暮气沉沉,意志消沉,精神不振,多愁善感。我见到一朵美丽的鲜花或遥望那微弱的淡淡的星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对这种感情我真有些害怕。

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看法,请告诉我。不知我这方面的精神状态中有没有不健康的成分。

四月四日

和过去一样,乡下有许多娱乐活动,尽管我不太喜欢,还是都参加了。

我陪父亲去看了看他的全部庄园。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吃惊的是我对农事并非全然无知。在他们眼里,研究我一心从事的神学跟了解大自然的一切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葡萄树还在发芽,他们见我分清什么是佩德罗——希梅纳斯种葡萄树,什么是堂布埃诺种葡萄树,什么是普通的葡萄树,真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见我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能分清什么是大麦和小麦,什么是茴香和蚕豆;我认得不少果树和供观赏的树木;我甚至还知道许多野草的名称,并能说出它们的特性和效用,他们见状,真是惊讶极了。

贝比塔·希梅纳斯从我父亲那儿了解到我非常喜欢这儿的果园，她便请我们去看看她那座离村庄不远的果园，同时尝尝那儿生长的早熟草莓。我父亲在追求她，而她却没有将他放在眼里。现在又突然请我们去，好像有点卖弄风情的味道，我有些不太高兴。等我见到了贝比塔，却又觉得她是那样的自然，那样清新，那样朴实，原先那种想法便立即烟消云散了。我觉得她这一切都做得光明磊落，除了维护我们两家的友谊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前天下午上贝比塔家的果园去了。那儿真美，风景漂亮得令人难以想象。那儿有一条灌溉几乎所有的果园的小溪，沟渠纵横，潺潺溪水也从我们参观的那座果园旁流过。那儿修了一座堤坝，灌溉用剩下来的水就放掉，流淌到山谷下。山谷上种着白杨、黑杨、柳树和鲜花盛开的夹竹桃，以及其他枝繁叶茂的树木。清澈透明的瀑布泻落到山谷里，溅起阵阵水花，然后，顺着大自然开辟的蜿蜒曲折的河床奔流而去。河的两岸花草遍地，千姿百态，眼下见得最多的是紫罗兰。果园两边的山坡上种了许多胡桃、无花果、榛子和其他的果树。在平坦的地方是菜园，种着各种蔬菜、草莓，还有西红柿、土豆、菜豆和辣椒。旁边有个小花园，里面种了不少鲜花，都是当地常见的品种。那儿的玫瑰花特别多，品种千差万别。种蔬菜的人住的那间小屋比这儿常见的要漂亮一些，也干净一些。小屋旁边还有一座专门给庄园主住的小楼。贝比塔就在这儿请我们吃了一顿精美的午餐。她名义上是请我们吃草莓，因为她这次邀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吃草莓。虽说季节还早，但草莓的品种多得令人吃惊。我们吃的草莓都泡上山羊奶。山羊也是贝比塔家的。

这次去参观的人有医生、公证人、姑母唐娜·卡西尔塔、我父亲和我，另外，当然还有教区神父。他是少不了的，因为他不但是贝比塔·希梅纳斯的“精神父亲”，也是她的崇拜者和永远赞扬她的人。

经过贝比塔的精心安排，侍候我们吃午饭的既不是那个菜农，也不是他的妻子，更不是他的儿女，当然也不是别的乡下人，而是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是贝比塔的贴身侍女。她们虽是村姑模样，却全身整洁优雅。她们身穿色彩鲜丽的、短短的束腰细棉布连衣裙，背上披着丝绸披肩，头上没有戴帽子，又密又黑的头发油光锃亮，编成辫子，在后脑上盘成锤形发髻。前额留着些许鬃发，用发夹夹住，当地人叫“刘海”。她们俩还各自在自己的发髻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玫瑰花。

贝比塔穿一身黑衣。除服装料子很好外，式样并不豪华。她那身美利奴毛料连衣裙的式样和侍女的完全一样，不太短，但也不长得拖到地面，弄得全是灰尘。背上也披一条普通的黑色丝披肩，按照当地习惯，也同时拖到胸口。头上不插珠宝首饰，也没有戴花，除了她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没有任何装饰品。我在贝比塔身上发现的唯一的与当地的习惯不同的是她戴着手套。看来她很注意保护自己的一双手。她这双手又白又漂亮，涂成粉红色的指甲闪闪发光。这也许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吧，但这个弱点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圣特雷莎^①年轻时也有点儿爱虚荣，但这没有妨碍她日后成为著名的女圣徒。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宗教女作家。

对这种虚荣心我能理解,但我不能原谅。有一双漂亮的手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多么高贵!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有点儿象征意义。手是我们干活的工具,是我们显得高贵的标志,也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才能发挥才智,使我们的艺术思想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给意志的造物以生命,并使人类行使上帝给予的支配其他生物的权力。劳动者、工人那只粗糙的、青筋突起的,也许还长了老茧的有力的手充分证明了这种权力。不过,这是指使用蛮力和使用机械这方面而言的。相反,贝比塔·希梅纳斯的那双手看起来像雪花石膏那样晶莹透亮,还带点儿粉红色,人们似乎还能见到那纯净的血液在淡蓝色的血管内流动。我说,这双十指纤细、外形完美的手,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是具有神秘统治权的象征。人类的精神无需物质力量,对一切上帝直接创造出来的东西行使这种权力。上帝创造的事物又通过人类加以完善和改进。看来一个有贝比塔那样一双手的人似乎不可能有不纯的思想、粗暴的念头、卑鄙的意图,再说,她那双洁净的手也不会去干那方面的事。

不用说,我父亲和过去一样,对贝比塔万分迷恋,她对他也十分亲热,尽管这种感情并非他期望的那样,它更带有子女对父亲的那种味儿。说句实在话,我父亲名声向来不太好,对妇女不太尊重,甚至相当放肆,但他对贝比塔却异常尊敬,就连阿马迪斯^①在低三下四地跟奥丽亚娜求爱时也莫过于此。他没有说过一句不恰当的话,也没有献过粗俗的不合适的殷勤,也没有说过一句带爱情味儿的俏皮话——就是安达卢西亚人常说的那种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骑士小说《高卢的阿马迪斯》中的人物。

笑话。他甚至都不敢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如果他真的说了，那说的也是实话，因为她的眼睛又大又好看，就像喀尔刻^①的那双眼睛一样，是绿色的。使这双眼睛更富有价值的是贝比塔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这双眼睛很美，因为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任何想用甜蜜的眼神取悦于人或勾引人的意图。可以说，她只以为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仅此而已。这种情况和我猜想的大相径庭。我听说年轻貌美的女人都拿自己的一双眼睛作为战斗的武器，它们发出火光和闪电，将男人俘获。贝比塔的那双眼睛并非如此，它们像天空一样明朗和宁静。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说她的目光十分冷漠。她的目光异常甜蜜，十分仁慈。她的目光投射到阳光上、鲜花上和其他的没有生命的物体上，显出一片爱心；如果投射到人的身上，那就更温柔、更有人情味、更亲切。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英俊，多么自负，都不敢对她仁慈的目光妄加猜测，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已。

我在想，这一切是不是经过事先设计的，贝比塔是不是个了不起的演员。然而，装假装得那么像，戏演得那么逼真，恐怕是不可能的。看来她的目光是自然的，是天生如此的。毫无疑问，贝比塔早先是爱自己的母亲。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义务，作为生活中的伴侣，她爱堂古梅辛多。随后，尘世间已没有任何事物使她产生爱心了，于是，她爱上上帝和被上帝爱的万物。她也许已处于一种平静的、甚至令人羡慕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如果有什么值得指责的东西，那就是她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利己主义。在爱的问题上，她处于悠然自得的状态，她

①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女巫。

没有爱的烦恼,她爱自己,也爱他人。

有时我扪心自问,我在内心指责贝比塔的同时,是不是也在责备自己?我在指责她时,究竟知道不知道她内心在想些什么呢?我自以为已了解了她的内心世界,实际上,那不是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吗?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要加以克制的欲望。在您的英明的教诲下,我的全部愿望和本能都对准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它们一无阻拦地朝正确目标前进。实现了这个目标,不但能同时实现我崇高的、无私的愿望,也能实现与我个人利益有关的一些想法(诸如对荣誉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满足想去远方各国看看的好奇心,希望扬名等)。这一切要等我到达已经开始走的这条道路的终点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我有时觉得如果贝比塔应该受到指责的话,那么,我更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我也有不少个人的想法。

我已被授予低级神职,从我的心灵里我已摒弃人间的虚荣;我已举行过削发仪式,并已献身于祭坛。我雄心勃勃,前景美好;我高兴地看到,我能达到目标。应该承认,我完全具备实现美好前景的条件,尽管为了防止过分自信,竭力让自己谦虚一些。然而,贝比塔有什么抱负呢?她在追求什么呢?她只会注意保护自己那双手,她也许十分欣赏自己的美貌。她太爱整洁,过分注意自己的衣着。尽管她的服装看起来相当简朴,但总有一种妖艳的感觉。其实,这一切又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难道有美德的人就应该是脏污不堪的吗?难道圣徒就应该是邋遢鬼吗?灵魂纯洁的人难道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也干净吗?我觉得自己怀着恶意看贝比塔的整洁是不应该的。也许因为她快做我的继母,我才这么认为的吧?可她并不想当我的继母!她也不爱

我父亲！说真的，女人都比较怪，谁知道她心底里也许真的爱我父亲，想和他结婚呢，尽管她表面却装成那个样子。也许她认为，你要得到珍贵的东西，就必须付出代价。她在答应他以前，先用蔑视来折磨他，使他就范，考验他的感情是不是持久。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以后再看吧。

果园里的那顿午餐吃得相当愉快。大家边吃边谈，谈论花呀，水果呀，嫁接呀，栽种呀，以及其他种种农事。贝比塔的农业知识比我、我的父亲和教区神父丰富得多。教区神父一听贝比塔说话，总惊得目瞪口呆。他发誓说，自己活到了七十多岁，也多次出过远门，几乎跑遍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却没有遇到过在想和说两方面比贝比塔更聪明机智的女人。

我每次出门回家，总要求父亲允许我回到您的身边，以便让自己看到被提升为教士的、日夜盼望的时刻的到来。可是，我父亲很喜欢我待在他身边。他自己在村里，又照看家里那几处庄园，又当村长，行使着双重权力，感到非常得心应手。他敬重贝比塔，有什么事总跟她商量，将她当作仙女埃赫丽娅^①一样看待。他千方百计找借口，将我留在自己身边。他一会儿说要将酒窖里不知有多少桶酒加以澄清，一会儿又说要将这桶酒倒到那一桶里，一会儿说要给新栽的葡萄树松土，一会儿又说要在橄榄林里翻土、松土。总之，他违背我的愿望，要将我留在家里。当然，我也不应该说“违背我的愿望”，因为我也很愿意和跟我这么好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糟糕的是我怕这样下去会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我感到在祈

^① 根据西方神话，系拉齐奥森林中的仙女，以善出计谋著称。

祷时精神上十分无聊,我的宗教热情在消退,世俗的生活正在对我的心灵产生影响。在进行祈祷时,我常常心神不定,不像过去那么专心,那么一心向着上帝。我内心的柔情,我的一片爱心没有针对应该得到它的事物,有时只为一些小事情,一些荒唐可笑的事发了慈心,这使我自己也感到害羞。如果我在夜深人静时醒来,听到一个情长意深的农夫在弹得不太好的吉他的伴奏下,唱方丹戈舞曲或龙达地区的民歌(这民歌不很优美,也没有什么诗意),我往往会非常感动,犹如听到了天堂里演奏的乐曲。强烈的同情心反使我忧伤。一天,我父亲一个监工的孩子们掏了一个麻雀窝,我见到那些羽毛未丰、被迫和它们的慈母分开的小鸟,心里非常难过。说实在的,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几天前,一个乡下人牵来一只跌断腿的小母牛,说要送去屠宰场,问我父亲需要牛身上的哪一部分食用。我父亲要了几斤肉,还要了牛头和几条牛腿。我一见到那小母牛,就动了恻隐之心,准备向那人买下来,看能不能治好它的伤,后来还是没有好意思这样做。总之,亲爱的伯父,正由于我非常信任您,才将自己一些不太健康的思想感情告诉您,让您看到我有没有必要重新回到您的身边,继续自己的学业。我希望继续进行静思,将自己培养成为教士,并让我的灵魂得到有益于健康的精神食粮。

四月八日

根据我父亲的要求,我继续留在村里,过平时的那种日子。

跟我父亲住在一起,我感到最大的愉快是和教区神父的交往和谈话。我和他常常一边散步,一边长谈。像他这把年纪(他

可能有八十岁了吧)的人还那么矫健、灵活,腿脚还那么好,真不可思议。我总是比他先感到疲劳。在村庄四周的那些田野和山丘,我们全都去过。

以往我跟您谈到西班牙的教士时,总说他们知识浅薄,教区神父使我大大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我常常对自己说,此人心地纯洁,个性豪爽,单纯可亲,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着和最真诚、最纯洁的信仰融为一体的仁慈之火。他比任何一个读了不少书,却没有那一股仁慈之火的人要强得多。您别以为教区神父智力一般。他虽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头脑清醒,是个明白人。有时我以为,我对他印象好,是因为他总是专心地听我说话,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认为他对一切事物都领悟得十分透彻。他热爱我们的圣教,又重视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的东西,他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为人朴实,不装腔作势,不过分流露伤感的心情。总之,他很自然地从事着各种极其艰难的慈善事业,这点我特别欣赏他。什么人遇到灾难和不幸,什么人遭到屈辱,什么人遭受贫困,他都能及时去解救并给予帮助。

应该承认,他做这一切都得到贝比塔·希梅纳斯强有力的支持,他对她的虔诚和天生的同情心十分赞赏。

贝比塔·希梅纳斯做了这么多好事(施舍、祈祷、公共祭祀和帮助穷人),使教区神父对她更加崇拜了。贝比塔不但出资周济穷人,而且,还为九日祭、布道活动和其他的宗教庆典进行资助。如果哪一天见到祭坛上装点着美丽的鲜花,那么,这一定是贝比塔派人从她的花园里采摘后送来的。如果悲伤圣母原先那件破旧不堪的披风不见了,现在换上了绣着银线的黑天鹅绒新披风,

那也准是贝比塔捐赠的。对这样那样的善举教区神父总是称赞不已。因此,除了我谈谈自己的目标、志向和学习情况(教区神父先生对这些都很感兴趣,很专心地听我讲)外,轮到 he 说话时,说来说去,说到最后总得谈谈贝比塔·希梅纳斯的情况。除了她,教区神父还会谈谁呢?尽管他和当地的医生、药剂师和乡下的一些财主都有交往,但是,谈到他们的情况,他只三言两语就结束了。作为一个乡下人,教区神父的脾气比较古怪,他不爱对别人的私生活妄加议论,也不愿讲别人的风流韵事。除了贝比塔,他不谈任何人。他常常登门拜访她,据他所说,他们俩常常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我不知贝比塔·希梅纳斯看过什么书,也不知她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但根据教区神父说的情况,可以推测她喜欢动脑筋,好提问题。她常常给神父提出各种疑问,请他作出解释,有时弄得他十分难堪,但心里仍然很高兴。这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按老百姓的说法,只会做弥撒和吃饭的神父,头脑却相当聪明,具有认识真理的灵性,只是缺乏主动性。因此,贝比塔向他提出的问题给他开辟了新的领域,指明了新的道路。尽管这种领域是不确定的,道路也是模糊不清的,但它们新奇、神秘之处使神父很感兴趣。

教区神父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也不是不知道这么一来,他和贝比塔不知不觉地会陷入某种异端邪说。不过,他并不紧张,因为他尽管远远不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但对教义十分熟悉。他相信上帝会给他指点迷津,不会让他迷失方向的。他也确信贝比塔会听从他的劝告,也不会迷失方向的。

他们俩就这样对我们圣教及其信条的种种奥秘写出无形的

却极其优美的诗篇。他们对圣母玛利亚无限虔诚。见到他们能将民众对圣母的看法和某些崇高的神学思想联系起来,我感到非常吃惊。

从教区神父说的那些话里我似乎感到,贝比塔虽说表面上装作十分平静、镇定,内心却像插了一柄利刃一样非常痛苦。过去的生活表明,她并没有真正的爱情。贝比塔爱堂古梅辛多,因为他是她的朋友、她的恩人,她的一切全归功于他;但她一想起他曾是他的丈夫,她就感到痛苦,感到羞愧。

在她对圣母的一片虔诚中,可以看到她内心十分痛苦和烦恼,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这都是回想起那不相称的、没有子女的婚姻在她头脑里产生的结果。

她家中有一尊精致的圣婴雕像。她在对圣婴的朝拜中也流露出她这个没有孩子的母亲的母爱。

教区神父说,贝比塔爱圣婴,就像爱上帝一样,不过,她是像爱儿子(如果她无愧地怀了孕,有了孩子)一样以慈母之心爱圣婴的。教区神父还说,在对着圣母进行祈祷时,在向美丽的圣婴像献祭品时,贝比塔像做梦一样见到了这理想的圣洁无瑕的母子俩。

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对这一切非同寻常的事我不知该怎么看。女人的事我实在知道得太少了。教区神父对我说的有关贝比塔的情况令我吃惊。尽管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好人,不是个坏女人,但我总为父亲捏着一把汗。虽说他已五十五岁,但我认为他已坠入情网,不能自拔。贝比塔虽然生性善良,但她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魔鬼的工具;也可能她本性轻佻,这比装腔作势,有意装出来的媚态更糟糕。

谁知道呢？有时我对自己说，尽管贝比塔做了那么多善事，而且她又天天祈祷，一片虔诚，深居简出，施舍财物，给教堂进行捐助（教区神父对她产生好感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但谁知道在盛誉之下，她是不是隐藏着某种妖气呢？头脑单纯的教区神父就给她这样迷住了，她牵着他跑，使他脑子里想的是她，嘴里说的也是她。

贝比塔能控制住我父亲这样没有什么信仰、男子汉气概十足的人，也是件十分奇怪的事。

光凭她做了一些好事，也很难解释村里的人为什么会对她这么热爱，这么尊敬。她平时很少出门，一出来孩子们就过来和她说话，吻她的手。成年人见到她，就十分自然亲切地脱帽躬身向她行礼。姑娘们见到她，脸带微笑，亲热地和她打招呼。

很多人是瞧着贝比塔出生长大的，瞧着她和母亲在一起，过着清贫的日子，后来又见她和老态龙钟、一毛不拔的堂古梅辛多结婚。眼下她却使人们忘记了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个来自远方的人，来自另一个更高等的星球的朝圣者，她使自己的同乡对她产生敬意，对她表示爱慕和赞扬。

我发现自己也不自觉地犯了我曾经批评过的教区神父犯的错误，对您一个劲儿地谈贝比塔·希梅纳斯的事。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儿人们成天在说她的事情，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的精神、思想和形象在村里影响是很大的。我也确定不了她究竟是个天使呢，还是个狡黠的风骚女人，尽管这两种说法是截然相反的。我个人总觉得她不会是个风骚女人，也不会是个妄图赢得人心，以满足自己的虚荣的人。

应该说，贝比塔·希梅纳斯的为人是真诚的、坦率的。这只

要看到她就会相信。她步态轻盈，身材苗条，天庭宽阔、洁净，目光温柔、明亮，这一切糅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完美，看不出任何不和谐的成分。

我真不该回家来，在这儿又待这么长时间！我过去一直住在您家里，住在神学院里，除了同学和老师，我很少有机会和外界接触，只凭书本知识来认识世界。现在回到自己故乡，觉得好像被突然抛到尘世中，而且被无数杂事弄得集中不起注意力进行学习、静思和祈祷。

四月十四日

亲爱的伯父，您最近的几封来信，对我的心灵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您和平常一样慈祥，对我提出有益的忠告，对我有很大的启迪。

说实在的，我是太心急了，这应该受到批评。我希望不经过努力，就达到目的；我希望不必一步一步地走完崎岖不平的道路，就到达旅途的终点。

我抱怨自己在祈祷时，缺少热情，心不在焉；埋怨自己将注意力分散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我真恨不得飞上天去，和上帝进行亲切的交谈，进行静思。我蔑视祈祷时，进行胡思乱想，静思时，心猿意马。自己心灵不纯，眼前一片混沌，怎能指望得到上帝的青睐呢？

我太骄傲了，我一定要谦虚些，免得恶魔在上帝的允准下，对我的骄傲和自负进行惩罚。

尽管这样，我不信我会如您指出的那样，那么容易地陷入见

不得人的、意想不到的堕落中。我虽不相信自己，但相信上帝的慈悲和恩典，我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

不过，您告诫我，不要和贝比塔·希梅纳斯交往过多，这是对的。事实上，我和她的关系远没有达到这种地步。

我知道，应该作为我们榜样和典范的那些修士和圣徒，在他们进入暮年时才和女人亲密相处，或者产生了爱情，而这以前，已经过严格的考验，经过苦修苦练。同时，他们和自己选中的虔诚的女友之间年龄相差极大，就像圣赫罗尼莫^①和圣保丽娜、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②和圣特雷莎他们那样。即使这样，即使完全是精神恋爱，我知道，做得过分也是一种罪孽。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占据我们的灵魂，上帝是作为它的主人或丈夫占据我们灵魂的。其他寓居在灵魂中的只能是丈夫的朋友、仆人或奴隶，或者是丈夫喜欢的人。

您别以为我在进行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也别以为我藐视危险，向危险进行挑战，寻找危险。玩火者必自焚。先知王^③那么称上帝的心，受到上帝那么宠爱；所罗门虽然具有超人的天资和智慧，但他们受了诱惑，犯了罪孽，上帝回过头去，连看也不看他们。我这个可怜的罪人，这么年轻，这么不熟悉魔鬼耍的花招，在为美德进行的斗争中这么不坚定、不老练，怎么会不感到害怕呢？

我满怀对上帝有益的敬畏，看清自己身上的弱点，永远不忘

① 五世纪罗马教会的神父，曾将《圣经》译成拉丁文。

②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学家。

③ 即《圣经》中的大卫王。

您的忠告和教诲。我热诚地进行祈祷，默默地想着那些神圣的事情，憎恨那些应受憎恨的世事。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直到今天，我不管如何深入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寻根究底，也没有发现您很担心，我也害怕出现的那种情况。

如果在我以前的信中出现对贝比塔·希梅纳斯的灵魂的称赞，那也是我父亲和教区神父的过错。我没有错，因为我一开始就对她有所防范，尽管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说到贝比塔的美貌和优美的体态，请您相信，我丝毫也没有动过什么邪念。虽然我说这样的话是痛苦的，尽管也会使您难过，但我还是要坦率地告诉您，如果在我映照贝比塔的形象的心灵的明镜上发现些微污点的话，那也是出于您无端的怀疑，并使我也一时间怀疑起自己来。

尽管我思考过，看过，也称赞过贝比塔，但谁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对她有好感，而这种感情不是友谊，也不是见到了某种艺术品而产生的纯正的赞美。如果那件艺术品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之手，那就更值得赞赏了。

从另一方面说，亲爱的伯父，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同人们交往，必须看到他们，总不能挖掉自己的眼睛不看他们呀。您对我说过多次，希望我过积极的生活，到世界各地去宣讲教义，传播神律，不要离群索居，过静思默想的生活。如果情况真的这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我应该怎样控制自己，不去注意贝比塔呢？如果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当着她的面闭上眼睛，那我必须看到并注意到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白里透红的洁净的脸庞，微笑时常常露出的像珍珠一样洁白整齐的牙齿和她那鲜艳的红嘴巴，以及她那光洁的前额，还有上帝赋予她的千

百处迷人的地方。对某些思想轻浮、沾染恶习的人来说，贝比塔给他的每一个印象都像火镰打在火石上一样，发出火星，将一切烧得精光。但是，我对这种危险已作了预防，我用基督徒特有的谨慎作为盾牌，将自己保护起来。所以，我没有碰到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再说，寻找危险虽是鲁莽的行为，但不敢正视危险，临危逃脱也是胆小的表现。

请别怀疑，我只将贝比塔·希梅纳斯看成是上帝创造的尤物。为了上帝，我像爱姐妹一样爱她。如果我对她有所偏爱，那也都是因为我听到我父亲、教区神父和村里的人们对她同声称赞。

出于对父亲的爱，我希望贝比塔放弃她那准备过隐居生活的想法和做法，跟他结婚。但是，撇开这点，如果我发现父亲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并无真正的爱情，那么，我希望贝比塔坚定地守寡，往后我离开这儿，去印度、日本或更危险的地区传教，我会很高兴地将旅途情况和工作情况写信告诉她。将来我老了，回归故乡，她也老了，我很愿意和她亲密相处，一起谈谈宗教方面的问题，就像眼下和教区神父进行交谈那样。不过，眼下我很年轻，不敢和贝比塔过于接近，也很少和她交谈。我宁可被人们看成是腼腆的人，看成傻瓜、没有教养、难以接近的人，也不让他们对我的言行产生怀疑，不让他们说三道四。

从贝比塔这方面看，您在来信中流露的疑虑，我认为更是连影儿也没有的事。她对我这样一个两三个月之内就要成为教士的人会有什么打算呢？那么多求婚的人都吃了她的闭门羹，她为什么会对我情有独钟呢？我深知自己不可能使她产生什么好感。尽管人们说我长得不丑，但我认为自己很笨拙，呆头呆脑，

缺乏情趣；从我的模样就可以看出我是怎么样的人：一个卑微的神学院学生。跟追求贝比塔的那一个个风度翩翩（尽管有些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相比，我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有的是动作敏捷、谈笑风生的骑手；有的是宁禄^①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猎手；有的是在安达卢西亚各集市上大受欢迎的著名歌手；也有的是姿势优美、婆娑起舞的舞蹈家。贝比塔既然全都拒绝了这些人的求婚，为什么还会将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产生不应该产生的念头，扰乱我内心的宁静，使我背弃自己的志向，甚至毁了我的前程呢？不，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贝比塔是个正派的女人，而我自己呢（我这样说并非出于虚假的谦逊），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当然，我说自己微不足道，是说自己配不上她，但不是说自己不可以做她的朋友；也不是说，她不能尊敬我，有朝一日对我产生偏爱，特别是在将来我能以神圣而勤劳的生活使自己无愧于这种偏爱的时候。

您的来信，对我的言行似有所指责和告诫，我作了一些解释，言词过激处，请原谅。

您信里说的话，我并不抱怨；您向我提出的忠告，大部分我都接受，并遵照执行。有些地方您可能过虑了，但无疑系出于您对我的关心，我非常感激。

四月二十日

说来也怪，这几天我竟然没有时间给您写信，但情况确实是

^① 《圣经》中的人物，勇敢的猎人。

这样。我父亲总有事找我，客人也多得一刻也不得安宁。

在大城市里，不接待来访，离群索居，将自己封闭起来，在喧闹声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塞巴伊达”^①是不难的。然而，住在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村子里，又身为村长的儿子，我不得不出来应酬。教区神父、公证人、我表弟库里托（唐娜·卡西尔塔的儿子）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不但在我写信的房间里直进直出，还闯进我的卧室，谁也不敢阻拦他们。我睡着了，他们就把我叫醒，爱叫我上哪儿，就去哪儿。

这儿的俱乐部不仅是夜间的娱乐场所，而且，白天也整天开放。上午十一时起，俱乐部里就挤满了人，有的聊天，有的看报，有的打听消息，有的打三人牌。有些人这种牌每天要打十一二个小时。俱乐部真是一个消闲的最好去处，里面的娱乐活动很多。除了三人牌外，还常常玩“蒙特”^②。跳棋、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玩的人也很多。另外，这儿的人还特别喜爱斗鸡。

除了俱乐部的活动外，乡村贵族老爷或少爷（或者别的什么称呼）每天就忙着接待来访，到田野里去察看农活干得如何，夜里和管家算帐，查看酒库、酒窖，提纯并改进葡萄酒的酿制，和吉卜赛人或其他的马贩子洽谈马匹或其他牲口的买卖。遇到特殊的季节（如收割庄稼、采摘葡萄、油橄榄等），或在本村或附近的村镇有集市，进行斗牛，或有朝拜万分灵验的圣母像的活动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非常热闹。朝拜圣母的人们中间，大部分人是出于好奇，或为了消遣解闷，或为了替女友买一尊神

① 古埃及地区名，是隐士们的居住地。

② 一种纸牌名。

像或护身香袋,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去烧香还愿的。圣母堂建在高山的山顶上,有不少身体单薄的女人赤着双脚,沿着崎岖陡峭的山间小径朝山上攀登,荆棘和碎石刺伤了脚。

这儿的生活也有一定的魅力。对那些不追求荣誉、胸无大志的人来说,这儿的生活相当平静,十分美好。只要用点劲儿,也能找个僻静的地方。我在这儿住的时间不长,不想费这个劲儿。如果我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我可以几个小时或整天关起门来看书,沉思默想,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困难,也不会得罪什么人。

看了您最近写来的信,我心里有些不好受。我觉得您还是对我有所怀疑。除了已经说过的,我不知该对您再说些什么才能表明我是清白的。

您在信中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跑就是胜利。使徒和圣徒们说的话我怎么会加以否认呢?可是,您也知道,走不走并不由我决定,我父亲不让我走。我想走,他硬要留住我,我只好听他的。我要通过别的办法,而不是逃跑取得胜利。

为了让您放心,我再说一遍,战斗刚刚开始,您把问题过于朝前看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贝比塔·希梅纳斯爱上了我。就算她爱我,也不像您在来信中讲到的那些女人那样,那是另一种方式的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正正经经的女人不会像古代经传中讲到的主妇那样性格暴躁、蛮不讲理。

您引自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莫^①著作的那一段话很重要,

^① 公元四世纪希腊正教的教父。

只是不完全适合于目前的情况。在奥夫、底比斯或迪奥斯波利斯—马格纳^① 爱上雅各的爱子的那个贵夫人^② 准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圣人说的话:和三个青年被尼布甲尼撒扔进熊熊燃烧的窑里而没有烧成灰相比,约瑟见了美人无动于衷一事是更大的奇迹。

坦率地说,那个埃及亲王(即法老王宫内的总管之类的人物)的妻子我想象不出会比贝比塔·希梅纳斯更美。我既不像天赋过人、品德优秀的约瑟,贝比塔也不是个不信宗教、不成体统的女人。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莫为什么要那样说呢?我认为他主要是生活在东罗马帝国腐败的、尚属半异教的京城里,在受他严厉谴责的宫廷里,王后欧多克西娅本人就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然而,在今天这个圣教的道德已深入人心的社会里,居然还认为雅各之子蔑视不贞之妇一事比三个巴比伦青年的躯体没有被烧毁更神奇,我认为是太夸大了。

在您这封使我感到鼓舞和喜悦的信中您还谈到了另一点。您批评我过于多愁善感,易于为一些小事感动得流眼泪,您批评得对。我对您说过,有时我为此感到很痛苦。这种女性化的哀愁既然在我身上出现,我必须去掉它。您称赞我没有将这种哀伤和祈祷、静思混同起来,污染了祈祷和静思。您承认并称赞我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毅力,这种毅力在一心向往上帝的感情和思想上是必备的。力求理解上帝心意的智慧必然是生气勃勃的。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英勇地

① 以上三地均在埃及。

② 故事来自《圣经》。参阅《圣经·创世记》第三十九、四十章。

与各种欲念进行斗争,将种种诱惑击溃,并将它们赶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将自己的感情提升到对上帝的爱。靠神灵的启示认识上帝的这种纯洁、炽烈的情感不仅是上帝的恩赐,也是坚毅的性情的产物。消极倦怠、意志薄弱、多愁善感和仁慈、虔诚、对神灵的爱毫无共同之处。前面说到的那几个方面是连女人也比不上的男人的本性,后面那几点是胜于男人的天使们的情愫。您做得对,您相信我,希望我不要迷失方向,因为虔诚之心一旦放松,就会使我的心扉向邪恶打开,向邪恶让步。上帝会拯救我的,我要在上帝的帮助下为自我拯救进行斗争。如果我战败了,那么,灵魂的敌人和致人死命的罪孽便会打着旗帜,用不着进行伪装,便大模大样地进入我们心灵这个堡垒,经过激烈的战斗,用血与火将一切都扫荡干净。

最近几天,我有机会使我的耐心得到了考验,我的自尊心得到了磨炼。

上次贝比塔在果园请我们吃饭,我父亲想回请她,便请她去波索德拉—索拉纳庄园别墅参观。是四月二十二日去的,这一天我将永志不忘。

波索德拉—索拉纳离村约有二十余里地,道路狭窄,只能骑马,我们只好骑马去。我没有学过骑马,过去跟父亲去那儿时总是骑一匹非常驯顺、走得很慢的小母骡。照骡夫狄安德斯的说法,这母骡比金子还贵重,比马车还平稳。在去波索德拉—索拉纳别墅的路上我都骑着这匹骡子。

我父亲、公证人、药剂师和我表弟库里托骑的都是好马。我姑妈唐娜·卡西尔塔体重达一百多公斤,骑着一匹配有女鞍的膘肥体壮的大母驴。教区神父和我一样,也骑一匹驯顺稳当的母

骡。

说起贝比塔·希梅纳斯,我不知道她会骑马,总以为她也是骑着备有女鞍的母驴去的。谁知她却穿一身骑装,动作娴熟、姿势优美地骑着一匹烈性的黑白两色的花马来了,真令我大吃一惊。

见到贝比塔骑在马上那英姿勃勃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我同时也预感到自己即将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心里不免有些不快。我将和肥胖的姑妈唐娜·卡西尔塔和教区神父走在后面,就像坐马车那样平静、稳稳地走着,而前面那几匹马一定会时而疾驰,时而小跑,表现出无数种高超的骑术。

我骑在母骡上那副模样准十分可怜,因为我觉得贝比塔正以同情的目光瞧着我。我表弟则在讥笑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的忍让和耐心是值得称赞的。什么讥讽挖苦的话我全都忍受下来了。库里托见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也就不再嘲弄我了。可是,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纵马疾驰,在我们面前飞奔,随后又跑回来等我们。教区神父和我始终保持十分平静,跟我们骑的骡子一样,慢条斯理地朝前走去,将唐娜·卡西尔塔夹在我们中间。

无论是和教区神父的交谈(本来听他交谈,我深感快慰),还是一路上独自遐想,或是欣赏一路上的美丽风光,我都感觉不到有丝毫的快意。唐娜·卡西尔塔话特别多,我们不爱听也只好听。她将自己知道的有关村上的种种传闻全告诉我们,还对我们讲述她烧菜做饭的种种本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制作香肠、灌肠、千层饼以及其他种种美味佳肴。照她的说法,在烧菜做饭、

腌制猪肉方面,除了贝比塔·希梅纳斯的奶妈安东尼奥娜外,谁也比不上她。安东尼奥娜现在是贝比塔的管家和总务,我早已认识她,因为她常常送信来我家,显得十分利索。她像卡西尔塔姑妈一样话很多,不过,要比她谨慎不知多少倍。

去波索德拉—索拉纳庄园别墅的路上风景的确非常优美,只是我心里有些不痛快,无心欣赏。我们一到庄园,便下了牲口。这时我如释重负,仿佛刚才是我驮着骡子,而不是它驮着我的。

我们徒步在庄园四周看了一下,庄园景色秀丽,面积很大,里面有一百二十法内格^①的葡萄园,葡萄树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栽的,全都连成一片;还有同样面积的油橄榄林。此外,还有一座可能是全安达卢西亚最繁茂的橡树林。庄园里有一条水量丰沛、水流清澈的小溪,四周的鸟儿全都飞到那儿去饮水。只要将粘鸟的胶水涂在茅草上,或者在网里放上圈子或诱饵,就能捕到成百只鸟儿。我回想起孩提时代就常常用这种办法捕捉鸟儿。

顺着溪流向下走去,尤其在洼地里,有不少高大挺拔的杨树和其他树木,它们和灌木、野草一起,密密集集地构成了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成千上百种香气四溢的野生植物在这里自然生长,谁要想象出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荒凉、更偏僻、更宁静,那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中午时分,晴空万里,阳光从高空直射下来,异常炎热。人们都在午休,这时四周像夜间一样十分寂静。人们到了这儿,会自然地想象起古人是怎样生活的,想象起原始人

^① 面积单位,一法内格约合 6600 平方公尺。

类是怎么过的日子；在这里人们仿佛还能见到仙女和天使们。

穿越这座密林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和贝比塔竟然单独走在一起。我俩并肩而行，其他的人都落在后面。

于是，我不禁全身打起哆嗦来。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跟她单独在一起。这时我头脑里正在思考着远古时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贝比塔将骑马时穿的长裙留在别墅里，穿一身轻便的衣服，这样，她的动作就异常优美轻快。她头上戴一顶安达卢西亚小帽，十分可爱。她手中拿着马鞭，我觉得它好像是女妖用来迷惑我的魔杖。

我不怕再次赞扬一下她的美貌。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觉得她更好看了。见到女人后，禁欲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她想象成为被岁月和疾病折磨得丑陋不堪的老婆子，或者将她想象成为死人，身上流着脓水，臭气熏天，还满是蛆虫。这种想象也身不由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说不由自主，是因为我并不认为将女人想象得这么可怕有什么必要。将她想象成那么可怕的模样也好，甚至想象成恶魔，也无法扰乱我的理智，更不能对我的意志和感情产生什么影响。

当时我头脑里出现了另一种想法，它使这种方法失效，至少在我身上如此。我认为，美作为神灵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可能不会经久不衰的，甚至是历时短暂、瞬间即逝的；但是，美的概念是永恒的，一旦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就永远不会消失。这个女人的美，就像今天在我眼前呈现的那样，在若干年后就会消失。她那苗条的身材，漂亮的面容，高雅的头颅和肩膀全都会成为肮脏的蛆虫的食物。这就是说，物质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然而，美

的形式、艺术思想，甚至是美本身，又有谁能毁掉它们呢？它们不就存在在神灵的脑海里吗？它们不也同样存在于我那长生不老的灵魂中吗？

贝比塔和我走在一起时，我就这样思考着。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平静下来，减少了您过去说的话使我产生的疑虑。我既希望也不希望别的人走到我们身边来；和贝比塔走在一起，我又高兴又苦恼。

贝比塔那清脆的银铃般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使我摆脱了沉思。她说：

“堂路易斯先生，您为什么不说话呀？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今天是我不好，至少部分如此吧，让您父亲将您带到这偏僻荒凉的地方来，使您不高兴。您原本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家里做祈祷，读圣书。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答她的，我想准是说了不少傻话，因为我相当惊慌失措。我不想说几句庸俗的恭维话来讨好她，也不想用粗野的方式回答她。

她接着又说：

“我说得不对，务请原谅。我以为今天您除了被迫放弃您心爱的功课而感到不愉快外，好像还有别的原因使您很不高兴。”

“这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反问道，“您是已经看出来，还是您认为已经看出来？”

“这另外的原因嘛，”贝比塔回答说，“我认为不是快要成为教士的人的感情，而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情意。”

听到这些话，我顿时觉得热血上涌，脸部热辣辣的。我想到许多荒唐的事情，觉得自己像中了魔法一样。我认为，贝比塔是

在对我进行挑衅，她的意思是想告诉我，她知道我喜欢她。于是，我由腼腆变为傲慢，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也许在我的目光中有某种可笑的神情，但她没有注意到；也许她由于厚道和谨慎，假装没有看见，总之，她神态自若地大声说：

“我发现您有个缺点，请别生气。这个缺点算不了什么。刚才库里托跟您开玩笑，一定伤害您了。再说，您来时跟年逾八旬的教区神父一样，是骑着一头驯顺的母骡，而不是像您这样年龄和身份的青年应该骑的烈马，您一定会觉得很尴尬。这都怪那位教长先生，他没有想到，应该让您学会骑马。骑马和您向往的生活并不矛盾。我以为，既然您在这里，您父亲应该在几天之内教会您。您如果去波斯和中国，那里还没有铁路，您不会骑马就会出丑。这么一来，在这些蛮子中间您这个传教士的威望就会丧失，往后想取得布道传教的成果就不容易了。”

贝比塔还列举了别的一些理由，要我学会骑马。我已确信骑马对传教士的好处，便答应拜我父亲为师，马上开始学习。

“我们下一次出游，”我对她说，“我一定要骑我父亲那匹烈马，再也不骑今天骑来的这匹慢悠悠的小母骡了。”

“我会很高兴的，”贝比塔回答说，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温柔的微笑。

这时，大伙儿已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心里暗暗感到高兴，不为别的，因为我怕谈话难以继续，原因是我没有和女人交谈的经验，生怕说出许多蠢话来。

在树林里走了一圈后，我父亲的仆人便在小溪边风景秀丽的地方，在碧绿的草地上给我们安排了丰盛的野餐。人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贝比塔显得十分机灵、谨慎。我表弟库里托又跟

我开起玩笑来。他嘲笑我骑骡子的样子和那小母骡的温顺，他说我这个神学家骑在骡子上那模样就像在向人们祝福一样。我已下定决心要学会骑马，对表弟的冷嘲热讽不客气地回敬了他几句。不过，我并没有对他说自己已做了学会骑马的承诺。虽说我们事先没有约定，但贝比塔的想法无疑跟我一样，认为先不要张扬，等我学会骑马，好让人们大吃一惊。所以，她也没有跟别人说我们刚才的谈话。于是，我们两人之间便存在着一个秘密，这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奇异的影响。

那天没有再发生什么值得一叙的事情。

下午，我们和来时一样回到村子里。我还是骑着那匹驯顺的小母骡，和姑妈卡西尔塔并肩而行，不过，没有像来时那样感到厌倦、心烦。一路上，姑妈还是不倦地说着她的轶闻逸事，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我不应该将内心发生的变化瞒着您。坦率地说，贝比塔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心中，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一路上胡思乱想的核心和焦点就是她。

我又回想起中午她在茂密的、寂静的树林中出现的情景。在我的想象中，贝比塔的出现就像埃涅阿斯^①的母亲出现在埃涅阿斯的面前，帕拉斯^②出现在卡里马科^③的面前，风神出现在波希米亚牧人克罗科面前，狄安娜^④出现在阿里斯泰^⑤的面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中的人物。

②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③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雕塑家。

④ 罗马神话中的女神。

⑤ 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

前一样。上面这些非凡的人物都是我在宗教作家和世俗作家的作品中读到过的。

和贝比塔相遇，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我的心里却变成一个奇迹。我发现她的形象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很难摆脱。我很自然地回想起在索拉纳小溪边上和她在一起的短短几分钟时间，其实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自然、不一般的事情。但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当我骑着母骡宁静地走着时，头脑总是平静不下来，杂念纷呈。

当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想学骑马。我坦率地告诉他，是贝比塔鼓励我学的。我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他拥抱我，吻我，并对我说，不仅您作了我的老师，他也愿意教我学点儿什么。他肯定地对我说，保证在两三个星期内，让我成为安达卢西亚最出色的骑手。他还说，到时我可以骑马去直布罗陀跑单帮，搞走私，带回来一口袋烟草和一大包棉花，逃过海关的检查。总而言之，到那时我的骑术能使那些在塞维利亚和马伊雷纳集市上大显神通的骑手也惊得瞠目结舌。最后，我父亲又说，凭我的骑术，即使让我跨上巴维埃卡^①和布塞法罗^②这样一些名马的马背，也不成问题。就是太阳神那两匹拉车的马跑到地上来，我也能抓住马缰骑上去。

我不知您对我学骑马有什么看法，我想您不会将它看成坏事吧。

要是您能亲眼目睹我父亲教我学骑马时的那种愉快的心情

① 西班牙古代英雄熙德的马。

②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马。

就好了。从上文讲到的游览庄园回来后,我每天学骑马两个小时,有时学一天,也就是说,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都是马上度过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在家门口的大院子里学。那儿没有铺石头,正好当作练习骑马的场所。

我们有时也骑马到野外去,但竭力不让人们看见。我父亲说,等我真正掌握了骑术,才让我在大庭广众中露面,那时人们准会大吃一惊。如果我父亲的虚荣心没有欺骗他,我想这一点很快就能做到,因为我有成为优秀骑手的非常良好的条件。

“看来你真是我的儿子!”父亲见我进步很快,高高兴兴地说。

我父亲真是一个好人。我希望您原谅他那些不敬神的话。这些话我听了心里虽难过,但我还是忍受下来了。

由于不间断地、长时间地练习骑马,我感到腰酸背痛,疲惫万分。他要我写信告诉您,说我在苦行赎罪,用鞭子将自己打得皮开肉绽。

我父亲认为,我很快就能学会骑马。他说他想继续当教师,便建议我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与教士这一职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技能。比如,他打算教我学摔跤,说以后带我去塞维利亚,手拿棍棒,在塔勃拉达平原上打得那些爱逞能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趴在地上。有时他又说起自己年轻时当国民警卫队队员时的情景,他说要找出剑、手套和护面,准备教我击剑。他还说自己精通刀术,答应将这套本领传授给我。

您大概能想象得出对父亲的种种可笑的提议我是如何回答的。但我父亲辩驳说,古代盛世,不但普通教士,而且主教也常常骑马上阵,对异教徒大砍大杀。我说,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野

蛮时代，眼下教士们除了使用说服教育这个武器外，不应使用别的武器。“说服教育行不通的时候，”我父亲又说，“用一下武器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在他看来，一个完美无缺的传教士，偶尔使一下枪，舞一下刀也是无可厚非的。我父亲读过不少古书和传奇，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证实他的看法。他首先拿圣地亚哥^①为例，说他骑着白马向摩尔人布道说教的时候少，拿刀砍杀他们的时候多，但仍不失为圣徒。他接着又说维拉一位先生，他带着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王后的信件去见波阿卜迪尔^②，在狮宫里和摩尔人讨论起神学来。理屈词穷时，他拔出佩剑，向摩尔人刺去，迫使他们改变信仰。最后，我父亲又举比斯开人依涅哥·德·罗耀拉^③为例，说他和一个摩尔人争论圣母玛利亚的贞洁时，受不了摩尔人说的那些渎神的恶毒语言，便拔出剑朝他扑过去。要不是摩尔人腿脚灵便，跑得快，他就用这种方式将他彻底“说服”了。我说，依涅哥的事发生在他当教士之前，而其他几个例子我认为有些文不对题。

总之，对父亲像开玩笑一样作的种种提议我一律加以拒绝。除了学会骑马外，其他和教士无关的技艺我一概不学。但我父亲还是坚持说，时至今日，还有不少西班牙的教士在学习它们，而且还经常使用，以便使信仰取得胜利，使天主教的统一得到维护和恢复。

我父亲谈到严肃的问题时如此不恭（有时甚至使用嘲弄的

① 西班牙的保护神。

② 摩尔国王。

③ 十六世纪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

语气)我心里真难过。可是,我是他的儿子,应该尊敬他。他像伏尔泰一样信口开河,随便说些什么,我不应该制止他。我所以说他是伏尔泰式的信口开河,是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加以形容。不过,说到底我父亲还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这使我感到欣慰。

昨天是十字架节,村里非常热闹。每条街上都有六七个装饰着鲜花的五月十字架,不过,没有一个十字架有贝比塔放在家门口的那个十字架那么漂亮,那个十字架上全是鲜花。

晚上,我们在贝比塔家欢度佳节。放在门口的那个十字架搬到了楼下的客厅里。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她家的晚会简朴而富有诗意。这样的晚会我在孩提时代看过,只是现在不记得了。

那个十字架上垂挂着七条宽阔的丝带,两条白的,两条绿的,还有三条是红色的,三种颜色象征着“信、望、爱”对神三德。七个五六岁的孩子代表七种圣典^①,各抓一条十字架垂挂下来的丝带熟练地跳着舞。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孩子代表洗礼;另一个扮成教士的孩子代表圣职;装扮成主教的孩子代表坚振;一个拄着拐杖,身披缀满贝壳的披肩的朝圣者模样的孩子代表临终涂油;扮演新郎新娘的两个孩子代表婚配;装扮成头戴荆冠、手持十字架的拿撒勒人的孩子代表忏悔。

孩子们跳的其实算不上舞蹈,那只不过是按照乐曲的节拍进行的一系列弯腰鞠躬、舞步、旋转和曲膝。乐曲是管风琴手在钢琴上演奏的。演奏者技术娴熟,乐曲也不错,有点像进行曲。

那些小孩都是贝比塔家仆人和亲属们的孩子。他们扮演完

^① 指洗礼、坚振、圣餐、忏悔、临终涂油、圣职和婚配等七件圣事。

角色，美美地吃了一顿，还得到不少礼物，然后回家去睡觉了。

聚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十二时。参加聚会的人们吃了点心：一杯糖水和几块巧克力甜饼。

春天来临，贝比塔渐渐地放弃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对此，我父亲非常高兴。今后贝比塔每天晚上都会欢迎人们去她家，我父亲希望我也参加她家的聚谈会。

贝比塔已脱去了丧服，穿上轻薄的近似夏季的服装，虽然服饰简洁朴实，却显得楚楚动人。

我希望我父亲最多留我到月底。六月份我们父子俩一起进城去。离开了贝比塔，往后是好是坏她也不会再记起我了。我将能高兴地拥抱您，并幸福地成为教士。

五月四日

上次信里已经讲到，每天晚上九时到十二时，我们在贝比塔家里举行聚会。常去的有本村的四五位太太和四五位小姐，其中有卡西尔塔姑妈。另外，还有六七位少爷，他们常常和姑娘们做罚物游戏。其中有三四对已经相爱了，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常来参加聚会的总是那么几个人，都是村上的一些头面人物。我父亲是村里的头儿，除了他，还有药剂师、医生、公证人和教区神父。

贝比塔爱玩三人牌，有时跟我父亲和教区神父，有时和别人。

我不知自己跟谁在一起玩儿好。如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这副严肃的面孔准会对他们的游戏和谈情说爱有所妨碍。假如

我跟年龄大的那些人在一起,我只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在一旁观看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只会玩玩纸牌,和一种叫“布罗”的牌戏,明的、暗的我都会玩几下。

其实我最好别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我父亲一定要我去。他说,我要是不去,人们会笑话我的。

我父亲见我对有些事情一点也不懂,觉得十分惊讶。我不会玩三人牌。他见我连三人牌也不会玩,感到不可思议。

“你伯父是怎么搞的呢?”他对我说,“每晚挑灯夜读,除了神学,还是神学,别的应该知道的知识你全然不知。你就要当教士了,参加聚会你既不会跳舞,也不能谈情说爱,你总得会玩三人牌吧。如果连三人牌也不会,那你这个可怜虫该干些什么呢?”

父亲的这种话说得多了,我也只好听从他了。于是,他就在家里教我玩三人牌。等我学会了,就可以到贝比塔家的聚会上去露一手。正如我以前对您说过的那样,他曾想教我击剑,后来又要让我抽烟,教我打枪,扔棒,这些玩意儿我都没有同意。

“你的青少年和我的青少年时期真大不一样啊!”父亲大声地说。

接着,他又笑着说:

“其实都是一回事。当年我在国民警卫队里,抽香烟就等于在烧香,玩纸牌就等于在唱赞美诗。总之,各种宗教活动我们一点儿也不缺少。”

尽管您早已告诫过我,说我父亲脾气古怪(正因为这样,我才从十岁到二十二岁,在您身边待了十二年),但我听到父亲的胡言乱语,仍感到惊讶不已。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听了这些话就责备他,当然我既不会赞成他,也不去嘲笑他。

奇怪的是我父亲一到贝比塔家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在别的地方脱口而出的那些胡言乱语和俏皮话，到了她家就一句也不讲，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在贝比塔家里，他就成了礼貌的化身。他似乎越来越迷恋她了，也越来越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取得胜利。

父亲对我这个学骑马的学生是相当满意的。他很有把握地说，再过四五天，我就能骑马了，而且能骑“金星”。它是阿拉伯公马和瓜达尔卡萨尔种母马交配后生的一匹黑马，能跑善跳，性如烈火，受过各种腾跃的训练。

“谁要是能骑上‘金星’，”我父亲说，“准能跟那些高手比一比。你很快就能骑上它了。”

尽管我每天的时间不是骑着马在野外奔驰，就是上俱乐部或参加聚谈会，但我还是忙里偷闲（或少睡几个小时觉，有时因失眠，反正也睡不着），抽时间进行静思和反省。贝比塔的形象老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难道这是爱情？”我反躬自问。

我道义上的义务，我作出的献身于祭坛的承诺，虽然未经批准，但对我来说，仍然是有效的，这完全是真的。如有什么反对履行这种诺言的东西侵入我的心灵，我必须与它进行斗争。

我觉察到（请别责怪我狂妄自大，因为我只说我觉察到）我的意志（您教诲我，要运用自己的意志）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摩西在西奈山顶上和上帝交谈时，平原上的平民百姓正怀着叛逆的心理跪拜牛犊。^① 尽管我年纪很轻，但我的灵魂不怕这样的叛逆。只要敌人不进入我的灵魂来攻击我，我完全可以和上

① 参见《圣经·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

帝进行交谈。贝比塔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和我的心灵进行斗争的魔鬼。她的美貌是我走向上帝之路的障碍，使我难以接近上帝。

尽管这样，我没有受到迷惑，我看得很清楚，没有发生错觉。对无限和永恒的爱仍然高于将我拉向贝比塔的精神上的爱慕。尽管我将她想象成一种观念，一首诗，但她不再是一种观念，不再是描写某种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诗，而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观念是包含一切的。然而，贝比塔的形象，对她的回忆（有时是极其短暂的）却不断地在折磨我，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却无法拿那种至高无上的观念和那种崇高的爱与之抗衡。我祈求上苍，让我产生一种想像力，想象出某种能代替这个女人的形象，抹去对她的回忆的东西。我对最高观念的爱是模糊不清的，是难以描述的，而她在我心里的形象却十分清晰，轮廓分明，散发出心灵的眼睛经受得住的柔和的光芒。

不管我怎么思考，怎么想象，都无法抹去这个女人的形象。它置身于耶稣受难像和我的中间，置身于圣母像和我的中间，还出现在我阅读的圣书的字里行间。

但我不信我已受到了世俗爱情的伤害了。即使我已受到了伤害，我也要进行斗争，并要取得胜利。

我几乎每天都去贝比塔家，并不断地听到人们对她的称赞，其中也包括教区神父，这使我产生了先入之见。我的心灵已慢慢离开了圣教，渐渐地向世俗的事物靠拢。不，我还没有爱上贝比塔！我要离开这里，将她忘却！

在家这段时间里，我要勇敢地进行战斗。我要和上帝斗，为了爱情，我要战胜他。我的呼喊声像一支支燃烧着的箭一样射

向他，摧毁他用来进行自卫并挡住我心灵的眼睛的盾牌。我要像以色列^①一样，在夜深人静时进行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上帝会让我腿上长烂疮，会将我打垮。但是，我虽战败，却是个战胜者。

五月七日

亲爱的伯父，在我想这样做以前，我父亲就决定让我骑“金星”了。昨天早晨六时，我骑上了这匹漂亮的“野马”（这是我父亲对马的称呼），和他一起上野外去了。他骑的是一匹栗色小马。

我的骑术已相当高明，骑在这匹烈马上又平稳又潇洒。我父亲禁不住要让让自己的学生露一手。我们在离村五六里地的一个庄园里作短暂休息后，大约在十一时左右，他就要我回村，到人最多的地方去，在街上疾驰，让马蹄发出嘚嘚声。不用说，我们也经过贝比塔家的那条街。近些日子她常常站在窗口观看，这次她就坐在低矮窗口的铁栅栏的后面。

贝比塔一听到马蹄声，便抬头望见了我们。她站起身，放下手中的活计，细细地看着我们。“金星”开始乱蹦乱跳，还用后腿直立起来。后来我知道，这马有个习惯，它一经过贝比塔家门口，就要这么欢腾一下。我打算让它平静下来，它好像不习惯听我的吩咐，不熟悉我这个骑马人，甚至有些看不起我。它闹得更厉害了，呼呼地喘着粗气，还直立起来，拼命踢腿。我十分沉

① 即《圣经》中的雅各。

着镇定，向它表明，我是它的主人。我用马刺踢它，鞭子抽打它，还拼命勒住马缰。刚才还腾空直立的这匹烈马这时只好低下头，弯下膝盖，像是准备跪地行礼的样子。

聚集在四周围观的人们热烈地鼓掌。我父亲说道：

“小伙子胆子大，骑这马真过瘾！”

他发现无所事事、成天东游西荡的库里托也在场，便对他说：

“你瞧，小流氓！这就是你说的这个神学家！你现在不但不会嘲笑他，见了他这样子，准会惊呆了！”

库里托果然瞠目结舌，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里。

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在大庭广众中露了脸，尽管这不合我的本性。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两颊像涂了胭脂一样涨得绯红。当我发现贝比塔也在对我鼓掌，微笑着挥动她那双漂亮的手，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时，我更不好意思了。

我终于赢得了胆子大、骑术精的一流骑手的美称。

我父亲得意洋洋，欣喜万分。他说，他正在使我受的教育更加完整。他还说，我就像您送给他的一本很好的书，只是这本书还没有定稿，也没有进行装订，而他正在对它进行修正定稿，并装订成册。

三人牌如果也是他说的修正和装订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也学会了。

我已和贝比塔玩了两个晚上的牌了。

在我骑马露脸的第二天晚上，贝比塔热烈地接待我，还做了一件她从来不愿也不敢做的事：她向我伸出了手。

您别以为我已忘记了众多的道德家和禁欲主义者的告诫，

我在思想上总认为他们夸大了危险性。圣灵说，男人将手伸给女人就像捉蝎子一样危险，我认为这种说法别有一番用意。有些宗教书上解释《圣经》的格言警句时总是怀着美好意图，只是过于生硬。否则，怎么理解女人的美（这是上帝完美的创造）总是沉沦的原因的说法呢？怎样理解在一般情况下，女人比死神更讨厌的说法呢？又如何理解凡是接触女人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怀着什么目的，都难免会沾有污点的说法呢？

总之，我在内心很快地反驳了这样那样的说法，抓住贝比塔亲切地向我伸出的手，将它紧紧地握在我的手里。过去，对她这只柔软的手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接触到后，才感到它妙不可言。

按照世俗的习惯，只要伸出手来握过一次，往后见面和告别时也得握手。我希望，这种礼节性的、友好感情的交流是纯洁的，毫无轻浮的成分，因此，您不会看到任何邪恶的危险的东西。

由于我父亲晚上常常得跟管家和乡下人有事待在一起，要到十时半或十一时才有空，我就坐在牌桌边代我父亲打牌。另外的搭档常常是教区神父和公证人。我们只下十分之一里亚尔的赌注，所以，每一局的输赢最多只有一两个杜罗^①。

我们对打牌的兴趣并不太大，打了一半，常常停下来聊天，有时还讨论跟牌局毫不相关的事，谈话非常有趣。在谈话的过程中，贝比塔总是显出非凡的理解力、丰富的想像力和风趣的谈吐。这一切都使我惊讶不已。

您怕贝比塔对我有点儿意思。为了解答您这方面的疑虑，

① 古代西班牙银币名。

我已把情况告诉过您，至今还没有发现足以使我改变看法的理由。她是怀着对她的求婚者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的儿子应有的那种感情对待我的，对我这个目前还不是教士，但很快就要成为教士的人总是显得腼腆和胆怯。

我给您写信，总像在忏悔室里跪在您面前一样，我愿意也应该将几次三番产生的转瞬即逝的想法告诉您。也许这只是一种幻觉，但我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想法。

我在前几次信里已对您说过，贝比塔的眼睛是绿色的，和喀尔刻的眼睛一样，她的眼神是恬静的，也是非常正经的。可以认为，她不知道眼睛的力量，不知道它除了观看还另有用处。当她对着某一个人观看时，眼光是那么柔和、明朗、坦率和纯洁，不但不会使人产生邪念，反而会使人产生纯正的思想，让那些天真无邪的心灵处于无忧无虑的宁静中，摧毁引起种种邪念的刺激。贝比塔的眼睛里见不到任何炽烈的情火和欲望，她的目光像月光一样柔和。

尽管如此，有几次我好像发现她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中有一种像闪电一般迅速消逝的光芒和火焰。这也许是魔鬼在作祟吧？是魔鬼唆使产生的虚荣心的表示。我相信是这样。

这一切都是很快就消失的，所以，我觉得它客观上并不存在，完全是我主观的猜想。

在贝比塔眼神中常常见到的是天空一样的宁静，对爱情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但有时也流露出亲切的友好和仁爱之情。

然而，对她这种奇怪而炽烈的目光我产生了幻想，产生了某种错觉，这使我深感不安。我父亲说，采取主动的不是男方，而是女方。她们采取主动后，却又不负责任，随时会加以否认，进

行翻悔。我父亲说，女人常常通过转瞬即逝的目光来表露自己的感情，但表露后如有必要，她们又会昧着自己的良心进行翻悔。受她们目光暗示的男人并不是通过眼神领会她们的心意，而是猜想出来的。所以，被爱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难以捉摸、无法用言语表示的直觉感到自己被爱了。等到他决心找女方交谈时，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已相当稳固了。

谁知道是不是由于我从父亲那儿听到(我是不得不听)的这番议论，使我头脑发热，想象起那些实无其事的事情呢？

有时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发生这种事情是荒唐的，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贝比塔喜欢我，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她的朋友，如果我父亲追求的这个女人爱上了我，那我的情况不是很可怕吗？

我们抛开这种子虚乌有的疑虑吧，我们不要把贝比塔变成费德拉^①，别把我变成希波吕托斯吧。

真正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父亲那种稳操胜券、过分自信的态度。我要请您原谅，也要祈求上帝原谅我的傲慢无礼。他那么自信的样子常常使我不高兴。我问自己，难道我父亲不怕我假装神圣，身不由己地爱上了贝比塔吗？难道我真的那么不中用吗？

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作了一番不伤我自尊心的推论。尽管毫无根据，我父亲却认为自己已是贝比塔的丈夫，这么一来，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阿斯莫德^② 或者别的恶魔就是使丈夫们变

① 雅典王的妻子，爱上丈夫前妻的儿子希波吕托斯。

② 魔鬼名。

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情况在世俗和教会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上帝容忍这种情况,看来这是符合天意的。古罗马皇帝马苛·奥雷里奥的情况也许是最合适的例子。他的妻子福斯蒂娜是那么放荡不羁,而他本人却是个博学多才、充满睿智的哲人。然而,罗马帝国无人不知的事情他却一无所知。因此,他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里,竟然怀着深深感激之情,感谢诸神赐予他这般忠诚,这样贤惠的妻子,令他的同代人和后世的人们读了捧腹不止。从此,经常可以见到某些要人让那些受自己妻子喜爱的人当秘书,重用他们。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我父亲为什么这样满不在乎,不担心我会身不由己地成为他的情敌。

如果我将父亲没有看到自己的危险这件事告诉他,我就会犯不恭不敬、傲慢无礼的错误。再说,我怎么告诉他呢?跟他说些什么呢?就对他说,贝比塔曾经有一两次瞧我的眼神和平时不一样?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嘛。不行,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贝比塔曾对我调过情。

那么,我对父亲说些什么呢?我对他说,我已经爱上了贝比塔,一心想得到他认为已属于自己的那件珍宝吗?这不是真的。由于我的不幸,由于我的过错,即使这件事是真的,我也没法对父亲说啊。

最好的办法还是缄口不言。万一真的受到了诱惑,我也只好悄悄地进行斗争,并设法尽早离开这里,回到您的身边。

五月十二日

感谢上帝,也谢谢您又给我寄来几封信,给我提出新的忠

告。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您的忠告。

圣德特雷莎说得对,她认为,让那些灵魂受到诱惑的人醒悟过来,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这个人比较自信,自以为是,要让我醒悟过来,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的躯体是灵魂的殿堂,如果大火烧到了它的外墙,即使殿堂没有着火,也会被熏黑。

初次诱惑像蛇的脑袋。如果我们不用脚底勇敢地踩住蛇头,毒蛇就会爬上来钻进我们的心里。

尘世的安乐,尽管是无害的,但它像烈酒一样,喝起来非常香醇可口,但喝得多了,就像龙胆蛇毒一样。

这是事实,我不能加以否认。我不能怀着喜悦的目光看这个极其危险的女人。

我不认为自己已不可救药了,但我确实感到自己不知该怎么办。

和干渴的獐子希望得到清泉一样,我的灵魂也在寻找上帝。它祈求上帝让它得到安宁,渴望在宁静的清泉中畅饮。滚滚的流水使乐园显出生气,掀起的波浪像雪一样白。但是“深渊就与深渊响应”,^①我的两脚已陷入泥淖中不能自拔。

不过,我还有声音,还能呼吸,我可以和《诗篇》的作者一起呼喊:“站起来,我的荣誉!如果你站在我身边,谁还能战胜我?”

我对自己有罪的充满虚幻的想象和朦胧希望的灵魂说:“啊,巴比伦可怜的女儿,给你奖赏的人是幸运的,将你那些幻想和希望摔得粉碎的人应该得到祝福!”

^① 参见《圣经·诗篇》第四十二篇。

苦修、斋戒、祈祷、忏悔，这都是我武装自己，在上帝的帮助下进行战斗，取得胜利的武器。

这不是梦幻，也不是狂热，这是现实。她有时用火热的眼光看我，这我已对您说过。她那双眼睛具有难以言喻的磁石般的吸引力。她的目光吸引我，对我进行诱惑，使我也将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当时我的目光也和她一样，一定也燃烧着情火，这跟暗嫩注视着他玛^①的眼睛，王子示剑注视着底拿^②的眼睛一样。

每当我们这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时，我连上帝也忘记了。她压倒了一切的形象在我心灵深处浮现。她的美貌使其他的美相形见绌。我觉得天国的快乐也比不上她的爱情；我想，为了她那闪电一般的目光倾注在我身上的无限幸福，连永久性的惩罚我也不怕。

我回到家里，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在夜深人静时，才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怕。尽管作了种种好的打算，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我决心装病，或寻找别的借口，不再到贝比塔家里去，可是，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

我父亲仍十分自信，他没有猜想到我心里发生的变化，一到时间，他就对我说：

“你先去参加聚会吧。等跟管家的事忙完了，我随后就来。”

我没有找到托辞和借口，也没有回答说“我不去”，而是拿起

① 暗嫩是大卫王的长子，他玛是大卫王第二个妻子的女儿。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② 底拿是雅各的女儿，是示剑的恋人。参见《圣经·创世记》第三十四章。

帽子,上贝比塔家去了。

我一进门,贝比塔就和我握手。在握手时,我像中了巫术一样全身都麻木了,心里燃起一股熊熊烈火。这时,我心里只想到她。如果她还迟迟不看我一眼,那么,也许正是我促使她给我投来一瞥。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越看就越觉得她漂亮。有时发现她微笑时脸上有酒窝,有时觉得她白里透红的脸色特别好看,有时感到她的鼻子特别端正,耳朵特别小巧,脖颈的线条特别柔和优美。

我仿佛受魔鬼驱使一般不由自主地走进她的家里。一进她家,我就被她迷住了,我清楚地感到,自己被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控制住了。

不仅她的模样使我感到愉快,而且,她的话语也像仙乐一样在我耳际回响,显示出宇宙的和谐;我似乎还闻到她洁净的身躯散发出一股清香,它超过生长在小溪岸边的薄荷的香气和荒山野林里的百里香的气味。

我激情满怀,连牌也没有心思玩,话也不知怎么说,思绪也十分紊乱,因为我一个劲儿地在想着她。

每当我们四目相遇时,我们的灵魂也好像随着眼神离开我们各自的躯体,它们和目光一样也融为一体了。这时,显露了数不清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爱的秘密,传达了用其他的途径难以传达的感情,吟诵了用人类的语言写不出来的诗篇,演唱了没有任何嗓子能唱出、没有一架悦耳的竖琴能伴奏的歌曲。

自从我在波索德拉—索拉纳看到贝比塔后,我再也没有单独见到过她。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过,她也没有对我说过只言片语,但我们之间好像什么话都已经说了。

每当我冷静下来，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时，我会冷静地思考一下眼下的处境。我觉得脚下正在裂开深渊，自己正在往下陷；也觉得自己在朝悬崖滑落下去。

您要我想一想死亡，不是想她的死，而是想我的死。您劝我想一想人生的无常和短促，想想死后的事情。然而，即使想到死亡，我也不感到恐惧，也难以阻止我往下滑。我自己就想死，怎么会害怕死亡呢？爱情和死亡像是一对兄妹。从我心灵深处出现一种自我牺牲的感情，它仿佛在对我说：“你应当完完全全地献身于爱情，为自己的恋人献出一切。”我热切地希望自己在她火热的眼神中融化，在她两只眼睛发出的光芒中化成蒸汽。我愿意望着她死去，即使让我下地狱也愿意。

在我身上反对爱情的有效武器不是恐惧，而是爱本身。显然，贝比塔已使我产生爱慕之情，但在我的心灵里，又出现了对上帝的强有力的爱。于是，我身上的一切发生了变化，我还能取得胜利。至高无上的爱的对象出现在我心灵的眼前，犹如普照大地、让空间充满光亮的太阳，而我那卑鄙的爱的对象就像一小粒在空中飘扬、被阳光染上金色的尘埃。她的国色天香、耀眼的光辉和全部魅力只不过是这个永远不灭的太阳光的反射，只不过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熊熊大火旁的一颗昙花一现的小小火星。

我那被爱情烧灼的灵魂，竭力要长出翅膀，展翅飞翔，飞到那堆大火上，将自己身上的不洁之物烧净。

多日来，我的生活就是不断地斗争。我不知道内心经受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在脸上露出来。我几乎不吃不睡。有时合上眼皮睡着了，也会立即惊醒，仿佛在梦中参与了魔鬼和天使的战斗。在这场光明和黑暗的战斗中，我为光明而战斗。也许我会

投向敌人,成为一名可耻的逃兵。我听到帕特莫斯雄鹰^①的声音,他说:“人们爱黑暗胜于爱光明。”我感到十分恐怖,认为自己快完蛋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如果月底前我父亲不让我走,他也不陪我进城,我就来个不辞而别,像偷儿一样溜之大吉。

五月十九日

我是虫,不是人。^②我是人类的耻辱和污垢,我是个伪君子。

死亡的痛苦折磨着我,罪恶的激流冲击着我。

我真不好意思给您写信,但我还是写了。我要把一切全都告诉您。

我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不但没有停止去贝比塔家,每晚反而去得更早了。仿佛有魔鬼抓住了我的双脚,不由分说,硬是将我拖到那儿去了。

幸好我从来没有单独和贝比塔待在一起。我不愿单独见到她。好心的教区神父差不多总是比我早到。他认为,我和贝比塔的友谊就像他自己和她那极其纯洁的友情一样,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志趣的基础上的。

我的病症在迅速地发展,我的精神就像一块从大殿顶上落下来的石块一样,以加速度往下坠落。

① 这儿指《启示录》的作者圣约翰。

② 语出《圣经·诗篇》第二十二篇。

现在我和贝比塔握手已不同于过去了。我们俩握手时，都有意地通过握着的手将心脏的跳动传给对方。我们仿佛凭某种魔法互相输送血液，让它融合在一起。她一定感到我的生命在她的血管内搏动，就像我感到她的生命在我的血管内跳动一样。

她在我眼前，我就爱她；我如果远离她，就恨她。见到她，在她身边，她使我爱慕，使我迷恋，使我倾心，给我戴上了极其甜蜜的枷锁。

一想到她，就受激动。我在梦中见到她割断了我的喉管，就像尤迪对待亚述人的统帅^①那样，有时也梦见她拿钉子刺进我的太阳穴，就像雅亿对西西拉^②那样。但在她身边，我就觉得她像《圣经》《雅歌》中的那个妻子，我用内心的声音呼唤她，给她祝福，并称她为用篱笆围起来的泉水，关上门的果园，山谷里的花朵，旷野里的百合，我的鸽子和姐妹。

我想摆脱这个女人，却又办不到，我恨她，却又非常爱慕她。我一见到她，她的灵魂就来到我的身上，将我占有、控制住，使我对她俯首帖耳。

每天晚上我离开她家时，总对自己说：“这是我上这儿来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但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

我在她身边听她说话时，总是非常聚精会神；她微笑时，我觉得有一束无形的光线照进自己的心坎，使我心情愉快。

玩三人牌戏时，我们的膝盖偶尔碰在一起时，我就感到一阵

① 尤迪是犹太族女英雄。亚述人围攻拜突里亚城，尤迪用自己的美貌迷住亚述人的统帅，乘机将他杀死。

② 参见《圣经·士师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难以言喻的震动。

请您设法让我离开这儿吧。请写信给我父亲，让他同意我离开这里。如有必要，您可以将情况全都告诉他。救救我吧，我愿意得到您的庇护。

五月二十三日

上帝赐予我抵抗的力量，我进行了抵抗。

我已几天没去贝比塔家了，也没有见到过她。

我真的病了，几乎用不着进行假装。我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父亲满怀深情关切地问长问短，对我关怀备至。

天国会向暴力退让，我要征服它。我用力敲天国之门，希望向我开放。

上帝想考验我，叫我喝苦艾酒。我祈求上帝将这种苦酒拿开，但没有成功。我度过许许多多不眠之夜，专心地进行了祈祷。至高无上的神灵给了我启示，终于使酒中的苦味变淡了。

我心灵的眼睛见到了新的故乡，天上的耶路撒冷新的赞歌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回响。

如果最终我能取得胜利，那是光荣的胜利，我将归功于圣母，我祈求她保佑我。圣母是我的保护人。和大卫的挂着勇士们数不清的盾牌和甲冑的塔楼和堡垒一样，我在圣母那儿得到庇护。

我想起智者的话，用他的话来对付那个激起我世俗之爱的女人，竭力在思想上蔑视她，贬低她。

“你是猎人的绳索，”我对她说，“你的心是骗人的罗网，你的

双手是捆绑人的锁链。凡是热爱上帝的人都得避开你，有罪人
才会当你的俘虏。”

我就爱的问题进行了一番静思后，发现有千百条爱上上帝而
不爱贝比塔的理由。

我心底里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它使我相信，为了爱上
帝，我可以蔑视一切：名誉、权力和统治。我要向基督学习。如
果引诱我的敌人将我带到山上，答应将地球上的所有王国全都
给我，要我向他屈膝，我不会那么做。不过，如果他答应将那个
女人给我，我就会犹豫不定，难以拒绝。难道在我的眼里，这个
女人的价值比所有的王国，比名誉、权力和王国的统治更大吗？

我有时问自己，尽管爱的对象不一样，但爱是不是永远只有
一种呢，还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爱？我认为爱上上帝就是要
抛弃利己主义和排他主义。在爱上帝的同时，我能够而且愿意
为上帝而爱万物。我不会由于上帝爱万物而生气、嫉妒。我不
嫉妒圣徒、殉道者、幸运者和天使。我觉得上帝越是热爱众生，
赐给他们的恩惠越多，我越不会嫉妒，反而越爱他，认为他越和
我接近，对我越亲切。我的兄弟之情，我和众人的兄弟手足之情
极其温柔地表现出来。我似乎感到自己和万物连成一体，感到
一切事物都通过上帝之爱这根纽带连在一起了。

我想到贝比塔和对她的爱时，情况就完全相反了。这是一
种带有仇恨的爱，它使我离开了万物。我为自己才爱她，我要她
全都属于我，我全都属于她。甚至我的虔诚的信仰和为她作出
的牺牲也是怀有个人的目的。如果得不到她的爱，或者没有希
望完完全全地享有她的爱情，那我宁愿死去，死后跟她永远地抱
在一起，合为一体。

我这样设想，目的是竭力想使对贝比塔的爱变得可憎可恨。然而，我身上好像有两个灵魂、两种头脑、两个意志和想像力，刚才这么一想，心里立即出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想法。我立即对刚才的想法加以否定，并疯狂地将上面讲到的两种爱调和起来。为什么不可以既爱她，同时，又虔诚地侍奉上帝呢？就像爱上帝不排斥爱国家、爱人类、爱科学、爱大自然和对艺术品的爱一样，也不应该对这种爱加以排斥，如果它只是精神上的，是纯洁无邪的。我对自己说，我只是将她想象成一种象征、一种寓意、一种善和美的形象。她在我的眼中，就像贝娅特丽斯^①在但丁的眼中一样，是祖国、智慧和美的化身。

这么一来，我就不得不陷入可怕、荒唐的想象中。但丁在歌颂贝娅特丽斯时，她已不在人世，我也要將贝比塔想象为她已死去，这样，我才能将她想象成某种象征和虚无缥缈的形象。

如果让她活着，我就无法将她想象成某种概念，要那样做，就只好在我的思想上让她死去。

随后，我为她而哭泣，憎恨自己的罪行，在精神上接近她，用我心上的热气使她死而复生。我又见到了她，但这时她已不是飘忽不定的、透明的、几乎消失在玫瑰色彩和鲜花之间的那个样子了，也不像狠心的吉伯林诺见到他那个在炼狱顶上的情人那样了。她是坚定的，在明净的大气中显得轮廓分明，就像古希腊人的雕塑，像被毕格马利翁^②的爱激活了的加拉特娅那样。

① 但丁年轻时恋爱过的女子。

② 古代塞浦路斯雕塑家。相传他爱上了自己的作品加拉特娅，并和它结了婚。后来爱神给了它生命。

加拉特娅生气勃勃，洋溢着青春的美，情意绵绵地从她那大理石的台座上走了下来。

我心烦意乱地惊叫起来：“我的功德全完了。我的上帝，请别抛弃我，快来帮我一把吧。你只要对我露一下脸，我就得救了。”

这样，我就重新得到了抵挡住诱惑的力量，重新产生了希望：我只要一离开这里，就会像过去那样，平静下来。

愤怒的魔鬼总想喝光约旦河上的净水，这些净水就是献身于上帝的人。地狱想和他们作对，将全体魔鬼都放了出来。圣波纳文杜拉^①说：“这些人犯罪，我们不应感到惊奇；我们惊奇的是他们不犯罪。”尽管如此，我能抵挡住，不犯罪孽。愿上帝保佑我。

五月三十日

我父亲说，眼下已成管家的贝比塔的奶妈是个点子很多的老太太。她爱饶舌，活泼开朗，办事干练。当年她嫁给工匠申西亚斯的儿子，从老公公那儿继承了她丈夫没能继承到的东西：心灵手巧，什么活儿都能干。所不同的是，申西亚斯师傅会制作纺车，修理大车或犁耙，他的儿媳妇则会做甜食，制糖浆或其他美味佳肴。公公的手艺为社会创造财富，儿媳的手艺让人们享了口福。这种享乐不会造成危害。

安东尼奥娜(人们都这么称呼她)和村上的老爷太太关系都

^① 十八世纪意大利宗教人士。

很好，她在各家随进随出，就像上自己家里一样。对像贝比塔这样大的少爷小姐，或者比她大四五岁的，她全都以“你”相称，或者就叫他们孩子，仿佛她都给他们喂过奶似的。

她对我也像对别人那样随便。她来看我，走进我的房间，有几次说我没有良心，不去看看她的女主人。

我父亲对我的事丝毫没有察觉。他说我脾气古怪，像只猫头鹰，一再要我去贝比塔家参加聚会。昨晚我经不住他一再催促，很早就去了，我父亲还得跟管家算帐。

如果不去就好了！

家里只有贝比塔一个人。我们见面互相问好时，脸都红了。我们不好意思地、一声不吭地握了握手。我俩握手时，都没有用什么劲，但我们握了好一会儿才放开。

贝比塔给我投来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爱的表示，只有友谊、同情和深深的忧愁。

她已猜想到我内心的斗争，估计神灵之爱已在我内心取得了胜利。她想我已下决心不爱她了，这决心是坚定的、不可战胜的。

她不敢对我进行抱怨，知道我那样做是对的。从她那半开半闭的鲜红的嘴唇里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中，可以看出她内心多么悲伤。

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两人仍没有说话。我怎么对她说，我不是她的，她也并不是我的，我们必须永远分开呢？

尽管我没有用言语，却用眼神告诉了她。我那严肃的目光证实了她的疑虑，使她确信我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她的双眼突然变得阴沉，美丽的苍白的脸庞露出极为动人

的愁容。她的模样很像悲伤圣母，两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睛流出，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即使知道，也不知如何表达。

我用自己的嘴唇贴近她的脸，舔去她的泪水。我们的嘴碰在一起，接了一个吻。

我深深地陶醉了，我们俩都一时难以左右自己。她的身躯支撑不住，倒在了我的怀里，我抱住了她。

上苍让我们听到了走近的教区神父的脚步声和咳嗽声，我们立即分开了。

我清醒过来了，集中了全部注意力才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下面一句话，结束了这可怕的沉默的一幕：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指的是渎神的接吻。我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仿佛见到了《启示录》中的神灵，我好像真的见到了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的那个人^①。从他嘴里吐出的一柄两刃剑刺伤了我那充满恶习和罪孽的灵魂。

那天夜里，我整夜都极度兴奋，处于狂热的状态中。我掩饰不住这种感情。

我很早就离开了贝比塔家。

我一个人时，就觉得更加痛苦了。

想起那次接吻，想起告别时说的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通过接

① 这儿指耶稣。

吻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①，也像残忍的杀人凶手约押。约押在亲吻亚玛撒时，将尖刀刺进了她的内脏^②。

我作了双重背叛，进行了双重欺骗。

我有负于上帝，也有负于她。

我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六月六日

事情还有挽救的余地。贝比塔可以治愈她爱情的创伤，会忘记我俩过去干过的事情。

从那天夜里起，我没有再去过贝比塔的家。

安东尼奥娜也没有到我家里来过。

我再三请求，父亲终于同意让我过了圣约翰节，在二十五日离村。圣约翰节是个隆重的节日，这儿要举行庆祝活动。节日的前一天夜里还要举行盛大的晚会。

离开贝比塔，我认为就能慢慢地平静下来。和她的这场刚刚开始恋爱也许是苍天对自己的考验。

我每天夜里不睡觉，进行祈祷，以此进行苦修赎罪。

由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祈祷和忏悔，上帝显示了莫大的仁慈，我得到了上帝的宽恕。

先知说，上帝将火赐予灵魂最坚强的人，照亮了我的智慧，

① 犹大出卖了耶稣。他对捉拿耶稣的人说，我与谁接吻，谁就是耶稣。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② 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

激励了我的意志,给我指引了道路。

多亏体现了最高意愿的神圣之爱(我是不配得到这种爱的)的帮助,有时我能平静地进行祈祷。我将所有的形象,包括这个女人的形象都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我确信,如果骄傲没有冲昏我的头脑,我已能通过理智和感情体验到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至善至美。

和这种至善相比,一切都是罪恶;和这种至美相比,一切都是丑的;和这种幸福相比,一切都是不幸;和这种高尚相比,一切都是卑劣。为了热爱上帝,谁能不忘记、不蔑视其他的爱呢?

是的,这个女人渎神的形象终将永远离开我的心灵。我要将祈祷和忏悔当作一根粗硬的鞭子,将她的形象从我心灵里赶出去,就像基督将那些该死的商人从圣殿里赶出去一样。

六月十一日

这是我给您的最后一封信。

我决心在二十五日离开这里。不久我就有幸拥抱您。

在您身旁我就会好得多。您会给我鼓劲,会给我力量,眼下我正缺乏这种力量。

两种对立的感情就像暴风雨一样在我的心里冲击。

从我这封语无伦次的信里可以看出我思绪的紊乱。我又上贝比塔家里去了两次,我对她很冷淡,板着脸,可我费了多大的劲啊。

昨天我父亲对我说,贝比塔身体不好,没有出来会客。

我立即意识到未能如愿的爱情是她生病的原因。

为什么我要用她对我的那种火热的目光瞧她？为什么我要无耻地欺骗她？为什么我使她相信我爱她？为什么我那张无耻的嘴要找她的嘴，用地狱之火燃烧自己，也同时烧她呢？

然而，犯了一次罪孽不一定非要犯另一次罪孽不可。

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挽回，但可以进行补救。

我再再说一遍，二十五日我一定离开这里。

自由进出我家的安东尼奥娜刚才来我家看望我。

我将这封信藏了起来，好像给您写信在干一件坏事。

安东尼奥娜在这里只待了片刻。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她说话，她只待一会儿就走了。

在这短促的来访中，她对我说了许多令我难过的话。

临别时，她用吉卜赛人的语言大声地说：

“走吧，你这个爱情的骗子，你这个坏家伙，该死的！让魔鬼将你带走吧！你害得姑娘生了病，再这么下去，会要了她的命！”

说完，这个鬼女人粗暴无礼地在我的背上狠狠地拧了六七下，仿佛想把我的皮一条条拧下来似的。然后，气冲冲地走了。

我没有抱怨，我这是活该。就算这是开玩笑吧。我应当让魔鬼用烧得通红的钳子夹自己的皮肉。

我的上帝，请让贝比塔忘掉我吧！需要的话，请让她爱上另一个男人，和他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我能向你祈求更多的东西吗，我的上帝？

我父亲一无所知，一无所疑，这样倒更好。

再见。几天后，我们就能相见，拥抱了。

您将会发现，我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已不那么天真了。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第二部分

历代志

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就只有我们抄录的这几封信。所以,如果没有熟悉内情的人作了如下的补叙,我们就无法知道这桩恋爱的结局,这么一来,这简单的充满情意的故事就不完整了。

贝比塔生病的事,村里的人并不感到惊奇,更没有人想去追根究底。直到今天,只有贝比塔、堂路易斯、教长先生和办事谨慎的安东尼奥娜知道其中的原因。

人们感到惊奇的倒是贝比塔过去一个时期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潇洒,又是聚会,又是到野外进行郊游。后来她又过上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

她对堂路易斯的恋爱是悄悄地进行的,竟然瞒过了唐娜·卡西尔塔、库里托和堂路易斯信中提到的村里其他人探询的目光,至于一般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谁也不会想到,被人们称为“神学家”和“圣徒”的堂路易斯会和他父亲进行竞争,而且,得到了神

气十足的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没能得到的东西：让那个漂亮、文雅、冷漠、傲慢的年轻寡妇爱上了。

尽管村上的太太们和自己的女仆关系密切，但贝比塔没有向任何女仆泄露过这方面的机密。只有安东尼奥娜目光锐利，特别是贝比塔的事情，她早已洞察一切。

安东尼奥娜并没有对贝比塔隐瞒她的发现，贝比塔也无法对她否认事实的真相。安东尼奥娜给贝比塔喂过奶，她崇拜贝比塔。尽管她喜欢打听、议论村里发生的事情，最喜欢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但对她女主人的事却一片忠心，守口如瓶。

安东尼奥娜就这样成了贝比塔的心腹。贝比塔能找她谈谈内心的苦闷，也感到很大的安慰。尽管她语言比较粗俗，但表达出来的情意和出的主意却相当高明。

由此可知安东尼奥娜那天为什么去拜访堂路易斯，为什么对他出言不逊，甚至还狠狠地抓他拧他。最后一次她甚至抓破了他的皮肤，弄得他狼狈不堪。

贝比塔并没有唆使安东尼奥娜去堂路易斯家，甚至她根本不知道她去那儿。

安东尼奥娜主动地插手这方面的事情，完全出于自愿。

上面已经说过，她凭自己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这一切。

贝比塔本人几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爱上了堂路易斯时，安东尼奥娜就觉察到了。贝比塔才开始向他送去炽热的、转瞬即逝的目光（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而安东尼奥娜则根本不在场），这位老太太就对贝比塔说，她已感觉到了。对方对这种目光给以相应的回报，她也完全知道。

所以，面对目光如此敏锐、早已洞察一切的女仆，女主人几

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向她吐露了。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上面最后一封信发出后的第五天。

上午十一时,贝比塔待在她卧室和梳妆室旁边的那间厅堂里。除安东尼奥娜外,她不叫唤,谁也不准进去。

厅堂里的陈设虽算不上名贵,但很舒适、整洁。窗帘,扶手椅、沙发和软椅上的套子都是印花棉布制成的;桃花心木的书桌上放着文具和纸张。同样是桃花心木做的书橱上放着许多宗教方面的书籍和历史书。墙上挂着一些宗教题材方面的画,都是一些复制品,风格相当奇特、罕见,在安达卢西亚的乡村见到这些画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它们不是法国的劣质石版画,而是我国的铜版制品,有拉斐尔^①的《西西里的奇事》,牟利罗^②的《圣伊尔德丰索和圣母》、《孕育》、《圣贝尔纳》和两幅壁画。

在一张古老的橡木桌上(桌腿呈所罗门式的圆柱形)放着一个小帐台(或叫写字台),上面镶嵌着贝壳、象牙和青铜,有好几只小抽屉。贝比塔将帐簿和其他的契约文书放在里面。橡木桌子上还摆着两只插了许多鲜花的瓷花瓶。墙上挂着几只塞维利亚卡尔特产的瓷花盆,里面栽着天竺葵、常春藤和其他花草;墙上还挂着几只金黄色的鸟笼,里面有金丝雀和红雀等。

这个厅堂是贝比塔隐退的场所。白天除了医生和教区神父外,谁也不准进去。晚上只有管家进去交帐。这个厅堂也叫书房。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② 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贝比塔坐着，几乎斜靠在沙发上。沙发前面有一只小圆桌，上面放着几本书。

她刚起床，只穿一件夏季的薄薄的睡衣，一头金发乱蓬蓬的，没有经过梳洗，似乎更美。由于身体不适，脸上没有血色，显得有些苍白，眼圈发黑，却仍充满着生气和活力，看起来更妩媚动人。

贝比塔露出焦急不安的样子，她在等待什么人。

她等的那个人来了，他未经通报就走了进来。他是教区神父。

和平时一样，互相问好后，教区神父就在贝比塔的身旁坐下来，他们俩便开始交谈起来。

“您叫我来，我的孩子，我很高兴。其实你不派人来叫我，我也会来看您的。瞧你脸色多苍白啊。您身上哪儿不舒服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对我说？”

贝比塔听对方亲切地问了一连串问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您没有猜想到我生的什么病吧？您没有发现我的病因吧？”

教区神父耸了耸肩，有些吃惊地望着贝比塔，因为他对她问的事一无所知。她说话时那种激动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

贝比塔接下去说：

“我的神父，我不该叫您来。我应该去教堂，在忏悔室里跟您忏悔自己的罪过。不幸的是我并不想忏悔，我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我没有勇气，也不打算跟忏悔神父进行忏悔，我只想跟

朋友进行交谈。”

“什么罪过呀，麻木不仁呀，您疯了吗？您这么好的一个人，有什么罪孽？”

“不，神父，我不是好人。我欺骗了您，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上帝。”

“别激动，请您冷静点，话说得有条理一些，不要胡言乱语了。”

“我让魔鬼给缠住了，怎能不胡说八道呢？”

“圣母玛利亚啊，您别说胡话了。我的孩子，我告诉您，有三个恶魔会缠住人们的灵魂，可我能肯定，没有一个敢接近您的灵魂。一个叫莱维亚当，或称骄鬼；另一个叫马蒙，又叫贪鬼；还有一个叫阿斯莫德奥，又叫淫鬼。”

“这么说，我是三个魔鬼的牺牲品了，它们全附在我身上了。”

“这太可怕了……我再说一遍，您要安静点。您说是魔鬼的牺牲品，您准是在发高烧说胡话了。”

“如果真的这样，那倒好了。可惜情况正好相反。我确是个吝啬鬼，家有大量财富，却没有做该做的慈善事业；我也是个骄鬼，因为我瞧不起许多男人，不是因为他们品德有问题，也不是由于他们不正派，而是因为我以为他们不值得我爱。上帝对我进行了惩罚，他让您刚才说的这第三个魔鬼缠住了我。”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孩子？您究竟在想什么？您恋爱了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您不是自由的吗？结婚吧，别说蠢话了。我可以肯定，我的朋友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创造了奇迹。原来魔鬼就是他呀。这真让我吃了一惊。我

原来以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条件还没有成熟呢。”

“可是,我爱的不是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

“那么是谁呢?”

贝比塔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打开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在窃听。她又关上门,走到教区神父面前,愁容满面,眼含泪水,哆哆嗦嗦地几乎贴着这位善良的老人的耳根说道:

“我爱上他的儿子了,非常爱他。”

“谁的儿子?”教区神父似乎不愿相信她的话似的问道。

“还会是谁的儿子呢?我已经似痴如醉般地爱上堂路易斯了。”

在神父那纯朴、慈祥的脸上露出惶惑、痛苦、惊奇的神情。

沉默了一会儿后,教区神父说道:

“可是,这种恋爱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是不会有有什么希望的,因为堂路易斯不会爱您。”

贝比塔那双被泪水弄模糊了的美丽的眼睛闪烁着一束幸福的光芒,她那张因忧愁而扭曲的鲜红的嘴微微张开,露出珍珠般洁白的牙齿,微笑着说:

“他也爱我。”她的语气是轻快的,刚才那种忧伤、疑虑的神态消失了,显得一副得意的样子。

教区神父听了,惊奇万分。即使他最崇敬的圣徒塑像被人从祭坛上摔下来,摔到他脚跟,摔得粉碎,他也不会惊愣成这样。他还是满腹狐疑地望着贝比塔,觉得这不是真的,只是女人的虚荣心造成的一种错觉。他深信堂路易斯的一片虔诚。

“他是爱我的,”贝比塔又说了一句,这是她对神父疑惑的目光的回答。

“女人真比魔鬼还坏，”教区神父说，“连魔鬼都给你们绊倒啦。”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了吗？我很坏。”

“一切听从上帝安排吧。请冷静点。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请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吧。”

“有什么经过呢？我只是喜欢他，爱他，敬仰他；他也爱我，尽管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不定他已达到了这个目的。您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您也有责任。”

“我怎么会有责任呢？”

“您是个好心肠的人，在我面前一味夸堂路易斯好；我可以肯定，在他面前您也一定会大说我的好话，尽管我是不配的。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呢？我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我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呀。”

“您说得很对，我是老糊涂了。我这么做可帮了魔鬼的大忙了。”

教区神父真是个好心人。他说上面这几句话时，悔恨异常，好像自己成了罪犯，而贝比塔却成了法官。

贝比塔意识到刚才说了那几句话，自己也太草率、太自私了。照她的说法，教区神父不是成了她罪孽的帮凶了吗？于是，她对神父说：

“请别难过，我的神父。看在上帝分上，别难过了。您已看到我的为人了吧，我真是够坏的了。我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孽，却要让您这个心地最善良、品德最高尚的人来承担责任！其实，毁了我的根本不是您对堂路易斯的赞扬，而是我自己有失检点。即使您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堂路易斯的优良品质、他的才学和

一片热心,光是听他言谈,我也会发现这一切的,因为我毕竟没有那么愚钝,那么无知。我还注意到他那翩翩的风度,高雅的气质和那双热情洋溢、充满智慧的眼睛。总之,我觉得他是个和蔼可亲、称心如意的人。您对他的称赞只是迎合了我对他的好感,这种好感并不是听了您的赞扬才出现的。我能听得进您的赞扬,是因为和我的看法相吻合,也就是说,您的赞扬声在我心里引起了共鸣。不过,您对堂路易斯的称赞和我心灵里每时每刻对他的无言赞美相比,还差得远呢。”

“别那么激动嘛,我的孩子!”教区神父打断她说。

“其实,您对他的称赞和我的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您的眼里,堂路易斯是个教士的榜样,传教士的典范。他们或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宣讲教义,让异教徒皈依圣教;或在西班牙工作,让人们的信仰变得更为虔诚,因为眼下人们有的不信教,有的缺乏仁义道德,这样一来,圣教的威望大受损害。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的心里,他是个情长意深的风流少年。他为了我,将上帝抛在脑后;他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全都给了我,他是我的主心骨,我的依靠,我心爱的伴侣。我想从神灵的手中将他夺过来。我梦想将他从上帝那里,从圣殿里抢夺过来,就像那个天国的敌人,那个从受人崇敬的圣体匣内盗走了珍宝的贼一样。为了进行这种抢夺,我不再为失母丧夫而戴孝,穿上了渎神的华服盛装;我不再过隐居的生活,请人们到我家里来作客;我精心照料这早晚会埋进坟墓、化作粪土的躯体,力求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用挑逗的目光瞧着堂路易斯,在和他握手时,希望通过我的血管将我不灭的火焰传送到他的血管里。”

“唉,我的孩子,听了您的话,我心里真难过啊!谁能想到事

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呢，”贝比塔接下去又说，“我终于让堂路易斯爱上了我，他用自己的眼神向我表白了这一点。是的，他和我一样，爱得深沉、炽烈。但他的美德，他对进入天堂的向往和他那男子汉的胆识竭力想战胜这种不健康的感情，而我却力图阻止他这样做。他有好多天没来看我。一次，他来我家，见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跟他握手时，禁不住哭了。尽管我没有说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明白我内心的痛苦，原因是他瞧不起我，不爱我，为了另一种圣洁无邪的爱，不接受我的情意。他有些难以左右自己，把嘴贴到我的脸上，舔干了我的泪水。我俩的嘴碰在一起。要不是上帝安排您到我家来，真不知会怎么样呢！”

“这太不知羞耻了，我的孩子，太不知羞耻了！”教区神父说。

贝比塔用双手捂住脸，抽抽噎噎地哭起来，露出深深悔悟的神情。她那两只手确实非常好看，比堂路易斯在信中说的还要美。雪白的皮肤，纤纤十指，粉红色的光洁发亮的指甲，任何一个男子见了，都会爱得发疯。

德高望重的教区神父，尽管已是八十高龄，却能理解堂路易斯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栽跟斗。

“姑娘，”他大声地说，“您也别太伤心了，我的心也碎了。冷静点吧，堂路易斯一定对他犯的罪过感到后悔了。您也感到后悔，不就完了吗？上帝会原谅你们，让你们变成圣徒的。堂路易斯后天就要走了，这就表明，在他身上美德已取得了胜利。他会理所当然地离开您，忏悔自己的罪孽，履行自己的诺言，去承担自己的天职。”

“好一个履行自己的诺言,承担自己的天职!”贝比塔说,“那还不如先将我杀了吧!他为什么要爱我,对我表示好感?为什么要欺骗我?他的亲吻是一种标记,是用烧得通红的烙铁打印上的标记,有了这种标记,表明我已是他的奴婢。我既已打上了印记,成了他的奴婢,他却要抛弃我,出卖我,这就等于要了我的命。他想顺顺当当地开始传教、讲道,传播福音,不行,绝对不行!”

她突然火冒三丈,满腹哀怨,弄得教区神父不知所措。

贝比塔站起身来。她的姿态和表情虽很凄楚,但仍不失几分妩媚。她那两只眼睛像两柄短剑那样闪闪发光,像两个太阳一样光芒四射。教区神父默默无言,几乎以恐惧的神情望着她。她跨着大步,在厅堂里踱来踱去。这会儿她的模样已不是羞怯的羊羔,倒像是暴怒的狮子。

“他骗取了我这颗心后,”她站在教区神父的面前说,“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嘲弄我,蔑视我?那他会得到报应的!他既然那么神圣,那么有道德,为什么要通过他的眼神答应我的要求呢?他既然这么爱上帝,为什么要伤害上帝的这个可怜造物呢?这是仁爱和信仰吗?不,这是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行为!”

贝比塔的暴怒没有持续多久。说完最后几句话,她就软下来,跌坐在扶手椅里,比刚才哭得更厉害了,真是伤心极了。

教区神父对她满怀同情地说:

“贝比塔,我的孩子,冷静点,别这么折磨自己了。您要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的感情,斗争了很久。他没有欺骗您,他是真的爱您的,但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上帝和自己的义务。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很快就会结束。在天堂你们能相聚在一起,就

像天使一样,能彼此相爱。上帝会接受你们作出的自我牺牲,会奖赏你们,加倍作出补偿。甚至您的自尊心也能得到满足。您能让堂路易斯这样的人也产生动摇,差一点犯下罪孽,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您已在他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您要宽宏大量一些,勇敢一些!要跟他一样坚强。您让他走吧,将不洁的情火从您胸中驱除。看在上帝分上,您可以将他的形象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而把心灵最崇高的位置留给造物主。我心里很乱,我的孩子,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不过,您向来聪明,悟性好,我话还没有说出口,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你们之间荒唐的爱情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堂路易斯已立志献身于宗教事业外,还有风俗习惯方面的原因。再说,他的父亲也对您很有些意思,在向您求婚,尽管您并不爱他。显然,这么一来,儿子就成了老子的情敌了。为了爱您,老子不就要和儿子大闹一场了吗?您看,这多么可怕呀。看在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分上,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吧。”

“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贝比塔略微平静了一些,说道,“我脑子里已乱成一锅粥了,这么下去,我真怕会发疯。”

“我说这些话也是为您好。您还是让堂路易斯走吧。分开了,双方感情也就会慢慢淡下去。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专心地读书,献身于祭坛。他离开了您,您也会渐渐平静下来,只对他保留愉快而带有惆怅的记忆,这对您不会有什么危害。这种回忆就像一首美好的诗,它的光芒照亮您的一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就算您的愿望都实现了……谁知道呢?世俗的爱情往往不会持久。即使这种爱情会给您带来欢乐,但和它给您带来的痛苦相比,还是毫无意义的。你们之间的感情眼下还是纯净的,还

没有被沾染上污泥浊水,现在就让它消失吧,像烟雾一样升向天空,被风吹散。趁爱情这杯苦酒还没有到您的嘴边,您就要有勇气将杯子拿开。您就拿这杯酒献给神圣的救世主吧。作为报答,主也会给您一杯酒,这杯酒曾经赐给圣母,喝了它,就能永解饥渴,使您得到永生。”

“我的神父啊,您真是个好人!您刚才这番神圣的言语给了我勇气。我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要战胜自己。堂路易斯能克制自己,我却这么轻浮,这不是太丢脸了吗?让他走吧,让他后天就走,愿上帝保佑他。您瞧,这是他的名片。昨天他跟他父亲一起来向我告别,我没有出来见他。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也不想保留您说的诗一般的美好记忆。这种感情就像一场噩梦,我要将它抛得远远的。”

“好,太好了!我就喜欢您这样,又坚定,又勇敢。”

“我的神父啊,上帝这一下将我的傲气全打下去了。我也实在太自负了。受到此人的蔑视反倒使我变得谦逊了。我往后会变得更加安于命运的。堂路易斯做得对,我确实和他不般配。不管我怎样努力,我怎么能将自己提高到他那样的高度,理解他,和他心心相印呢?我是个愚昧无知的乡下女人,没有什么文化;他却是个大学问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能攀登上最高的精神领域。他展开天赋的双翅高飞,将我这个平凡的可怜的女人留在这里。我不能跟他走,只好留在凡尘,除了一声声悲叹,还有什么希望呢。”

“贝比塔,看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分上,别这样说,也别这样想。堂路易斯没有因为您没有文化,也没有因为他自以为学识渊博,您不理解他,更没有因为您说的其他乱七八糟的理由

而瞧不起您。他离开这儿,是因为他得履行他对上帝作的承诺。您应该为他离开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治好爱情给您的创伤,上帝也会由于您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而奖赏您。”

贝比塔已停止哭泣,她用手帕擦干眼泪,平心静气地说:

“好的,神父,我会感到高兴的,我几乎已为他离开这儿感到高兴了。我希望明天快点过去,后天早晨我醒来时,安东尼奥娜来对我说:‘堂路易斯已走了。’到时您会发现我的心情会像过去一样平静、安宁。”

“这样就好,”教区神父说。他确信自己已创造了一个奇迹,治好了贝比塔的心病,便和她告别,回到家里。他想到自己感化了这个精神高雅的漂亮女人,不禁有些得意洋洋。

贝比塔站起来送走了教区神父,又关上门,独自一人站在厅堂里。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目光呆滞,没有看什么,眼睛里没有泪水。她这个样子很可能使诗人或艺术家想到卡图鲁斯^①描写的被特塞奥抛弃在纳克索斯岛上的那个阿丽亚德娜的形象。突然她像解开了勒住她脖子上的结子,扯断了使她透不过气来的绳子,伤心地哭起来,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苗条的身躯跌倒在冰冷的砖地上。她双手捂住脸,发辫散开了,衣服零乱不堪,只一个劲儿地悲叹、哭泣。

要不是安东尼奥娜过来劝说,她一定会这样长时间地哭下去。安东尼奥娜在外面听见女主人的哭声,便赶忙进去观看。见她躺在地上,立即怒气冲冲地说:

“瞧那个老混蛋对我家姑娘说了些什么?他准对她胡说了

^①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

一通，害得这小宝贝儿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他自己倒拍拍屁股上教堂去了。他大概准备给她唱挽歌、洒圣水，将她埋进土里了。”

安东尼奥娜年过四旬，精力充沛，身强体壮，力气比挖泥工人还大。她常常将一只六七十斤重的油桶或皮酒袋举起来，放在骡背上；或者将一袋小麦背到阁楼上，因为粮仓就在那里。安东尼奥娜将贝比塔像一捆稻草一样从地上抱起来，小心翼翼地像安放易碎物一样地将她安放在沙发上。

“你刚才都不省人事了，”安东尼奥娜说，“我可以拿随便什么东西打赌，教区神父这老东西准是以讲道为名，说了许多使你伤心的话，难受得你心都碎了。”

贝比塔继续哭泣着，没有作答。

“行啦，不要哭了。怎么回事，快告诉我。教区神父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没有说伤害我的话，”贝比塔终于开了口。

她见安东尼奥娜很关心地等她继续说下去，她自己也很希望找个能深切同情她、理解她的人说说心里话，便说：

“教区神父亲切地劝我对我的罪孽进行忏悔；劝我让堂路易斯离开这儿，不要去纠缠他；他还劝我为他的离开而高兴，劝我忘掉他。我说，这一切我全同意。我答应他，我愿为堂路易斯的离去而高兴，并愿意忘掉他，甚至讨厌他。可是，安东尼奥娜啊，我告诉你吧，这一切我都做不到，这不是我力能所及的。教区神父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挺有勇气，全能做到。他一离开，好像上帝对我撒手不管了，一下子就泄了气，伤心地跌倒在地。我曾经梦想过待在和我相爱的这个男人身边那种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借助爱情神秘的力量,自己已提高到和他一样的高度;我贫乏的智慧和他超群的才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我的意愿和他的意愿相结合,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两颗心全都结合在一起。上帝将他从我这儿夺走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希望,也得不到安慰,这不是非常可怕的吗?教区神父说的话是对的,合情合理的……当时,他说得我服服帖帖的。但他一走,他说的话我又觉得毫无意思了,都是一些空话,谎话,诡辩,胡言乱语。我爱堂路易斯,这是硬道理,压过其他的任何道理。如果他也爱我,为什么不抛开一切,抛弃任何承诺和誓言,到我这儿来找我呢?过去我不明白什么是爱情,现在我明白了,我觉得无论在天上,还是人间,都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强有力的了。为了堂路易斯,我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他却不是这样,也许他不爱我。对,堂路易斯不爱我。我自己欺骗了自己,给虚荣心蒙住了眼睛。假如他真的爱我,他就会放弃自己的打算,放弃他的誓言和他追求的名誉,放弃他当圣徒、当宗教界名人的志向,为我牺牲他的一切。愿上帝宽恕我。我说的话的确有些吓人,但这些话都是心里想到的,这些话像火一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头脑里熊熊燃烧。我要说,为了他,我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灵魂的拯救!”

“耶稣啊,玛利亚啊,约瑟啊!”安东尼奥娜不禁大叫起来。

“我说的是真话。悲伤圣母啊,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发疯了,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亵渎了神灵!”

“是啊,我的孩子,你说得有点离了谱了。上帝啊,你让这个像花花公子一样的神学家弄得头脑糊涂了。我要是换了你,是不会反对老天爷的,老天爷没有错。我只讨厌这个轻薄的神学院学生,我要狠狠地惩罚他一下,否则,我就不叫安东尼奥娜了。

我真想去找他，揪着他的耳朵将他带到这儿来，逼他向你道歉，并跪下来吻你的脚。”

“不行，安东尼奥娜。看来我这个疯病是会传染的，你也说起胡话来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按教区神父说的去做。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要这么干。如果我为他而死，那么，他就会爱我，会把我的形象保留在记忆里，将我的爱铭刻在他的心里。上帝是仁慈的，他会让我用心灵的眼睛在天国见到他，我们的灵魂会相爱，并融合为一体。”

安东尼奥娜尽管性格坚强，不轻易动感情，但听了贝比塔的这番话，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真见鬼！”安东尼奥娜说，“你真的要让我像母牛一样哇哇地哭叫起来吗？别太激动了，干吗要想到死呢？即使开玩笑也别这么说。我看你神经太紧张了，要不要来一杯椴树花茶？”

“不啦，谢谢。你走吧，你瞧我现在不是平静下来了吗？”

“等你睡下了，我还得给你关上窗子呢。你已有好几天没有睡觉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吗？这个一心想当神父的堂路易斯也真够呛！你为他也不知叹了多少气了。”

贝比塔闭上眼睛，一声不吭，显得十分平静。她不想跟安东尼奥娜继续谈下去了。

安东尼奥娜以为她睡着了（她希望她睡着），向她弯下身去，慢慢地充满柔情地吻了吻贝比塔洁白的前额，再整理了一下她身上的衣服，随后虚掩上窗门，让房间呈半明半暗状态。接着，她悄然无声地关上房门，踮着脚尖走了。

在贝比塔家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

家好像要高兴些、平静些。

他父亲几乎每天要骑马上田野里去转一圈,这次也想叫他一起去,可是,他借口头痛不能去,堂佩德罗就一个人去了。整个上午堂路易斯一直在苦思冥想,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将贝比塔的形象从自己心里抹去,完全献身于上帝。

尽管如此,人们不要以为他会不爱那个年轻寡妇。从前面那些信里,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但他凭自己的满腔宗教激情做了自我克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信里已作了详细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如果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件事,就会发现,堂路易斯在心灵深处想摆脱对贝比塔的原因是他早已立下誓言,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宗教事业;他热爱上帝,尊敬父亲,不愿做他的情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

堂路易斯生性固执、倔强。有这种性格的人,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教,就会成为坚强的人。在他看来,要让他改变看法和行为准则,等于降低了他的身份。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这点他已跟对自己有交往的人宣布过),他行为的准则就是献身于上帝,争取做个圣徒,做个合乎崇高的宗教哲学规范的人。这一切如果都落空了,堂路易斯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感。如果他让贝比塔·希梅纳斯的爱情支配自己的行动,那这一切就会化成泡影。虽说贝比塔的爱价值非常高,但是,堂路易斯认为,如果他屈从于爱情,他就会像以扫^①一样,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毁了自己的声誉。

一般说来,人们都屈从于环境,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毫不

^① 故事见《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犹豫地朝既定的目标奋进。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自己选定的，而是轮到 we 充当什么角色，就当什么角色，都是随意碰上的。许多人的职业、参加什么政党，甚至于全部生活都取决于一些偶发的事件和意外的情况，而不是取决于命运。

堂路易斯生性骄傲，他坚决与这一切进行抗争。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他在自己的心目中要将自己培养成新人），他对美德、荣誉等方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在贝比塔那双美丽的眼睛投来的一瞥中土崩瓦解，化成飞灰，或像霜花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迅速融化，那么，人们会怎么说他呢？他对自己又会有什么想法呢？

从他个人角度进行考虑，他也有种种理由不和那个年轻的寡妇相好。话也要说回来，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一些属于他个人的理由，哪一些属于和圣教有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想起许多圣徒的生平，他们曾抵制了种种比他遇到的更大的诱惑，他不愿自己干得比他们差。他首先想到的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莫。慈祥的母亲希望他不要撇下她去当教士。她将他领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坐在当年生下他的那张床边，跟他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还对他哭哭啼啼。母亲的话情真意切，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定，丝毫没有动摇。想到他自己的情况，他觉得不应该去理会一个才认识不久的女人（也许她只会卖弄风情，并非真正爱他）的要求，不允许自己在应尽的义务和那个年轻女人的诱惑之间摇摆不定。

堂路易斯接着又想到他一心向往的教士这个神圣的职位。正由于这个职位是圣灵自己设立的，因此，它很崇高，人世间的一切职位，就连国王的王位和它相比，也微不足道了。怎么能由

于一个年轻女人的挑逗和她那虚假的眼泪,就蔑视这崇高的职位,摒弃上帝甚至连站立在自己宝座旁边的那些天使都不肯给予的权力呢?他渴望自己成为传教士,为了上帝在天上捆绑和释放,他在地上进行捆绑和释放^①,对各种罪孽表示宽恕,用水和精神使人们获得新生,以一贯正确的权威性的言论对他们进行训诫,宣读由上帝核准的判决书,做人类难以理解的巨大奥秘的传授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或一般的耶稣教会的信徒呢?

堂路易斯想到这儿,他的灵魂似乎已飞升太空,飞到云端,而可怜的贝比塔却还在地上,离开他很远,他几乎见不到她了。

然而,想象中正在空中飞行的堂路易斯突然又从天上跌落下来,跌到地上,又见到了贝比塔。她是那么妩媚动人,那么年轻,那么天真无邪,那么一片深情。在他内心深处贝比塔又和他多年来下的决心展开斗争。他生怕她毁了自己的决心。

正当堂路易斯两种思想进行激烈地斗争的时候,库里托悄悄地走进了他的房间。

在表兄只是一个“神学家”时,库里托并不怎么瞧得起他;打从他学会骑马,掌握了高超的骑术后,库里托便非常钦佩他,几乎将他看成了超人。

只懂神学,不会骑马,堂路易斯在库里托的眼中没有什么威望。后来,库里托发现堂路易斯不但精通神学和其他方面的学

^① 耶稣对西门巴约拿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是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问(这些学问库里托一窍不通,但他猜想准是一些非常深奥的学问),还能潇洒自如地骑在烈马背上,便对他崇拜万分。库里托是个无所事事的懒汉、浪荡子,但心眼不坏。堂路易斯已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他和库里托的关系就像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的关系一样。堂路易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常常听任库里托的安排。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他对堂路易斯说,“让你陪我上俱乐部。今天那儿热闹极了,全是人。你一个人呆呆地待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堂路易斯几乎没有表示异议,像接到命令一样,拿起帽子和手杖,说:“你愿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吧。”库里托走在前面,堂路易斯跟在后面。库里托非常得意,因为他能支配表兄的行动。

俱乐部里真的有很多人,挤得满满的,因为翌日是圣约翰节,是个庄严的节日。除了本村的人外,附近的村镇也来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来参加节日活动和当天夜里的晚会的。

人们都聚集在院子里,院子的地面铺着大理石,院子的中间有水池和喷泉,还摆着许多盆景,有茉莉花、凤仙花、玫瑰,还有石竹和紫苏。院子的顶上盖着一张巨大的厚帆布,像一顶帐篷,挡住了阳光。院子的四周是游廊,游廊的柱子也都是大理石制成的。在游廊里和与它相通的各个大厅里,摆着不少桌子,有的是玩三人牌的,有的是看报的,也有些桌子是让人们喝咖啡或清凉饮料的。另外,还放着不少椅子、凳子和扶手椅。墙壁经常粉刷,洁白如雪,墙上挂着不少画,都是法国彩色平版画,下面有西、法两种文字加以说明。有的画反映了拿破仑一世从土伦到圣赫勒拿岛的生活;有的画说的是马蒂尔达和马莱克—阿台儿

的风流韵事^①；有的画是圣殿骑士、勒贝卡、罗文娜小姐和艾凡赫的恋爱故事片断^②。还有一些画则表现了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华丽娅小姐调情、私通和悔过的过程。

库里托将堂路易斯带到本村或周围村镇一些头面人物聚会的那个大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附近一个城镇来的赫纳萨尔伯爵。此人很有些名望。他在马德里和塞维里亚度过漫长的岁月，穿着最好的裁缝制作的衣服，既像个花花公子，也像个少爷。

赫纳萨尔伯爵三十多岁，长得一表堂堂。他爱吹嘘自己，说他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不论在决斗场上，还是在情场上，都是个勇士。伯爵也是贝比塔热烈的追求者，但他和别的追求者一样，遭到了拒绝。

遭到贝比塔拒绝后在他傲慢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爱变成了恨，他常常谩骂贝比塔，以发泄心头之恨。

正当伯爵在这么痛痛快快地泄着私愤的时候，正好堂路易斯和库里托到了那里。人们围成一圈，正在听伯爵谈有关贞操的问题。见他们来了，人们让开路，让他们进去。就像魔鬼事先安排好了似的，堂路易斯正好站在伯爵的对面。伯爵说：

“那个叫贝比塔·希梅纳斯的女人真不要脸。她爱想入非非，爱慕虚荣，在这方面和米科米公娜公主^③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出生贫困，一直过着穷日子。后来，跟那个像木偶一样的老家伙，那个该死的放高利贷的老怪物结了婚，才捞到了一

① 马蒂尔达和马莱克—阿台儿是十八世纪法国女作家柯坦作品中的人物。

② 以上四人均均为英国作家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

③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中虚构的人物。

大笔财产。这个小寡妇一生中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跟魔鬼勾结起来,将那个老东西很快地打发到阴曹地府,将他的土地全霸占过来了。眼下她倒讲起贞操来了,真好笑!谁知道她在暗地里干什么,说不定跟她家的长工在胡搞呢,却又装得像阿尔德米莎王后^①一样,欺骗世人。”

那些平时很少出门参加聚会的人听了这一番话准会吃惊,同时,也觉得伯爵的话太粗野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那些见过世面的人又觉得这样的话十分平常。漂亮的太太们即使十分贞洁,只要得罪了什么人(有时甚至没有得罪任何人),便会遭到这样恶意的诽谤和攻击,或者成为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

堂路易斯从小就生活在平平和和的环境里,他周围的人不是仆人,就是亲人,或者是父亲的佃户;进了神学院后,由于他是教长的侄儿,他本人又是品学兼优,所以,他耳中听到的也是好话,奉承话,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发火,更没有人对他说使他生气的话。这会儿听到伯爵当众厚颜无耻地诋毁他心爱的女人,将她说得一钱不值时,仿佛遭到雷击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

然而,他怎么保护她呢?他心里明白,他虽说既不是贝比塔的丈夫,也不是她的兄弟和亲戚,但他可以像骑士一样站出来替她打抱不平。可是,他很清楚,在场的人们中,没有一个出来替贝比塔说话的,相反,大伙儿认为伯爵的话很风趣,都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站出来替贝比塔说句公道话,也许会遭到人们的议论或哄笑。他已是个快成为上帝的和平使者的人了,自然不能出来说话,否则,准会跟那个不要脸的家伙大吵一

^① 古代西方贞妇的典范。

场,这样值得吗?

堂路易斯决定缄口不言,一走了事,可是,他的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尽管他还是一个嘴边无毛的年轻小伙子,却竭力装作威严的样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对各种诽谤性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对伯爵的卑劣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结果自然是对牛弹琴。对他的这番说教伯爵的回答是讽刺和嘲弄。旁观的人们中间,有不少是外村人,他们大都站在伯爵的一边,尽管堂路易斯是村长的儿子。库里托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胆子本来就小,这会儿虽没有站到伯爵一边去嘲笑他的表兄,却也没有站出来保护他。堂路易斯受到一番奚落,只好悻悻地离开俱乐部。

“这实在太气人了!”堂路易斯一回到家,走进自己的房间,便自言自语地说。他过分看重了刚才遭到的这场羞辱,心里实在气不过,显得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倒在扶手椅上,头脑里涌现了无数个念头。

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血液在血管里沸腾。他满腔怒火,真想如村上的人怂恿他的那样脱去法衣,给伯爵先生以应有的惩罚。但继而他一想,认为这样一来,便会前功尽弃。他估计教长会背弃他,甚至连教皇和教区主教也会责备他。教皇已派人送来圣谕,同意他不到年龄就接受圣职;主教曾经表示过,由于他品德优良,神学知识坚实,信仰虔诚,可以免试。

他曾经听父亲说过,他打算对使徒雅各、中世纪的一些主教、堂依涅哥·德·罗耀拉和其他一些人采用过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补充、完善。这虽然是父亲的戏言,但他觉得有一定道

理,后悔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他又想起了一位信奉正教的博士(他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的习惯做法,这是他在新近出版的一本有关波斯的书中读到的。这位博士在学生们或听众在听他讲课时哄堂大笑,就狠狠地训他们一顿;如果这种方法仍不管用,他就手拿钢刀,走下讲台,用刀背对每个人敲打一下。这种办法也真管用,特别是在争论的时候。不过,这位哲学家有一次遇到了麻烦,他反被对方拿刀砍了一下,脸上弄了很大的一块伤痕。

堂路易斯尽管心烦意乱,情绪很不好,但想到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也禁不住笑了起来。他发现愿意采用波斯人的那种方法的西班牙哲学家也有不少。如果他不采用这种方法,倒不是因为他怕脸上挨刀子,而是出于另一种更崇高的考虑。

最后,他想到了较好的办法,心里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

“我刚才不该在那儿说教,”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应该保持沉默。我主耶稣说过:‘不要把圣物投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①对,我为什么要抱怨呢?我为什么要谩骂对付谩骂呢?我为什么要大发雷霆呢?圣徒们说,对教士来说,发怒比淫乱更糟。教士们的愤怒使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教士们一生气,便以为民众必须在神灵的压力下流血流汗,并将《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的灵魂招到人们的眼前。于是人们(包括一些狂热的信徒)看到温顺的羊羔变成残酷的复仇者,怒气冲冲地带着一大批人从伊东山上下来,撩起衣服,脚上沾满鲜

^①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血,像压榨机压葡萄一样践踏民众。啊,我的上帝,我不能这样做。你是和平的神灵。我首要的品德就是温顺。你的儿子在山上作的训诫^① 应该作为我的行为准则。不要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而是要爱我们的仇敌。我的上帝,你像晨曦一样照亮了正直的人和有罪的人,你将无穷的仁慈像雨露一样倾洒到万物之上。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像你一样完美,原谅冒犯我们的人,还祈求你也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我要记住耶稣登山训众论福时说的话:“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② 教士,或者即将成为教士的人,应当温顺、平和,有一副好心肠。不要像高傲地耸立在空中而遭雷击的橡树,要像热带森林里那些芬芳的小草和草原上不引人注目的野花。它们越是遭人践踏,越是散发出扑鼻的清香。

他就这样在静思中度过了几个小时,一直到了三点钟。这时,堂佩德罗从田野里回来了,走进儿子的房间,叫他吃饭去。尽管父亲对他十分亲热,非常慈祥,对他说了不少笑话,但他心情一直不好,胃口也不佳。他坐在餐桌边既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开口说话。

父亲见儿子默默无言,十分伤心,自己心里也不痛快。儿子身体虽相当强壮,但也会垮下来。堂佩德罗还是和往常一样,吃完饭,抽了一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烟,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小杯茴香酒。他早晨起得太早,白天又忙这忙那,有些累了,便上床

① 指耶稣登山训众。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

② 同注①。

睡午觉，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

堂路易斯小心翼翼，竭力不让父亲知道他遭到赫纳萨尔伯爵侮辱的情况。他父亲可不想当神父，脾气又急，让他知道了，他准会立即去报堂路易斯未报的仇。

堂路易斯见父亲走了，餐厅只剩下他一人，便又回到自己的房内进行静思。

堂路易斯坐在书桌旁，两肘支在书桌上，右手托着腮帮，沉思了好大一会儿。他突然听到身边有响声，抬头一瞧，只见爱管闲事的安东尼奥娜站在自己的身边。她虽然身高体壮，却像个影子一样悄然进来，睁着眼瞧着他，对他又恨又同情。

安东尼奥娜是利用仆人们正在吃饭，堂佩德罗正在睡午觉的机会偷偷地溜进来的。她打开房门，随手又关上，动作很轻，堂路易斯即使没有陷入静思，也觉察不出来。

安东尼奥娜早已打定主意，想找堂路易斯好好谈一谈，只是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她不知向什么神灵祈求，让她能开口说话，而且有好的口才，用词文雅，不像平时那样庸俗粗暴。

堂路易斯一见到她，就皱了皱眉，露出不欢迎她来访的表情，粗暴地说：

“你来这儿干什么，快出去。”

“我来问你我家姑娘的事究竟怎么办，”安东尼奥娜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给我答复，我就不走。”

说完，她就拿了一把椅子放在书桌边，泰然自若、毫不羞惭地坐在堂路易斯的对面。

堂路易斯见没法让她出去，便只好强压怒火，耐着性子，用

比较平和的语气对她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告诉你吧，”安东尼奥娜接着说，“你对我家姑娘干的事实在太坏了。你真是个小滑头。你给她灌了迷魂汤，将她迷住了。那个小天使快要死了。她不吃饭，不睡觉，成天哭哭啼啼，这全都怪你。她一想到你就要离开这儿，今天就晕过去两三次。你在当教士前，就干了这么一件好事！告诉我，你这个该死的，为什么要上这儿来，不和你伯父待在一起？我家姑娘原本是自由自在的，她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的话也不听，反让许多男人听她摆布，眼下却落进了你布下的背信弃义的圈套里。你装作这副圣徒的样子，实际上是用来引人上钩的。你用那套神学和虚情假意骗人，这和狡诈、残忍的猎人用笛子将那些呆头呆脑的鸫鸟引到网里来，将它们捉住完全一样。”

“安东尼奥娜，”堂路易斯回答说，“让我安静点吧。看在上帝分上，别折磨我了。我不好，这点我承认。我不该去看望你家女主人，也不该让她看出我爱她。可是，我确实爱过她，现在还一心一意地爱她。我给予她的不是迷魂汤，也不是别的什么毒药，而是我对她的一片深情。然而，我必须抛开这种感情，忘掉它。这是上帝的意思。我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你不认为如此吗？贝比塔也应该鼓起勇气，作出同样的牺牲。”

“你连这种安慰的话也没有对那可怜的姑娘说一句，”安东尼奥娜说，“你心甘情愿地将你相爱的、已经属于你的这个女人当作你的牺牲品供奉在祭坛上，可是，她怎么也能将你当作牺牲品进行供奉呢？除了得不到报偿的爱情，她还会有什么珍宝可

以扔出窗外,有什么漂亮的首饰可以扔进火堆里呢?本属子虚乌有的东西,她怎么能献给上帝呢?她会欺骗上帝,对他说道:“我的上帝,反正他也不爱我,我将他奉献给你吧。”她能这么说吗?上帝不会发笑。如果他会,见了这样的礼物,也会发笑的。”

堂路易斯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怎样来驳斥安东尼奥娜说的这些话,这些话比过去她拧他还厉害。另外,他也不愿意跟这女仆争论究竟他爱不爱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不谈这些空话了,”他说,“你家女主人的病我没法治。怎么办呢?”

“你问我该怎么办吗?”安东尼奥娜的口气变软了,也变亲切了,“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如果治不好我家姑娘的病,至少也得使她的病减轻一些。你不是很有些圣徒的气派吗?圣徒都是富有同情心的,而且,都很有勇气。你不能像不讲道理的胆小怕事的人那样不辞而别。你应该去看看我家姑娘,她病了。你应该做这件好事呀。”

“去看看她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但治不好她的病,反会使她的病加重。”

“不会的,你没有掌握要领。你去那儿后,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对她好好说一说,让她思想开开窍,得到一点安慰。然后,你可以对她说,你是爱她的,只是为了上帝,你才离她而去。这样说,她作为女人的虚荣心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这样做会冒犯上帝的,这对我还是对她都是危险的。”

“怎么会呢?如果上帝见到你的意图是正当的、纯洁的,那他一定会帮助你,给你施恩,不会让你迷失方向的。你应该尽快将我家姑娘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将她引上正道。如果她发现自

己这样被人瞧不起,难过得送了命,或者一气之下,拿根绳子吊死了,那我可以肯定,你一定会悔恨异常,心里非常不平静。”

“这太可怕了。我不想她这么绝望。我一定要鼓足勇气,去看望她。”

“愿上帝保佑你!我心里有预感,你会这样做的。你真好!”

“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去好?”

“今晚十点正。我在临街的大门口等你,将你带到她那儿去。”

“她知道你来我这儿吗?”

“不知道,这全是我个人的主意。不过,我一定会设法让她有所准备的,免得你突然来访,意外的惊喜使她昏厥过去。你真的答应我去吗?”

“真的。”

“那就再见了。你一定要去。晚上十点钟我在门口等你。”

说完,安东尼奥娜便一步两级地奔下楼去,来到街上。

不可否认,安东尼奥娜这次会见行为谨慎,言语也十分得体,彬彬有礼。有人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不知道一个女人受浓厚的兴趣或强烈的感情刺激时,她的聪明才智能奇迹般地发挥出来,那么,一定以为这是难以置信的。

安东尼奥娜对贝比塔的感情确实非同寻常。她见女主人这么一片痴情,痛苦万分,便决定给她寻找治病的良药。刚才她迫使堂路易斯同意去看望贝比塔,这是她取得的意想不到的胜利。为了使这次胜利产生良好的效果,她必须运用自己丰富的处世经验,将这件事安排妥帖。

安东尼奥娜将会面的时间定在晚上十时,因为这是堂路易

斯和贝比塔过去见面的时间。另外，她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她曾听某一传教士说过，《福音》上说，没有什么比流言蜚语更糟的了。应该将那些制造流言蜚语的人脖子上系一块大石头，抛到大海里去。

安东尼奥娜回到女主人家，得意洋洋。她决定进行巧妙的安排，使她找到的治病良药不是无用之物，或者说，它能治愈贝比塔的病，而不是加重她的病情。

她决定不事先通知贝比塔，到最后一刻才告诉她，说堂路易斯主动要求她定个时间来跟贝比塔告别，她将时间定在十时。

如果让人们见到堂路易斯走进家里，一定会有人说三道四。为了避免这一点，她不想让人看见他进门，所以，将时间定在夜里比较适当。夜里举行晚会，十点钟街上行人很多，堂路易斯在街上走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堂路易斯走进门厅只需一两秒钟。她就在门厅等他，立即将他领到书房，这样，谁也见不到。

安达卢西亚乡村财主家的住宅大多由两座房屋组成，贝比塔家的住宅也是这样。每座房屋都有一扇大门。正屋的大门里面是瓷砖铺地的院子，再里面是客厅和主人家里人的卧室等。偏屋进去就是畜栏、马厩、车棚、厨房、磨坊、作坊、粮仓、贮藏油橄榄和各种水果的贮藏室、储存装在大陶瓮里的食油、葡萄酒、烧酒、白兰地和醋的仓库和用来储存装在桶里的新酒或陈酒的酒窖等。这种偏屋即使位于两三万人口的村镇中心，还是称为“农舍”。每天晚上，管家、监工、骡夫、长工和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冬天，他们围坐在大厨房的炉灶周围；夏天他们就在露天里，或在通风、凉爽的房间里休息、聊天，一直等到主人上床休息，他们才去睡觉。

安东尼奥娜希望贝比塔和堂路易斯通过交谈,彼此解释清楚。她认为这样做,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没有人去打扰他们。那天是圣约翰节,晚上有晚会,她就让侍候贝比塔的侍女们放下手中的活儿,到“农舍”去乐一乐,跟长工们跳跳舞,唱唱歌。

这么一来,主屋里除了她和贝比塔外,就没有别的人了,里面静悄悄的,像无人居住一样。她准备的这次会面需要这样隆重、寂静的环境,这次会面对这两个地位很高的人的命运来说,也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安东尼奥娜脑子里正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堂路易斯房间里刚刚剩下他一人时,就后悔自己太草率,太不坚定,安东尼奥娜一提出要求,他就让步同意了。

堂路易斯认为安东尼奥娜这个女人的品德比俄依娜^①和塞莱丝蒂娜^②还坏。他眼前只看到自己这次去赴约将冒的种种危险,却看不到这次偷偷地去会见那个漂亮的寡妇的任何好处。

在他看来,他去跟她见面,向她的诱惑屈服,落入她的圈套里,这是非常不体面的事情。这么一来,也会使推荐他的特许申请书的主教和批准他的申请的教皇显得很尴尬;这样做,也意味着自己放弃了当教士的决心。再说,这也是对他父亲的背叛,因为他父亲爱贝比塔,想娶她。如果去看她,使她更感到失望,那

① 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费德尔》中,费德尔王后的保姆。

② 十六世纪西班牙作家罗哈斯的作品《塞莱丝蒂娜》中的女主人公,是个拉皮条的老妇。

他认为比不辞而别更加残忍。

堂路易斯这么一想,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去赴约,不表示歉意,也不派人去通知安东尼奥娜,让她在门厅里白等。然而,安东尼奥娜准已经将他赴约一事告诉了她的女主人,他如果不去,不仅对安东尼奥娜,而且对贝比塔也是失礼的行为。

于是,他决定给贝比塔写一封情深意笃却颇有节制的信,说明为什么不能去看她,向她表示歉意,并安慰她,既对她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却又告诉她,他自己的职责和上天的旨意高于一切。同时,又竭力鼓励她,希望她也作出他那样的牺牲。

他前后一共写了四五次,涂涂改改用了不少张信纸,写了又撕,接着又写,但总写不出他自己满意的信。有时写得干巴巴、冷冰冰,仿佛在卖弄学问,像一篇糟糕的布道词,也像拉丁语教师的讲稿;有时信里又出现某种荒唐可笑的恐惧,似乎将贝比塔看成随时会将他一口吞掉的魔鬼;有时还暴露出其他一些相当严重的缺陷。总之,写了几次,浪费了好几张信纸,信还是没有写成。

“别无他法,”堂路易斯自言自语地说,“命中注定,只有鼓起勇气,上那儿去了。”

堂路易斯安慰自己,希望自己沉着镇定,上帝能使他口若悬河,说服心地善良的贝比塔,希望她反过来鼓励他履行自己的天职,牺牲世俗的爱情,并学习当年圣女们的榜样。她们不但拒绝和未婚夫或情人同居,甚至也不愿和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只是像兄弟一样和丈夫生活在一起,英国国王圣爱德华就是这样。堂路易斯想到这点,越发感到宽慰和鼓舞。他已将自己想象成圣爱德华,将贝比塔想象成他的妻子艾迪塔王后。和这个当了

妻子还是一个贞女的王后相比,在他看来,贝比塔似乎显得更超凡脱俗,更富有诗意。

堂路易斯拿定主意以圣爱德华为榜样。即使如此,他心里总还不踏实。他认为自己背着父亲去看望贝比塔是一种犯罪行为。他父亲这时在睡午觉,他想过去将他叫醒,将要说的话全对他说出。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三次,想去找父亲,但随即又停止,认为这样做太不好意思了,也太幼稚可笑了。他可以将自己的隐秘告诉父亲,但为了和父亲搞好关系而将贝比塔的秘密也告诉他就不好了。如果考虑到自己怕经不起诱惑才那样做,那就更不光彩了。想到这里,堂路易斯决定缄口不言,什么也不告诉他父亲。

在还没有进行这次神秘的会面前,他甚至没有勇气去见他父亲。眼下他被种种互相矛盾的感情搅得六神无主,难以自持。房间虽然不小,但好像容纳不了他。他像跳跃、飞腾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三脚两步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生怕脑袋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尽管是夏天,阳台的门敞开着,他总觉得室内缺乏空气,十分气闷,好像天花板都压到他的头上了。他觉得全部大气中的空气给他,才够他呼吸;广袤的宇宙空间才够得上他漫步,才能让他抬起头来叹气,思索。

为此,他拿起帽子和手杖,走出房间。走在街上,他竭力避开熟人,走到僻静的地方,朝田野里走去。他在枝繁叶茂、人迹罕见的杨树林和附近的果园里走着。这些杨树林和果园都在村庄的四周,使方圆五六里这样一块地方变成美丽的人间乐园。

直到现在,我们对堂路易斯的仪表着墨不多。告诉你们吧,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少年：身材高挑，体态匀称；头发和眼睛是黑的，目光柔和，充满热情；皮肤呈麦色，雪白的牙齿，嘴唇薄而略朝外凸，显示藐视一切的神态。整个模样儿透露一股豪迈的男子气概，同时，却又有教士的自制和温顺。最后，从堂路易斯的仪表和举止中，有时还能看到贵族子弟那种高雅的气质和优越感。

看到堂路易斯的模样，我们不得不承认，贝比塔·希梅纳斯是很有眼力的。

这时的堂路易斯像头被牛虻咬得烦躁不安的公牛一样，在林间小道上快步奔跑，见到涓涓细流就一跃而过，对周围见到的一切全都毫不在意。见到他走过去的乡下人和菜农都以为他发疯了。

他漫无目标地奔跑了一阵，来到了离村五六里地的圣弗朗西斯科古修道院的废墟边。他已精疲力竭，就在废墟边的石制十字架旁坐下休息，重又陷入沉思。但此时他思绪异常混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

钟声从空中传到那僻静的郊野，它召唤善男信女们去进行祈祷，向天使和圣母致意。听到钟声，堂路易斯从迷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回到现实中来。

太阳刚刚隐没在近处巨大的山峰后，使远处那些呈金字塔状、尖角形和破碎的方尖碑形的山峦，在被夕阳染成紫红色的像黄玉一样的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更为突出。山峰在平原上的投影慢慢地朝四周延伸，太阳隐没的山峰对面的山头上，高耸的岩石发出闪光，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子，也像是玻璃制品。

本地的守护神圣母的神庙建在远山顶上，另外，还有一座隐

士居住的山村小庙，建造在附近的一座叫卡尔瓦里奥的山冈上。神庙和小庙的窗玻璃和白色外墙像两座救命的灯塔一样，在夕阳的余辉照耀下，发出闪光。

大自然沉浸在一片忧伤中，自然界的万物似乎在用只有心灵才听得见的无声的音乐向造物主唱着赞美诗。从村里缓慢地传过来的钟声，由于距离很远，变得十分微弱，几近消失，没有扰乱大自然的宁静。钟声召唤人们去做祈祷。堂路易斯脱下帽了，跪在十字架（刚才他就坐在十字架的底座上）下，极其虔诚地念着祈祷词。

夜幕已经拉开，黑夜张开它那巨大的篷布将大地遮盖好的同时，却又高高兴兴地用灿烂的星星和皎洁的月亮点缀太空。蓝色的苍穹并没有由蓝变黑，它仍是蓝的，只是变成深蓝色了。空气异常透明，非常稀薄，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无边的太空中闪烁着。月亮将树冠涂成了银白色，在潺潺流动的溪水里呈现它的倒影。溪水犹如透明的会发光的液体，反射出彩虹般的色彩。夜莺在茂密的树林中歌唱，野草和鲜花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数不清的能发光的小虫在溪边的草地上飞舞，像钻石和红宝石一样发出闪光。那儿没有萤火虫，也没有美洲萤火虫，但这种小虫子很多，它们聚集在一起，发出的亮光非常漂亮。许多果树正在开花，无数棵槐树和玫瑰使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味。

堂路易斯觉得自己被迷人的大自然征服了，真不想朝前走了。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作出的承诺，前去赴约。

他这次出来绕了一个大圈子，走过不少羊肠小道，他很想到小溪的发源地去看看。那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在山脚下，有一股晶莹的泉水从岩缝里涌出，灌溉那一片片果园。犹豫了一会儿

后,他还是缓慢地从容不迫地朝村子里走去。

他离村子越近,对决定要做的那件事越是感到害怕。他走进树林最茂密的地方,希望在那儿能见到某种能使他改变主意的奇迹。他常常回想起死去的那个学生,他叫李萨尔多,他也想见到自己的葬礼。然而,天空在微笑,它发出无数闪光,鼓舞人们去谈情说爱;星星在眉眼传情,夜莺在含情脉脉地唱歌,连蟋蟀也多情地拍击着带响的翅膀,像行吟诗人唱小夜曲时摆弄着拨子一样。在这寂静美丽的夜晚,整个大地仿佛都沉浸在爱情里了。到处充满生机、宁静和欢愉,没有任何凄凉的迹象。守护天使在哪儿?他将堂路易斯作为无用之物抛弃了呢?还是认为他不会冒什么险,不必让他放弃自己的打算?谁知道呢?也许他能脱离危险,取得胜利。圣爱德华和艾迪塔王后又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他的意志更坚定了。

由于堂路易斯一直在想这想那,耽误了回村的时间。当教堂的钟敲十点(这是约会的时间)时,他离村还有好大一段路。这十下钟声就像在他心上敲打了十下,他既感到痛苦,也感到不安和惊恐,但同时也感到一丝甜意。

堂路易斯生怕到得太晚了,便加快了步伐,很快就到了村里。

村里热闹非凡。未婚的年轻女子都到村边的泉水边洗脸:有未婚夫的姑娘希望他忠贞不二,没有对象的女子希望能早点找到对象。女人和孩子们采集了不少马鞭草、迭迷香和其他花草,准备回去配制一种奇妙的熏香。有几个地方传来了吉他的声音。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幸福的情侣,在悄悄地说着话。圣约翰节的前夜和黎明,虽是天主教的节日,但也保留着古代人信

奉异教和崇尚大自然的余风。这也许跟圣约翰节常常和夏至是同一天有关。事实上,那晚的活动都是世俗的,不是宗教活动,除了谈情说爱,就是说奉承话,献殷勤。在我们古代的谣曲和传奇故事中,常常讲到在圣约翰节的前夜和黎明,摩尔人抢走美丽的基督徒公主,基督徒骑士也常常在摩尔公主那儿如愿以偿。村子里似乎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传统。

街上熙来攘往,全村的人好像都出来了,附近的村镇也来了不少人。街上摆着许多卖果仁糖、蜜饯和烤面包片的小桌子,还有不少水果摊、卖布娃娃和其他玩具的杂货摊和卖油饼的摊子,使行人走路也十分困难。在卖油饼的摊子里,吉卜赛女人们(有的很年轻,有的已是老妪)将一块块面饼放进油锅里炸,空气中散发着油烟味儿。炸好油饼,称好重量,就放在桌上出售。一些年轻小伙子走过摊边,有意对吉卜赛女人说几句恭维话,她们也说几句俏皮话作答。有些吉卜赛人在算命。

堂路易斯竭力避免遇到自己的朋友。老远见到他们来了,就赶忙躲到一旁。这样一来,既无人对他说话,也无人阻拦他,他慢慢地来到了贝比塔家的门前。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只好停下来,站一会儿,好让自己镇定一些。他看了一下怀表,已快十点半了。

“天哪!”他说,“她都快等了我半个钟头了。”

他赶紧走进大门。平时门口都点着灯笼,十分亮堂,那晚光线很暗淡。

堂路易斯刚进门,右臂就被一只手(最好是说被一只爪子)抓住了。抓他的是安东尼奥娜。她轻声地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东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你上哪儿去了？在世上的盐^①都为你溶化，美丽的太阳在等待着你时，你怎么敢迟到呢？”

安东尼奥娜一边抱怨，一边脚不停步地抓着神学院学生的手臂，拉着他朝前走去。堂路易斯给她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只好默默地跟着她走。他们一走进铁栅栏，安东尼奥娜就小心地轻轻地关上门。他们穿过天井，走上楼梯，沿着走廊，走过两间房子，来到书房门口，书房门关着。

整座房屋异常寂静。书房在住宅的里面，街上的嘈杂声传不到那里。不过，偏屋里的响板声、吉他声和人语声还能隐隐听到。贝比塔家的仆人们就在那儿跳舞。

安东尼奥娜打开书房门，将堂路易斯推了一下，让他进去，同时，通报说：

“姑娘，堂路易斯先生来啦，他是来跟你告别的。”

谨慎的安东尼奥娜一本正经地进行通报后，便退出书房，又关上了门，让堂路易斯和女主人单独待在里面。

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和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的准确性。这篇《历代志》如果像一般小说那样，采用虚构的手法，那么，像贝比塔和堂路易斯这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无疑就不会使用这么平常的手法进行安排了。作者也许会让我们的主人公们出去郊游，遇到可怕的狂风暴雨的突然袭击，不得不找个古城堡或摩尔人的塔楼里避雨，那儿听说经常有鬼怪之类的东西出现。也可能会让他们落入一伙强徒的手里，幸

① 世上的盐指“杰出的人”。

亏堂路易斯镇定、勇敢，他们终于从强徒手中逃脱，夜里就只好双双住在山洞里了。最后，作者也可能让贝比塔和她那个犹豫不定的崇拜者去海上旅行。现今虽已没有阿尔及尔的海盗及海盗船，但虚构一桩海上遇难事件并不难。遇难后，堂路易斯将贝比塔救起，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或一个富有诗意的偏僻的地方。作出以上这几种安排的任何一种时，还要用更高超的艺术手法给这一对年轻人配上充满情意的对话，为堂路易斯的行为进行辩护。然而，本书的作者却没有这样做，对此，我们不仅不去责备他，反而感谢他，因为他为了故事的真实性，没有采用虚幻的情节，牺牲了制造奇妙效果的可能性。

如果这件事情上只有安东尼奥娜在瞎操心，堂路易斯在赴约的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那作者为什么要编造一些情节，让这一对受命运支配的情人在贞操问题上冒着危险，单独会面呢？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堂路易斯前去赴约，这样做好不好？贝比塔从安东尼奥娜那儿获悉，堂路易斯主动要来看望，贝比塔听到这次神秘的来访，感到很高兴，这样对不对？我们认为，要作出判断，首先就要看看这两个人物这时内心的感情。

我们很喜爱贝比塔，但是，最要紧的是真实。我们必须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即使这样做有损于我们的女主人公。晚上八时，安东尼奥娜对贝比塔说，堂路易斯要来看她。她原本说要自寻短见，两眼哭得通红，眼皮发肿，披头散发，一听这个消息，便一心一意进行梳妆打扮，以迎接堂路易斯的到来。她用温水洗脸，将哭泣后留下的泪痕洗去，以免影响美观，但又能让别人看出，她刚才是哭泣过的。她将头发梳理得让人看不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就是说，既富有艺术性，却又显得悠然自得，不是乱蓬蓬

的。她将指甲修得光光的。穿着长袍不宜在家接待客人，她便穿一身朴素的家里穿的便装。梳妆完了，她下意识地对着镜子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更洁净、更楚楚动人了。在她身上看不出任何有意的艺术加工，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真是天生丽质。

据我们查考，贝比塔在梳妆台上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这从效果上就能看出来。她做了最后的修饰后，便带着显然是满意的神情对镜子又看了一眼。九点半光景，她拿着烛台，下楼来到供奉着圣婴的那个房间。她先将小祭坛上那些已经熄灭的蜡烛点上，又惋惜地看了一眼那些已经枯萎了的鲜花，祈求圣婴宽恕她对他长时间的怠慢。她双膝跪地，独自虔诚地进行祈祷，祈求多年供奉在她家的圣婴保佑她。贝比塔敢向年幼的、喜笑颜开的、健美的、脸蛋红红的耶稣祈求的事情，却不敢向身背十字架、头戴荆冠的那个作为拿撒勒人的耶稣提出来，也不敢向身受凌辱、鞭笞，手拿芦苇作权杖，手上捆绑粗绳的耶稣提出，更不敢向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的、奄奄一息的基督提出。她祈求圣婴不要将堂路易斯带走，将他留给她，因为圣婴十分富有，应有尽有，可以不需堂路易斯为他效劳。他无需作出很大的牺牲，就可以将堂路易斯让给她。

作了上面说的这些准备（我们不妨将它们分成化妆方面的和服装及宗教等三个方面）后，贝比塔就坐在书房里，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堂路易斯的到来。

安东尼奥娜比约定时间略早一些才告诉女主人堂路易斯要来，这样做是很明智的。即使这样，由于这个风流倜傥的年轻人迟到了，可怜的贝比塔在向圣婴做完祈祷后，便一直坐立不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等到在书房里见到那年轻人的到来，才安

下心来。

拜访一开始，双方都很严肃，彬彬有礼。按礼节寒暄一番后，堂路易斯应邀在椅子上坐下。他没有放下帽子和手杖，并同贝比塔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坐在一张沙发上，身边放一张小圆桌，上面有几本书和一个烛台，烛光照亮了她的脸。书桌上还有一盏灯。尽管书房里有两盏灯，但由于房间太大，大部分地方仍是黑洞洞的。书房有一扇朝着内花园开的大窗户，天热敞开着，尽管铁窗栅栏被玫瑰花和茉莉花遮住了，但明月还是透过绿叶和鲜花照进来，想和灯光争辉。从窗口还隐隐约约地传来在侧屋里举行的舞会的喧闹声、小花园里喷泉单调的声音，还飘进来遮住窗户的茉莉花和玫瑰的芳香，还夹杂着种在窗下花坛里的木犀、甜罗勒和其他花草的香味。

沉默了好长时间。这种沉默既难忍受，也难以打破。交谈的双方谁也不敢开口，局面确实非常尴尬。当时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像今天我们复述他们的话一样困难。然而，除了努力把话说出来，别无他法。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吧，并将他们说的一字不拉地抄录下来。

“在临行前，承蒙您来看我，向我告别，”贝比塔说，“我本来已不存希望了。”

堂路易斯担任的这个角色的确不好办。不但是新手，甚至那些阅历丰富的人一开始也免不了会说些傻话。所以，他开始时言语不当，我们不要责怪他。

“您这样说就有些不公平了，”他说，“我和父亲曾来这里向

您告别,只是没有让您出来接见我们,就留下名片走了。当时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我们每天都派人前来问候。得知您身体好一些了,我们非常高兴。现在您全好了吗?”

“我正想对您说,我还没有全好,”贝比塔回答说,“不过,我知道您是代表您父亲来看我的,我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难过,只好告诉您,也请您转告您父亲,就说我好多了。您一个人来,这种情况倒是少见的。您父亲没有陪您来,他准很忙吧。”

“夫人,他不知道我来这儿,所以没有来。我这次来告别是十分认真严肃的,也可能是永别,因此,我一个人来。他的告别有所不同,他过几个星期就要回来的。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即使回来,也变成另一个人了。”

贝比塔难以控制自己。她向往的幸福的前途全完了。她本来下定决心,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他。他是她一生中爱过的唯一的男人,也是她能爱的唯一的男人,但是,现在这种决心全落空了。堂路易斯走了,她的青春美貌和爱情全都毫无意义了。她才二十多岁,容颜秀丽,命中注定要终身守寡,思念着并不爱她的男人了。她这辈子不可能再爱另一个男人。她的性格是,困难越大,决心也越大。障碍反会激起她的希望。她一旦下决心干什么事,就会克服一切困难,把事情办成。达不到目的,她宁可死去。她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理应将自己的感情埋在心里,但她没有这样做。凡是上层社会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不轻易地让自己内心强烈的感情爆发出来,喜欢拿一层薄纱将它蒙住;或者通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言词将这种感情掩饰过去。贝比塔和外界交往不多,所以,也不太熟悉上流社会的那一套。母亲在时,她听母亲的;后来,就听丈夫的;丈夫死了,一切

就由她说了算。所以,她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她内心的激情全都通过言辞说了出来。这就是说,她的话语不是用来掩盖她的思想感情,而是使这种思想感情表露出来。她说起话来,不像沙龙里的贵夫人那样扭扭捏捏,欲言又止,而是像克洛埃对达夫尼斯^①说话那样直截了当,和盘托出,也像拿俄米的儿媳^②将自己奉献给波阿斯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温和、自然。

贝比塔说:

“这么说,您还一直没有改变原来的打算?您对自己的天分有这么大的把握吗?您不怕当不好教士吗?堂路易斯先生,我要作出努力,暂时忘掉自己是个粗野的年轻女子。我不感情用事,冷静地思考问题,仿佛这事与我无关。我说的事情有两种评说,这两种评说都对您不利。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有那么一个女人,她几乎没有对您说过什么知心话,她只是见到了您,和您有过几次接触,对您卖弄了一点风情,但并不十分放肆,您就被她打动了,用亵渎神灵的爱慕的目光看她,甚至对她表示爱慕之情。这种情况对一般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错误,是罪过,更何况是个教士呢?再说,这个女子也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村妇,既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才华,更不高雅。对这样的女子竟然如此,那么,将来您在城市里接触危险性大千百倍的女人,人们怎么会不为您担心呢?将来您接触了那些贵夫人后,准会爱得发疯的。她们住在王宫大宅里,脚下踩的是柔软的地毯,身上戴的是令人目眩的钻石和珍珠,穿的是绸缎,而不是粗布衣服;她们

① 公元三世纪希腊作家龙格的小说《达夫尼斯和克洛埃》中的人物。

② 拿俄米和她的儿媳路得都是《圣经》中的人物。参见《圣经·路得记》。

让雪白的、漂亮的脖子露在外面,不是像老百姓那样用朴素的三角披肩遮盖起来;她们非常善于用目光来勾引你;她们出门,总带了一大批随从,前呼后拥,气魄很大,在她们看来,表面上越难接近的东西,就越想得到;她们喜欢高谈阔论,大谈政治、哲学、宗教和文学;她们像金丝雀一样爱好歌唱;她们好像被包围在芳香、仰慕和恭顺的烟雾中,高踞在成功和胜利的底座上,受到名人的吹捧和赞扬;或者退隐在只有人世间的幸运儿才能进去的深宫里。她们一般说来,都有个爵位。对自己的至亲好友来说,她们只叫‘贝比塔’呀,‘安东尼塔’呀,‘安赫丽塔’呀,而对其他人来说,她们就是‘尊敬的公爵夫人’和‘尊敬的侯爵夫人’了。我想您一定是满腔热情地准备着领受圣职。在即将领受圣职的时候,您却被一个粗野的村妇弄得难以左右自己。如果您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有充分的理由预料您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士,您会成为令人厌恶的、不洁净的倒霉教士。您一次败退,将来会处处败退。堂路易斯先生,请别生气。按照我这样的假设,您这样的人甚至不配做正派女人的丈夫。如果您一方面怀着热恋的人的那种深情和女人握手,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献身于天国,大谈什么永恒之爱,并用这种目光看人,又随随便便,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地与那个女人接吻,那么,您就跟随上帝去吧,不要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她是个正经女人,她不会要您做她丈夫,甚至不会要您做她的情人的。与此同时,看在上帝分上,您也不要去做教士了吧。教会需要更严肃,品德更高尚的人作上帝的使者。反过来说,如果您对我刚才讲的这个女人的确怀有崇高的爱情,即使她配不上您,您也不能这么残忍地抛弃她、欺骗她呀。不管她怎么配不上您,但她既然能激起您对她的崇高的感情,您不认

为她也一定怀着同样的感情,并有可能成为爱情的牺牲品吗?伟大而崇高的爱情必然会对恋爱的双方产生制约作用。您应该珍惜被您所爱的那个女人的爱情。您如果这样将她抛弃,难道您不替她担心?要知道,她可没有您这样的男子汉气概,也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更没有您拥有的宏伟的计划和打算。您难道不明白,您这么抛弃她,她会伤心死的。您这辈子肯定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难道您就准备先残酷地牺牲如此爱恋您的那个女人吗?”

“夫人,”堂路易斯竭力掩饰内心的激动,不让对方从他那颤抖的声音和结结巴巴的说话方式看出他内心的慌乱,“夫人,我也得努力克制自己,才能冷静地回答您,做到摆事实,讲道理。您刚才对我提出的责难的确很有道理,提法也非常巧妙,我要据理反驳也真有点儿费劲呢。我智力一般,我真没有想到我得在这里磨炼自己的智力,这是您迫使我这样做的,否则,我就会丢脸。我现在来回答您对我提出的问题。尽管我是在伯父身边,在神学院里长大的,在那里我没有见到过女人,但您别以为我会这么无知,想像力会如此贫乏,连女人的美和她们身上的魅力也想象不出来。恰恰相反,我的想像力相当丰富。我读过宗教诗人和世俗诗人们写的诗,受到这些作品的启迪,我想象中的女人比现实世界中见到的更高雅、更妩媚、更聪颖。因此,在我准备将来当教士时,必须放弃对女人的爱情,我知道自己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心里明白,让一个漂亮的女人穿上华服盛装,戴上闪闪发光的珠宝,将人类文化和人们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全都穿戴在她的身上,她会增添多少魅力。我也知道,通过和博学的名人交往,阅读好书,参观访问有许多名胜古迹和宏伟建筑

的大都市,都会使女人增加才干,使她的智力得到磨炼和提高。上面讲到的这一切的确是我想象到的,但我如果真的遇到了您对我讲到的那些女人,和她们接触,您应该相信,我不但不会落到您刚才讲的那种似醉如痴的地步,而且当我发现幻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时,也许我会感到失望。”

“您说的这番话确实是诡辩!”贝比塔说,“您刚才说,想象的东西比现实存在的东西更美,要否定这种说法,真还不容易呢。可是,您也能否定现实的东西比想象的东西更具有魅力这样的说法吗?模糊不清、虚无缥缈的事物不管如何美,也不能跟能让人动情的真实事物相比。我知道,在您的心灵里,有关宗教的想象可以战胜有关凡间的种种想象,但我怕战胜不了现实的事物。”

“这方面您就别担心了,夫人,”堂路易斯说,“我的想像力虽丰富得可以包容整个宇宙,但与您传达给我的感情相比,却大大不如了。”

“您这样说,又使我产生了另一个疑虑。您对我的看法,您对爱情的看法,也许就是想象的产物,与我这个具体的人毫不相干吧?”

“不,情况并非如此。我深信,我的看法是完全和您这个具体的人相符的。当然,也可能我生来就有这种看法了,也许在上帝创造我心灵时就存在于心灵里了,也许是心灵的一部分,也许是我心灵里最纯洁、最珍贵的东西,就像鲜花的芳香一样。”

“这么说,我刚才的担心是对的。您刚才对我说了真话。您爱的不是我这个人,您爱的是芳香,爱的是最纯洁的东西,尽管您的心灵和我的心灵在外形方面很相像。”

“不是这么回事，贝比塔，别折磨我来取乐了。我爱的是您，是您这个人。我爱的这个人是如此俊美、如此洁净、如此美好，竟使我说不清她是怎么通过感觉到达我头脑的。因此，我估计，我确信她早就在我心目中，就像对上帝的想法一样。上帝的概念也早已存在在我的心中了。后来，它又扩大、发展了。同时，又存在着现实的远远高于概念的实体。正如我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我也相信您的存在，相信您这个人比我对您的想法不知要好多少倍。”

“我还有个问题。使您形成那种概念或想法的不会是我一个人吧，应该是一般的女人啊。”

“贝比塔，是这么一回事。早在见到您以前，灵魂美、容貌俊的妇女形象就像具有魔力一样出现在我的想象中。无论是马德里的公爵夫人和侯爵夫人，还是普天下的王后、公主，都不能和我想象中的那些女人相比。她们出现在富丽堂皇、高雅精美的城堡和王宫里，而这些城堡和王宫都是我孩提时代在想象的天地里建造起来的。后来，我又让自己的劳拉们、贝雅特丽齐们、朱丽叶们、玛甘泪们和埃莱奥诺拉们，或辛蒂娅们、格丽赛拉和莱斯比娅^①们居住在里面。在我的脑海里，我给她们戴上了东方的头饰和头巾，身上披着紫色或金黄色的披风，就像以斯帖和瓦实提^②那样，让她们生活在豪华的宫廷里。我还使她们具有宗法制时代田园牧歌式的纯朴，就像利百加^③和韦拉密女^④

① 上面提到的这些女子大多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② 以上二人是《圣经》中的人物，亚哈随鲁王的两个王后。

③ 《圣经》中的人物，以撒的妻子。

④ 所罗门的情人。参见《圣经·雅歌》第六章。

那样。我给予他们甜蜜的谦逊和虔诚,就像路德那样。我还让她们说话的口才就像雄辩术大师阿斯巴西娅^①和希帕蒂亚^②一样。我让她们像古罗马时代的贵族妇女那样出身于名门望族,却又将她们看成是轻佻的、爱卖弄风情的、性格活泼的、充满贵族妇女那种不拘一格气质的女人,就像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的那些贵夫人那样。我给她们做了种种打扮,有的穿上了端庄、令人崇敬的古罗马妇女穿的长袍,有的穿上古希腊妇女穿的外衣,从那些做工精细的褶子中可以看出她们完美无缺的体态;有的穿上雅典和科林多美丽的宫女们穿的透明的斗篷,让那白里透红的匀称的身姿透过薄纱发出光彩。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在神灵之爱中燃烧,消耗殆尽,那么感官上得到的欢乐又有什么意义?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有什么价值呢?也许我太狂妄了,我认为,我的灵魂就在这样燃烧着。巨大的岩石,甚至整座高山,如果阻碍地球内部突然喷发出来的烈火,就会炸得粉碎,飞到空中,就像堆积在矿山里的成吨的炸药爆炸一样。我的灵魂也要这样,或者要用更大的力量,甩开压在它上面的全部重负,飞向上帝。尽管我很无知,但我并没有忘记上帝对我的恩赐和荣誉。我了解这些东西,重视这些东西,重视的程度超过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然而,为了另一种幸福,另一种欢乐,我又得蔑视这些东西。爱情以它几乎不可抗拒的魅力出现在我的想象中。我这个人成熟得比较早,少年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几年前成年后,我就爱上了原型美,渴望得到崇高的乐趣。我力图让自身死去,让

①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名妓。

② 公元五世纪希腊哲学家。

灵魂活在被爱的对象中。这样,不仅使我的感官,而且使我的心灵也摆脱尘世间的各种事物的形象。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活着的已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基督在我的身上活着。也许我过去太高傲,过于自信,犯了罪孽,上帝要惩罚我。这时,您正好出现在我面前,将我引入歧途。现在您指责我,嘲笑我,说我轻浮孟浪,同时,您也生自己的气,仿佛让我犯错误的是别的什么女人。现在我需要谦恭一些,我不愿为了替自己辩护而太傲慢。如果上帝因我太骄傲而对我进行了惩罚,不再施恩于我,那我很可能走向堕落。不过,我要对您说,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的行为是卑鄙下贱的。我在您身上见到的情况超越了我这个年轻人的想像力,和我想象中的仙女、女王和女神相比,您要高得多。自从有了神灵之爱,我头脑中的这些仙女呀、女王呀,全都消失了。也许是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在起作用吧,自从我见到了您,甚至在我见到您之前,就爱上了您。早在我意识到自己爱上您以前,我实际上就爱上您了。可以这么说吧,这里面好像有一种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既然是缘分,是命中注定的,”贝比塔打断他说,“为什么不听之任之,却还要抗争呢?为了我们的爱情,您就放弃原来的打算吧。难道我没有作出很多的牺牲?就在现在,我在低三下四地求您,竭力不让您蔑视我,这样做不也牺牲了我的骄傲、尊严和庄重了?我也认为,自己见到您以前,就爱上您了。我是真心实意地爱您,没有您,我就没有幸福可言。当然,在我的头脑里,您不可能找到在您的头脑里的那种‘情敌’。无论通过思想、意志,还是情感,我都无法立即飞升到上帝那儿去,我也不敢这样做。当然,对待圣教我还是非常虔诚的,我了解、热爱、崇敬上

帝,可我只是看到了上帝的无所不能,赞美他对自己创造物的仁慈。即使运用想像力,我也想象不出您对我讲述的那些东西。不过,我心里也的确在想找个比追求我的那些男人更英俊、更聪明、更富有诗意和更有感情的人,找个比本村和附近各村镇所有崇拜我的人更优秀、更完美的恋人,我希望他爱我,我爱他,将我这颗心交给他。这个人就是您。人们对我说,您已回村时,我已预感到这点了;我第一次见到您时,就确认这一点了。只是我的想像力十分贫乏,我在脑海里描绘的形象和您相比,还相去甚远。我尽管也读过一些小说和诗,但凭我记忆中保留的东西,我描绘出的有关您的形象,在人品方面总比打从我认识您后,从您身上见到和领会到的要低。所以,从我认识您的第一天起,我就被战胜了,俯首就擒了。如果爱情就像您说的那样,如果爱就意味着自身的死亡,让灵魂活在被爱的人的身上,那么,我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合法的爱,因为我已在自身中死去,只活在您身上,为您而活着。我认为我这种爱得不到回报,想尽力抛开它,却不可能。我曾虔诚地祈求上帝,将我的爱剥夺掉,或让我死去,上帝不愿听我的话。我也曾向圣母玛利亚进行祈祷,想将您的形象从我心里抹去,也不管用。我也曾向我同名的圣徒许愿,让我只是像他想念他那神圣的妻子那样想念您,圣徒也没有帮助我。见到这一切后,我就只好斗胆祈求上苍,让您屈服,放弃当教士的念头,让您心里产生一种跟我心里一样深厚的爱情。堂路易斯,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以为,上苍对我的这个请求也会充耳不闻吗?也许要征服和战胜像我的灵魂那样渺小、不幸和软弱的灵魂,只要一种小小的爱情就够了,而要征服您那被崇高而坚定的思想守护着的灵魂,就需要强有力的爱情,而这种爱情我是

没有的,我也不能分享,也无法理解的。”

“贝比塔,”堂路易斯说,“并不是说,您的灵魂比我的渺小,而是您的灵魂不受承诺的约束,而我的灵魂却是这样。您在我身上激起的爱是巨大的,然而,我的义务、我立下的誓言和我即将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却和这种爱情是相对立的。反正我也不怕使您不高兴,我干吗不说出来呢?如果您在我身上得到爱,您并没有降低自己的地位,我若屈从于您的爱,我就降低了,因为我为了造物而放弃了造物主,摧毁了我坚持不懈地创造出来的成果,破坏了存在于我心中的基督的形象。我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在自己身上培养成的新人就会消失,让旧我复活。您为什么不凭借对我的这份情意,去掉一切脏污的东西,将自己提高到我的高度,却反要我降落到地上,降落到凡间,降落到我不屑一顾的这个污浊的世界呢?为什么我们之间不能毫不羞愧、毫无罪孽、纯洁无邪地相爱呢?上帝以其纯洁的、明亮的爱情之火渗透到那些神圣的灵魂里,使它们像从熔炉里取出来的金属一样闪闪发光。这些灵魂彼此相爱,就像它们爱上帝一样。让我们在精神上一起攀登上这神秘而艰难的阶梯吧。让我们的灵魂同时到达甚至在人世间都可能到达的极乐境界吧。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躯体必须分开,而我必须到我的天职、我的承诺和上帝的声音召唤我的地方去,为上帝效劳。”

“唉,堂路易斯先生!”贝比塔又伤心又悔恨地说,“现在我才明白,铸造我的金属是多么拙劣,多么经不住圣火的锤炼。我要不顾羞怯地将一切都告诉您。我犯了极大的罪孽。我粗鲁无知的心灵领会不了爱情的微妙、高雅之处,我叛逆的意志没有接受您的建议。我对您的确还无法进行理解。对我来说,您就是您

的嘴巴,您的眼睛,您那一头我很想用手抚摸的黑头发,您甜美的声音和您悦耳的声调。总之,您整个身躯使我倾心。通过您的身躯我才能看到您那无形的、含糊不清的、充满神秘的精神。我的灵魂很固执,它不好冲动,不会跟着您到您想带它去的地方。如果您飞升到那个地方,我就独自留下,受到抛弃,陷入巨大的痛苦中。我宁愿死去,我应该死去,我希望死去。也许我死后,我的灵魂会解开、打碎阻挡自己的万恶的锁链,投身到您希望的那种爱情中,使我们能彼此相爱。为了这个目的,您杀死我吧。您杀死我,我的灵魂就自由了,它会处处随从您,隐隐地待在您身边,陪着您远行,守着您睡觉,痴痴地观望着您,洞察您的隐秘,真正地看到您的灵魂,不受感官的干扰。这一切,只要我活着就办不到。我爱您,不仅爱您的灵魂,还爱您的躯体、它的影子、它在镜中或水中的倒影;我还爱您的姓名、血统和使您成为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现在这个样子的一切事物;我还爱您清脆的声音、表情、走路的姿势和其他的一切。我再说一遍,您应该让我死去,要毫不怜悯地将我杀死。不,我不是基督徒,是个唯物主义的偶像崇拜者。”

说到这儿,贝比塔停了好大一会儿。堂路易斯不知说什么好,也没有说话。贝比塔泪流满面,抽泣着继续说:

“我明白,您瞧不起我,您做得对。您通过这种合乎情理的蔑视要了我的命,这比用匕首杀死我好,这样您的双手和良心不会沾染上鲜血。再见了,我就要让您摆脱我这副令人厌恶的模样。永别了!”

说完,贝比塔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有回过涕泪纵横的脸,发疯似的朝通向内室的门冲过去。堂路易斯感到一股不可战胜的

柔情和怜悯。他感到情况不妙,生怕贝比塔会走绝路。他赶紧跟上去,想拦住她,却已来不及。贝比塔进门后,她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堂路易斯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也跟着她走进黑暗的房间。

书房内已空无一人。

仆人们的舞会可能已经结束,因为已听不到任何嘈杂声了,只听到小花园喷泉的声音。

夜阑人静,没有一丝微风。窗口飘进来阵阵花香,射进皎洁的月光。

过了好一会儿,堂路易斯又从黑暗处走出来,脸上露出惊恐的又有点像犹大那样绝望的神色。

他在椅子上坐下,用两个紧握着的拳头遮住脸,两肘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半个多钟头,显然是在苦苦的思索中。

任何人瞧见他这副神态,准以为他刚才杀害了贝比塔。

然而,贝比塔随后就出现了。她轻步缓行,露出一副非常愁苦的神情,低着脑袋,眼睛看着地面,来到堂路易斯面前,说道:

“现在虽说晚了些,但我终于认清自己心灵卑鄙,行为恶劣。我不想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是,我不希望您认为我比现实的我更恶劣。告诉您吧,请不要以为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断送您的前程。我确实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事实,可这是出于我的本能,也许是地狱中的魔鬼让我干的。看在上帝分上,您别失望,也别伤心。您没有任何责任。您的灵魂是高尚的,您只是由于一时糊涂,因此,您的罪过很轻。我的罪孽是严重的,可怕的,我的行为是可耻的。眼下我更与您不相配了。快走吧,现在是我求您

离开这里了。走吧,快去进行苦修赎罪吧,上帝会宽恕您的。快走吧,神父会赦免您的罪孽的。快去洗刷您的罪过,以实现您做上帝使者的心愿。您不但会通过自己勤劳神圣的一生消除这次失足的不良影响,而且,在您宽恕我让您干了这件坏事后,您也替我赢得了上苍对我的原谅。并不存在任何将您我捆在一起的绳索。如果有,我要将它解开,或者将它挣断。您是自由的,我不愿,也不应该将您留在这里。从您的表情我猜到,我明显地感到,现在您更瞧不起我了,您这样做是对的。我这个人既没有贞操,也没有美德,更不知羞耻。”

说完,贝比塔双膝跪下,弯下身軀,前额触地。堂路易斯还是那样坐着。这样过了好几分钟,两人都没有说话。

贝比塔没有抬头,哽咽着继续说:

“堂路易斯,不要出于让人丢脸的怜悯,再待在我这个下贱女人的身边了。我有勇气面对您的冷漠,您的忘情,甚至您的蔑视,这是我罪有应得。我永远是你的奴隶,但是,我要离得您远远的,非常远,免得您回想起今夜的可耻行为。”

贝比塔说到最后几句话就泣不成声了。

堂路易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将她抱起来,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口上,轻柔地将披散在她脸颊上的那一缕金色鬃发分开,激情满腔地在她脸上狂吻。

“我的心肝,”堂路易斯终于说道,“我的生命,我心灵的珍宝,我眼睛的光芒,别垂头丧气了,快抬起头来,也不要再跪在我面前了。是我犯了罪孽,是我意志薄弱、愚蠢可笑,而不是您。天使和魔鬼都应该嘲笑我。过去我是个假圣人,一开始我就没有顶得住,也没有让您醒悟过来。现在我也不是真正的绅士,不

是一个受到恋人的青睐而知恩图报的风度翩翩的情郎。我不明白您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使您如此迷恋。我身上没有什么扎扎实实的美德,只有神学院学生那种崇尚空谈、卖弄学问的习气。他们阅读圣书就像看小说一样,然后,拿圣书里读到的东西编织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进行传教和静思。如果我身上真的有坚实的美德,那我早就提醒您,让您及时醒悟了。这样,我们俩都不会犯罪了。我要是有真正的美德,就不会这么容易犯错误了。如果我真的有很高的德行,有真正的志向,那不管您有多美,多么有才能,也不管您多么爱我,我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原本应该给我施恩的。毫无疑问,要抵制您的爱情,需要某种奇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当然,如果我是上帝创造奇迹的对象,并且,有足够的理由使他这样做,他一定会这样做的。您不要再劝我当教士了,因为我不配。当教士也是一种野心,和别的野心一样,我这样做也是傲慢的表示。我说和别的野心一样,其实比别的野心更糟,这是一种虚伪的、渎神的、买卖圣职的野心。”

“您别如此苛责自己了,”贝比塔破涕为笑,平静地说,“我不希望您对自己作这样的评价,否则,我就更觉得配不上您了。我希望您选我作伴侣是出于爱情,不是为了纠正错误,也不是因为您落入了我对您设置的圈套(您可能会这样怀疑我吧)。如果您不爱我,对我有怀疑,瞧不起我,那您就走吧。即使您永远将我抛开,将我忘记,我也不会说一句抱怨的话。”

人类的语言太贫乏了,堂路易斯已无法利用它作出回答。他将自己的嘴唇紧贴贝比塔的嘴唇,并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以此打断她的话。

过了好大一会儿,安东尼奥娜先咳了几声,还有意脚步踩得冬冬响,才走进书房说:

“这次时间谈得够长的了。神学院学生这次讲道不是三言两语,都快讲了几十个钟头了。堂路易斯,您该走了,快到午夜两点了。”

“好的,”贝比塔说,“他很快就走。”

安东尼奥娜走出书房,在门外等候。

贝比塔已变了样子。童年时期没有领略过的喜悦,青年时期的头几年没有品尝过的那种欢乐,那种受严厉的母亲和年迈的丈夫压抑的活力全都从她内心迸发出来,就像在漫长的严冬中由于冰雪而延缓了发芽期的树木抽出了嫩叶。

一位在城市里长大的熟悉社会习俗的太太一定会认为我下面谈的有关贝比塔的情况是很奇怪的,甚至应该受到责备的。贝比塔尽管很有自己的风度,但相当质朴自然,没有上流社会女子的那种假装斯文和稳重。因此,当她发现妨碍她得到幸福的障碍已经排除,堂路易斯已被她说服,自觉自愿地答应娶她为妻,同时也确信自己被心爱的人所爱慕,便高兴得又笑又跳,还做出其他许多表示欢愉的天真幼稚的动作。

堂路易斯要走了。贝比塔拿来了一把梳子,一片深情地将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还吻了一下他的头发。接着,又将他的领带整理好。

“再见,心爱的主人,”她对他说,“再见,我灵魂的主宰。如果您不方便,就由我来将全部情况告诉您父亲。他是个好人,会原谅我们的。”

两个恋人终于分手了。

房间里只剩下贝比塔一人时，她兴高采烈的神情消失了，代之以严肃和沉思的表情。

贝比塔在思考两件同样十分严肃的事情：一件有关世俗的利益，另一件关系更高一层的利益。第一件事是，她认为爱情的狂热一过去，她今夜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她在堂路易斯心目中的形象。然而，经过严格的反省，觉得她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也没有任何预谋，她的行为完全出自不可抗拒的爱情，所以，堂路易斯绝对不会瞧不起她的。这样，她也就安心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她坦率地承认，她不懂那种灵魂之间的爱情，尽管她刚才逃到黑暗的内室也完全出于本能，没有考虑到以后出现的情况，但是，她无法否认她对上帝犯了罪，在这方面她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于是，她诚心诚意地祈求圣母原谅她；还向修道院里的孤独圣母许愿，答应买七柄漂亮的做工精细的金剑供奉在圣母的胸前。她还决定次日去找教区神父进行忏悔，为了获得对自己的那些罪孽的赦免，她甘愿进行最严厉的苦行赎罪。不犯这些罪孽，她是无法战胜固执的堂路易斯的，那他一定会成为神父了。

就在贝比塔作这方面的思考，并准备慎重地解决灵魂方面的问题的同时，堂路易斯在安东尼奥娜的陪同下，下楼来到门厅。

在告辞前，堂路易斯突然开门见山地问道：

“安东尼奥娜，你是个万事通，请你告诉我，赫纳萨尔伯爵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跟你的女主人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早就开始吃醋了？”

“不是吃醋，只是出于好奇。”

“不吃醋就好，吃醋最叫人讨厌了。我来满足你的好奇心吧。这个伯爵是个破落户，道德败坏，爱好赌博，但他比绞刑架上的堂罗德里戈^①还爱虚荣。他硬要我家姑娘爱他，嫁给他，遭到她多次拒绝后，便破口大骂。他借了一千多杜罗不还，这笔钱是几年前堂古梅辛多借给他的，除了一张借据外，没有别的抵押品。这都怪贝比塔，她太好心肠了，是她求丈夫借给他的。伯爵这呆子一定以为，贝比塔有丈夫时，对他这么好，劝丈夫借钱给他；丈夫死了，大概更好了，准会嫁给他。后来弄明白了，就恼羞成怒。”

“再见，安东尼奥娜，”堂路易斯说。接着，他便朝寂静、黑暗的道路走去。

集市上的那些小店铺和摊贩都已关灯熄火，人们都回家睡觉去了。只有一些摆玩具摊的人和一些小贩睡在自己货物的旁边。

有几个披着斗篷的人站在铁栅栏边，和自己的情人在谈情说爱，好像不知疲倦似的。但没过多久，他们也都不见了。

一到街上，到了安东尼奥娜看不见的地方，堂路易斯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他已下了决心，而且这个决心十分坚定。他想到贝比塔那种真挚的感情，她美丽的脸庞、苗条的身材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心灵，感到异常幸福。

然而，当他想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时，心里就感到不安。

① 腓力普三世时的幸臣。腓力普三世去世后，被绞死。

教长会怎么想呢？主教一定会大吃一惊。特别是他父亲，一定会责怪他。他父亲知道他和贝比塔有了婚约，一定会非常不高兴，会发火。想到这点，他非常不安。

他认为自己堕落了，但这个问题发生后，反倒觉得并不严重，也不怎么可怕。他的宗教虔诚，用他刚刚获得的新观点进行分析，认为既缺乏生命力，也不持久。他认为这是他这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读了一些书后，狂妄自大的产物。他回想起有时自以为得到了神灵的恩典，耳中听到了神秘的声音，认为已走上了与神灵相结合的道路，不禁感到好笑，觉得自己头脑出了毛病。这一切全都是他自命不凡的结果。他既没有进行过苦修苦练，也没有进行过长时间的静思默想，怎么能得到上帝赐给他的这么崇高的荣誉呢。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贝比塔对他说一声“我爱你”使他更愉快，也没有什么比贝比塔用纤纤玉手抚摸他黑色的鬃发更使他浑身舒畅了。这就说明他过去以为得到了神灵的恩典的看法是虚假的，只是他读过了一些书后造成的错觉。

堂路易斯又通过基督徒的谦逊，力图表明在他身上发生的情况不是堕落，而是变化。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配当教士，愿意做个凡人，做个普普通通的心地善良的村民，结婚生子，照看葡萄园和油橄榄树，教育子女。他希望有孩子，在贝比塔身边做个模范丈夫。

由于我有责任将这个故事公诸于世，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和说明。

开始时，我曾说过，我倾向于认为这叙述部分，即《历代志》是教长先生的手笔，目的是为了补叙信里没有讲到的一些事件，使

故事更完整。但当时我还没有仔细地读过手稿。眼下发现作者处理某些材料比较随便,对某些疏忽之处也不甚苛求,便相信教长先生(我从可靠的途径获悉,他治学十分严谨)不会在这方面浪费笔墨。但是,也还缺乏足够的理由来否认教长先生是《历代志》的作者。

不过,教长先生是作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在《历代志》中,确实没有反对天主教真理和基督教道德的东西。相反,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便可以看出,通篇都是反对傲慢和狂妄的训示,并以堂路易斯的行为作为例证。这个故事完全可以作为阿尔皮奥尔神父的《神秘的启示》的附录。

我有几个颇有见地的朋友说,如果教长先生是作者,那他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叙述故事,谈到堂路易斯时,会称他为“我的侄子”,有时还会插叙一些他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有多大的价值。教长先生只是叙述发生的事情,不是在论证任何命题,他不作描绘,不点明寓意。这样做是对的。在我看来,他隐瞒自己的身份,不用第一人称“我”,这样做也是对的。这不仅表明他的谦逊和虚心,也表明他有良好的文风,因为堪称典范的史诗作者们和历史学家们即使谈到他们自己,而且他们本人就是他们叙述的事件的主角和参与者,他们也不用第一人称“我”。我拿雅典的色诺芬^①作为例子吧。他在《远征记》中,必须提到他本人时,不用第一人称,用第三人称,好像写书的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是另一个人。尽管这样,书里仍有不少章节色诺芬没有出现。在王子小居鲁士阵亡的那次著名的战役快开

①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将军和历史学家。

始前不久,小居鲁士检阅了那支由希腊人和蛮人组成的军队。他兄长阿塔泽尔士的军队已在附近。从远处看去,在广袤的没有一棵树木的平原上,阿塔泽尔士的军队初看时像一小朵白云,接着像一大块黑斑,最后便一目了然了,还听到马嘶声、战车声(上面插着锋利的砍刀)、大象的吼叫声和兵器的叮当声,连在太阳的照耀下兵器发出金色的闪光也看得一清二楚。这时,色诺芬才出现。他走出队伍,同小居鲁士说话,跟他解释希腊人在轻声传播的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说法,那是口令,当天的口令是“救星朱庇特和胜利”。教长先生是个兴趣高雅,精通古籍的人。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主人公的伯父和教师爷的身份出现在故事中,也不会因主人公遇到一些困难,或容易犯错误的事情,就用“别动”,“你这样干什么?”“当心,别摔倒,你这个倒霉鬼!”这样一类言词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可以认为,教长先生以他特有的小心谨慎的方式,没有像我们说的那样让自己露脸,写成了《历代志》。

他是在需要时,在某一章节加上一些有益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评论和注释,这些东西我都将它们删去了,一来因为眼下这些玩意儿已不流行了,二来因为连评注一起印成书,这本小册子的篇幅就会增大了。

然而,我将教长先生说明堂路易斯如何迅速由立志献身宗教的人变为一个普通的人的一条注释放在这儿,作为正文的一部分,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这条注释很有意思,它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在我侄子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教长说,“我并没有感到失望。他的这种变化,从他给我写的开头那几封信中我就预见

到了。路易斯小的时候我没有看清，总以为他的确有志于献身宗教事业。但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个爱好幻想、爱慕虚荣的人。献身于宗教也是他爱好幻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更好的表现形式。

“感谢上帝，他及时地让路易斯醒悟过来了。如果贝比塔·希梅纳斯没有在这个时候出现，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不好的教士。他当初急于求成，想一下子就到达尽善尽美的境地的情况原本应引起我的怀疑，可我这个当伯父的被感情遮住了眼睛，没能看清。怎么能一蹴而就呢？上苍的恩典能这么快得到吗？我有个朋友，他是海员。他说，他当年去美洲的一些城市时，年纪很轻。一到那儿，他就急不可待地想追求那儿的女人。她们用美洲人那种慢悠悠的语气对他说：‘您才到这儿，就想谈情说爱……您要先建功立业，如果想谈情说爱的话……’连美洲的女人都说这样的话，那么，对那些胆大妄为想一步登天的人，上苍会说些什么呢？只有认真努力，苦修苦练，净化自己的灵魂，才能博得上帝的青睐，得到他的恩典。即使学习那些内容空洞、神秘的哲学理论，不作巨大的努力，也是学不到东西的。雅姆勃里科^① 如果不努力学习，看书看得连眉毛都烧掉了，如果不苦苦修炼，就不可能达到他已经达到的成就。天纳的阿波洛尼^② 在创造他的奇迹前，也一定是很努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克劳泽^③ 的信徒们（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以现实的目光看待上帝

① 古希腊哲学家。

② 古希腊哲学家。

③ 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的)都得很好地阅读、理解桑斯·德尔·里奥的《分析》^①,这比将自己的皮肉打得像熟透了的无花果那样还困难,还需具有更大的耐心,吃更多的苦。我的侄子想毫不费劲地成为完人……你们看看,他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眼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个好丈夫。既然他干不了大事,那就干点小事,做点家务事,让那个年轻女人幸福一些吧。她除了如醉似痴般爱他外,没有什么过错。”

教长先生的注释就到此为止。他说了心里话,仿佛这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将这条注释公开了。

上文已经说过,堂路易斯在深夜两点在街上走着,头脑里正在想着,他原本向往的那种和《金色传奇》^②一样的生活,现在变成了一首极其优美的永恒的田园诗了。他没能像许许多多圣徒那样,抵挡住人间爱情的诱惑。在那些圣徒中,有圣毕森特·费雷尔^③,他摆脱了巴伦西亚一个淫荡的贵妇人的纠缠。不过,和费雷尔相比,他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圣毕森特·费雷尔摆脱了那个贵妇人的纠缠是一种英勇的合乎道德的行为,那么,他如果试图摆脱温顺、诚挚的贝比塔的一片深情,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了,这就像当年路得躺在波阿斯的脚边,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波阿斯却反而踢她一脚,将她赶走一样。然而,实际情况是波阿斯见了路得,不但没有踢她,反而

① 此书的全名是《克劳泽哲学体系分析教程》。

② 这是一部由八世纪西班牙一宗教作家写的圣徒传奇故事集。

③ 十五世纪西班牙修士。

惊叫道：“女儿啊，愿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① 当贝比塔低三下四地央求堂路易斯时，他应该仿效波阿斯。堂路易斯为自己没有仿效圣毕森特和其他的圣徒进行自我辩护。他也竭力为自己没能模仿圣爱德华进行辩护。圣爱德华是出于国家利益才结婚的，因为王国的王公贵族都要他这样做，而他并不喜欢王后艾迪塔。堂路易斯的婚姻与国家利益无关，既无王公贵族，也无庶民百姓要求他结婚，那完全是他和贝比塔情投意合、彼此相爱的结果。

总之，堂路易斯对自己并不否认，他已被战胜，他原来的理想已经破灭，因此，他的欢愉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那些从来没有任何理想的人倒不会因此而感到烦恼，但是，堂路易斯却感到苦闷。他试图用一种比较低级的容易实现的理想来替代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他想起堂吉诃德被白月骑士打败后，决定当牧羊人这一事实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他是打算和贝比塔·希梅纳斯一起，在我们这个平平淡淡、缺乏信仰的时代，重建幸福的时代，重新树立菲莱蒙和鲍西丝^② 笃信宗教的榜样。他打算和贝比塔在风景如画的乡村树立淳朴生活的典范，在他的故乡建立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家庭，这儿既是苦难人的收容所，也是文化和友好往来的中心，也是一面反映各个家庭情况的明镜。最后，他打算将夫妻的爱情和对上帝之爱结合起来，祈求上帝降临他家，使他家变成一座圣殿，让他夫妇俩成为圣殿的教士，一直到上帝带他们去过更美好的生活。

① 以上两段引文均出自《圣经·路得记》第三章。

② 以上两人均为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

要做到这一点,面前还有两大障碍,堂路易斯准备将它们排除。

第一个障碍是他父亲的不悦,也可能是愤怒,因为他辜负了父亲最殷切的期望。第二个障碍属另一种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更严重一些。

当初堂路易斯准备当教士的时候,听到赫纳萨尔伯爵对贝比塔的不堪入耳的辱骂,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只能对他进行合乎道德标准的辩论。赫纳萨尔伯爵听到他的言论,百般进行嘲弄,对此,他无法进行报复。然而,眼下堂路易斯即将脱去法衣,并准备立即宣布贝比塔是自己的未婚妻,而且即将结婚。尽管他生性平和,希望人类平平和和地过日子;尽管他心灵里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反对一切暴力的宗教信仰,但是仍难以做到既保持自己的尊严,却又不去打破那个无耻伯爵的脑袋。他心里很明白,决斗是一种野蛮的习俗;他也知道,贝比塔不需要伯爵的鲜血来洗清诽谤的污点。再说,伯爵本人进行这样的辱骂,也许出于心怀怨恨,也许由于粗野,缺乏教养,其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恶言秽语。他心里虽这样想着,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里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所以,他认为,他一开始如果不充当菲埃拉布拉斯^①这个角色,给伯爵以应有的惩罚,同时祈求上帝不要将自己再置于这样的场合,那他可能也不愿意扮演菲莱蒙这个角色。

决定进行决斗后,他打算立即行动起来。他认为,派证人去进行挑战,会引起人们对贝比塔名声的议论,这个办法不妥。他

^① 西方骑士小说中的巨人。

觉得最明智的办法是找伯爵进行挑衅,引起决斗。

虽说夜已很深,他估计伯爵这个外乡人喜欢赌博,这时一定在俱乐部里玩牌,便决定上那儿去找他。

俱乐部还没有关门,但是,院子里和几个大厅的灯光差不多都已熄灭了。只有一个大厅还亮着灯。堂路易斯朝那儿走去。一到门口,便见到赫纳萨尔伯爵正在坐庄玩牌,另外,还有五人在押宝,其中二人像伯爵一样是外地人,另外三人,一个是主管军马场的骑兵上尉,还有两人是库里托和医生。眼下的情况非常适合实现堂路易斯的意图。他们全神贯注地进行赌博,没有见到堂路易斯,而他却见到了他们。他见到他们后,便立即退出俱乐部,回到家里。一个仆人给他开了门。堂路易斯问他父亲是不是已睡着了。知道他已入睡,怕将他吵醒,堂路易斯便拿一盏灯,轻手轻脚地来到自己房间,从小金库里拿出三千里亚尔金币,放进口袋里。他叫仆人给他开门,又上俱乐部去了。

堂路易斯走进他们在赌博的那个大厅里,神气活现地有意将地板踩得咚咚作响。赌徒们见到了他,都万分惊讶。

“你怎么这个时候上这儿来?”库里托说。

“您从哪儿钻出来的,小神父?”医生问。

“您是不是打算再来给我讲道?”伯爵大声地说。

“我再也不讲道了,”堂路易斯平静地回答说,“上次讲道效果极差,这清楚地表明上帝不让我走这条路,而且,我也已经选择了另一条。伯爵先生,您使我改变了信仰,我已经脱去了法衣。我要好好地乐一乐。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好好享受享受。”

“欢迎您,小伙子,”伯爵说,“不过,也得当心啊,花儿太嫩,

弄得不好，会过早凋谢的。”

“我会当心的，”堂路易斯说，“看到你们在赌，我也想赌。您坐庄吧。伯爵先生，我要是将您坐庄的这点赌本全赢过来，那才有意思呢。”

“挺有意思，是吗？您晚饭吃得太多了吧？”

“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小青年回答得好快呀。”

“我爱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

“岂有此理……”伯爵说，他已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多亏骑兵上尉从中调解，又恢复了平静。

“喂，”伯爵平心静气地说，“请您把钱拿出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吧。”

堂路易斯在桌旁坐下，将金币全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伯爵一见这么多钱，就激动起来，因为这笔钱几乎超过他坐庄的本钱。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从这新手中将钱赢过来。

“这玩意儿也用不着花太多的脑筋，”堂路易斯说，“我认为我已弄懂了。我把钱押在一张牌上，如果它出来了，我就赢；如果它不出来，我就输。”

“是这么回事，小老弟，您脑子真灵。”

“我不但脑子灵，意志也很强。不管怎么说，我还不是个笨蛋，这儿笨蛋有的是。”

“怎么，您是来斗嘴的吗？”

堂路易斯沉默了。他下了几次赌注，手气很好，几乎每次都赢。

伯爵有些急了。

“这小子看来要将我的毛都拔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愿上帝保佑无辜的人。”

正当伯爵心烦意乱的时候，堂路易斯也感到厌倦了，想一下子就结束赌博。他说：

“归根到底，就是要看看是我将您的钱全部赢过来，还是您将我的钱全部赢过去。是这么回事吧，伯爵先生？”

“是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干到天亮呢？夜深了，我听从您的劝告，准备回家去，免得青春的花朵凋谢。”

“怎么回事？您想溜之大吉吗？”

“我丝毫也不想走，正好相反。库里托，告诉我，我这堆钱是不是比庄家的那堆多。”

库里托看了一下，回答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

“庄家有多少本钱，我就押多少，这样做叫什么？”堂路易斯问。

“这叫拉庄！”库里托回答说。

“那我就来个拉庄，”堂路易斯对伯爵说，“这钱全押在黑桃王上。”

伯爵家里的现款已全都拿来作了赌本。他知道这次冒的风险可大了，不禁有些惊慌失措，但除了硬着头皮顶着，别无他法。

常言道，情场上顺利的，赌场上不顺利。可是，眼下的情况正好相反：交好运时事事顺利，倒霉时样样失利。

伯爵发着牌。尽管他竭力加以掩盖，但心情十分紧张。他从牌花上认出，那是张黑桃王。

“您发牌呀，”上尉说。

“不用发了，这是黑桃王。倒霉透了。小神父把我的毛都拔光了。您把钱都拿去吧。”

伯爵怒气冲冲地将牌往桌子上摔。

堂路易斯冷漠、平静地将钱全拿了过来。

短暂的沉默后，伯爵说道：

“小神父，您得给我翻本的机会。”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我认为，在绅士之间……”

“照您的意思，赌博永远也没有个完了，”堂路易斯说，“我可不想再赌了。”

“您一定得给我翻本的机会，”伯爵有些沉不住气了。

“那好吧，”堂路易斯说，“我就大方一点吧。”

伯爵又拿起牌来，准备重新坐庄。

“等一等，”堂路易斯说，“我还有话说。您想重新坐庄，赌本呢？”

“眼下我没有，”伯爵回答说，“不过，我只要说一句话，钱有的是。”

于是，堂路易斯严肃而平静地说：

“伯爵先生，如果我不怕失去我几乎就要赢得的您的友谊，我愿意相信您这样绅士的话，作您的债权人。可是，自从今天早晨我看到您对待我几个朋友那冷酷无情的样子，而他们都是您的债权人，我就不愿让您犯同样的罪过。您借了贝比塔·希梅纳斯的钱，不但不还钱，还辱骂她。我这次借钱给您，不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果吗？”

堂路易斯说的全是事实，伯爵火冒三丈，气得脸色发青。他站起身来，像准备和神学院学生打架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也变了：

“你撒谎！胡说八道！我要亲手将你撕烂，你这个婊……的儿子！”

这显然是在侮辱他亲爱的母亲。堂路易斯异常敏捷地伸出右臂，挥动富有弹性的手杖，隔着桌子，对准他敌人的脸狠狠地抽打了一下，伯爵脸上顿时出现一条青紫色的伤痕。

没有叫喊声、谩骂声和吵闹声。动手时，往往不动口。伯爵正想朝堂路易斯扑过去，如果可能的话，将他撕烂。然而，从那天早晨开始，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堂路易斯有利。骑兵上尉、医生，连库里托都使劲地抓住伯爵。伯爵拼命地反抗，试图脱身。

“放开我，让我过去宰了他！”

“看来决斗是难以避免的了，”上尉说，“我不想加以阻止。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俩像干粗活的人那样在这里打起来。我在一旁看这样打架，太不体面了。”

“那就拿武器来吧，”伯爵说，“我不想再耽误一分钟了。马上就干，就在这儿！”

“您愿意用马刀吗？”上尉问道。

“可以，”堂路易斯回答说。

“快拿两把马刀来！”伯爵说。

大家说话声音很低，因为怕让街上的人听见，连俱乐部里睡在椅子上、厨房里和院子里的佣人也没有吵醒。

堂路易斯挑选上尉和库里托作证人，伯爵则选那两个外地

的人作证人。医生仍然干他的老本行,打起了一面红十字旗。

当时天还没有亮,众人决定关上大门,将赌场当决斗场。

上尉回去取马刀。没过多久,他就将马刀藏在他特意穿上的披风内回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堂路易斯一辈子没有碰过武器。幸好伯爵的剑术也比他高超不了多少,尽管他从来没有研究过神学,也不想当教士。

决斗的条件很简单,双方一拿到武器,便可以立即使出浑身解数干起来。

赌场的门关上了。

人们将桌子和椅子搬到一边,腾出一块场地。灯也放到了一边。堂路易斯和伯爵脱去礼服和背心,只穿一件衬衫。他们拿起了武器。证人站到了一边。上尉发出了信号,战斗便开始了。

在这两个既不懂进攻,也不会自卫的人中进行的决斗,肯定是速战速决。情况果然如此。

伯爵刚才被抑制了几分钟的暴怒顿时爆发出来,他已失去了理智。他身体壮实,双臂有力,挥舞着马刀,横七竖八地朝对手身上砍去。马刀砍中四次,幸好都是刀面,只是伤了肩膀,没有砍中要害。年轻的神学家全力抵抗,才没有被砍倒,并忍受住疼痛。伯爵第五次出击,砍伤了对方的左臂。这次是刀刃砍伤的,尽管是斜着砍了一刀,血还是流了不少。伯爵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反而更愤怒地冲过去,想再砍一刀。他几乎来到了堂路易斯马刀的下面。堂路易斯这次没有拿刀抵挡,而是猛地朝下一劈,砍中伯爵的头颅,鲜血直流,从额头流到眼睛里。伯爵被

砍得晕过去,跌倒在地。

整个决斗只是几秒钟的事情。

堂路易斯像个禁欲主义的哲学家一样,显得十分平静。他是被冷酷的客观现实所逼,才参与这次和他的习惯和思想方法格格不入的冲突的。不过,见到自己的对手躺在地上,全身都是鲜血,像死了一样,心里也很痛苦,生怕自己也会昏过去。他这个自以为连麻雀也杀不死的人,这会儿竟然会杀人!五六个小时前,他还决心要做教士,做个传道士,做上帝的使者,传播福音,而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他居然犯下了大罪,违反了上帝的全部戒令。原来准备过完美的神圣生活的打算已全部落空,就连安逸、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也过不成了。魔鬼毁了他的全部计划。他甚至觉得连做个菲莱蒙式的基督徒也不行了,因为用马刀砍伤他人的脑袋,不能作为田园牧歌生活的开端。

整整一天,堂路易斯像发高烧一样显得烦躁不安。

库里托和医生一边一个扶着他,送他回家。

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听说儿子受伤回来,大吃一惊,立即从床上起来,过去看他。他仔细察看了儿子肩膀和臂上的伤势,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大叫大嚷地说要报仇。后来听说儿子已不准备当教士了,能替自己报仇,才平静下来。

医生替堂路易斯治了伤。他预言堂路易斯过三四天就可以出门,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伯爵却要过几个月才能康复。他的生命没有危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就要求将他送回家去,他家离赌场只有十来里路。人们要来一辆出租马车,他的仆人和那两个作证人的外地人抬他上车,送他回家。

到了第四天,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堂路易斯的伤口虽还没有完全愈合,但已能走动了。看样子在短期内便可痊愈。

堂路易斯认为,他伤愈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坦率地对父亲说,他已爱上了贝比塔,并准备和她结婚。

在儿子养伤期间,堂佩德罗一心照看儿子,连田野里都没有去过。他一直待在儿子身边,陪伴他,百般地体贴他。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医生走了,家里只剩下父子俩,堂路易斯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父亲,”他说,“我不应该继续欺骗您了。今天我要抛弃虚伪,向您承认我的错误。”

“孩子,如果你要进行忏悔,最好去找教区神父。我的标准很宽,什么事我都会宽恕你,只是我的宽恕对你毫无作用。不过,如果你愿意将我当作好朋友,将心里话告诉我,那你就说吧,我听着。”

“我要对您说的是个极其严重的过错,我真不好意思开口……”

“在爸爸面前用不到难为情,直截了当地说吧。”

堂路易斯满脸通红,非常尴尬地说:

“我的秘密是,我已爱上了……贝比塔·希梅纳斯,而她……”

堂佩德罗哈哈大笑。他打断了儿子的话,接下去说:

“而她也爱上了你。圣约翰节的前夜,你们俩甜甜蜜蜜地谈到深夜两点,你还为她找赫纳萨尔伯爵挑衅,进行决斗,砍伤了他的头颅。好吧,孩子,把你的秘密全告诉我吧。村里连猫和狗都知道这些事情了。看来唯一能够隐瞒的是你们一直谈到了深

夜两点这件事,不过,几个卖煎饼的吉卜赛女人看到你从贝比塔的家里出来,她们要把这件事讲给所有的人听后才闭嘴。另外,贝比塔也没有隐瞒这件事的要点,她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纸里包不住火……你受伤后,贝比塔每天要来两次,还每天打发安东尼奥娜来这儿两三次了解你的健康情况。她们没有进来看你,因为我不同意她们进来,怕你太激动。”

听了父亲简略地叙述事情的经过,堂路易斯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一切您一定没有想到,您准十分惊奇吧?”

“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也不惊奇,孩子。村里的人四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说实在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你思想上的变化。他们说你是假圣人,最后露出了原形。教区神父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他想到你在二十三日夜晚到二十四日早晨还在上帝的葡萄园里辛勤耕耘,一下子就变成这样,惊得他在胸口上直划十字。不过,除了你受伤外,别的消息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们这些老年人什么事都知道,小鸡要欺骗鸡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真的。我曾打算欺骗您,太虚伪了。”

“别说傻话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说,我还是有些眼力的。老实告诉你吧,我也不想吹嘘自己。你和贝比塔的感情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你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印象写信告诉你当教长的伯父,他又将这些情况全都告诉了我。你听听你伯父的来信,再听听我给他的回信吧。这是很重要的文件,我都保存下来了。”

堂佩德罗从口袋里掏出几封信,念了起来:

教长的来信：

亲爱的弟弟：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我相信上帝会赐予你足够的忍耐心，使你不会过于生气、伤心。几天前，路易斯给我写了几封奇奇怪怪的信。信里透过他对神的赞美，我发现他对村里一个轻佻的、爱卖弄风情的年轻貌美的寡妇有点意思。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认清路易斯的为人，总认为他的志向是坚定的，满以为自己替上帝和教会培养了一个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模范教士。上面说到的这几封信终于打破了我的幻想。在信中路易斯的言论不像是个虔诚的教徒，倒像个诗人。那个小寡妇准十分迷人，往后不用费什么劲，就会让他拜倒在地。尽管我多次写信给他，叫他避开那种诱惑，但我可以肯定，他会陷进去的。我对此并不感到难过，因为如果他命中注定是个不守本分、喜欢追求女性、爱对她们献殷勤的人，那么，早一点暴露他的本性，让他当不成教士更好。所以，让路易斯继续待在村里，在这种爱情的试金石和熔炉里接受检验和熔炼，让那小寡妇作为试剂，看看他这块料子是纯金还是掺着杂质的低劣的合金，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你追求的女人，只是我不清楚她是不是你的情人。这么一来，你儿子就成了你的情敌了，这可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件事闹大了，名声就不好了。为了及时预防，我今天写信给你，望你随便找个理由，尽快让路易斯回到这儿来，或者你亲自带他来。

堂路易斯低着头，默默地听着。他父亲接着说道：

“下面是我给教长的回信。”

亲爱的哥哥和尊敬的神父：万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消息，并向我提出忠告。尽管我一向自诩机敏，这次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笨拙。自以为是使我看不清问题。我儿子回家后，贝比塔·希梅纳斯对我特别亲热，我以为幸福有望了。看了你的来信，才使我认清了事实的真相。我现在明白，贝比塔这个狡猾的女人奉承我，讨好我，对我变得更有人情味儿的原因是她将我看作这个乳臭未干的神学家的父亲。实话对你说吧，等我醒悟过来后，开始时我感到很难过，但后来经过认真思考，又感到高兴。路易斯是个优秀的年轻人，打从他跟我待在一起后，我越发喜欢他了。当年我将他送到你那儿，让他接受你的教育，是因为我的生活有失检点，不值得他仿效。如果让他待在村里，他也许会成为野小子。你对他的教育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愿望和希望，差一点将他培养成了教堂的神父。有个圣徒般的儿子当然是很体面的事，但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家产和门第的继承人，也没有人给我生几个漂亮可爱的小孙子。我死后，没有人继承我的财产，而这些财产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取得的，而不是用欺骗的方法得到的。如果路易斯打定主意去向中国人、印度人、刚果的黑人传教，我又没法说服他不去，那我会下决心再婚，生儿子传宗接代。我自然看中了贝比塔·希梅纳斯，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轻佻的女人。她非常可爱，十分圣洁、多情。我确实非常喜爱她。如果她重又成为十六岁的妙龄少女，并有一个对她说一不二的母亲，而我像堂古梅辛多一样，是个八十老翁，行将就木，那我也会娶她为妻，让她成为我的守护神。这样，我就能含笑而

死，将我的门第、财产全留给她。但是，贝比塔已不是十六岁，而是二十岁，她那说一不二的母亲也不在世了，我也不是八十岁，而是五十五岁。我已感到老之将至，年龄不饶人，走路气喘，咳得相当厉害，风湿痛也很严重，还有其他不少毛病。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快会死去。我想我还能活二十年。我比贝比塔大三十五岁，你可以想一想，等着她和我这个老不死的将是怎样可怕的前景。虽说她是个好人，但和我结婚过不了几年，她就会讨厌我。正因为她为人正派，小心谨慎，即使我一再请求她嫁给我，她也不会同意的。现在我非常高兴，我很感谢她。当初她不爱我，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她爱我的亲骨肉，遭伤害的自尊心又恢复了。她喜欢我的儿子。我对自己说，既然这棵鲜活的、生气勃勃的常春藤不愿攀附在已遭虫蛀的老树干上，那就让它顺着老树干，爬向嫩枝，爬向绿油油的正在开花的新枝吧。愿上帝保佑他们，愿他们白头到老。我不但不打算将孩子送到你那儿去，还准备将他留在这里，必要时，我会强迫他这样做。我反对他将一生献给宗教事业。我仿佛看到他已结了婚，瞧着这一对由爱情结合在一起的年轻人，我自己也会变得年轻。什么时候他们给我抱小孙儿呢？路易斯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去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或印度，并从那儿给我带回几个黑得像煤炭，或者黄得像皮革，生着厚嘴唇、猫头鹰眼睛的新教徒来，而是在家里传道说教，给我生一大堆金黄色头发，脸蛋红红的，眼睛像贝比塔，样子像天使的小教徒，这样不是更好吗？如果从那儿带来了新教徒，我必须让他们离得我远远的，免得弄脏了我的身体。而在这里生下的小教徒却像天堂里的玫瑰花，他们会坐在我的膝盖上，跟我玩儿，吻我，叫我爷爷，用他们的小手拍着我头发越

来越稀少的秃顶。你还希望怎么样呢？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没有过多地去想天伦之乐；如今我已临近暮年（虽然还不能说已是老人），不想去当隐士，却希望当个一家之长。你别以为我只是消极地等待他们恋爱成功，我会努力促成。借用一下你刚才的比喻吧。你把贝比塔比成熔炉，将路易斯比成金属，那么，我一定会找到，或者说已经找到了鼓风机或别的吹火的工具，让炉火熊熊燃烧，迅速地将金属熔化。这个鼓风机就是贝比塔的奶妈安东尼奥娜。她为人机灵，守口如瓶，对女主人有深厚的感情。我和安东尼奥娜完全能够沟通，从她那儿获悉，贝比塔已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路易斯。我们已经商定，我继续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教区神父是个老好人，他为我出的力比安东尼奥娜还多。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贝比塔面前讲路易斯怎样怎样好，在路易斯面前又讲贝比塔如何如何行，这位年迈的先生竟然成了信鸽，两个情人就通过他传情达意，而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的方式和人为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确定婚期后，我会通知你的。希望你来主持婚礼，或者替新郎新娘祝福，送件好的礼物。

堂佩德罗读完信，看了一眼堂路易斯，见他眼里噙着泪水在仔细地听着。

父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

这次谈话和念信后，过了一个月，堂路易斯·德·巴尔加斯和贝比塔·希梅纳斯举行了婚礼。

培养路易斯当教士的愿望落空了，教长先生怕自己的弟弟

拿这件事来跟他开玩笑；同时，又怕自己在村里扮演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角色，因为人们会说他培养不出圣人来，于是，他便推说公务繁忙，脱不开身，没有回村，只是送来了他的祝福和一对极精致的耳环，作为贝比塔的礼物。

这样一来，贝比塔和堂路易斯的婚礼就由教区神父主持。

新娘衣着华丽，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那天夜里，堂佩德罗在自家的院子里和旁边的几个大厅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舞会。参加舞会的有仆人和主人，绅士和长工，太太和小姐，大家欢聚一堂，仿佛回到了世界上最初的理想时代（我不知为什么称为黄金时代）。四个技巧娴熟（有的也不太熟练）、不知疲倦的弹吉他的人在弹奏着方丹戈舞曲。一对吉卜赛男女（都是有名的歌手）唱了几首与当时的情景相适应的民间情歌。学校的教师朗诵了一首史诗式的贺诗。

用来招待一般村民的是薄饼、油煎蛋饼、甜饼、面包圈、杏仁饼、饼干和各种葡萄酒。款待贵族和乡绅们的是巧克力、果脯、果汁、蜂蜜和各种美味的菜肴，还有茴芹酒等。

堂佩德罗像个年轻小伙子一样跟人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在给教长的信中说自己有风湿病和其他的病，看来这都是假的。他跟贝比塔跳方丹戈舞，还和几个漂亮的女仆、村上的六七个女孩子跳。跳完舞，将跳得精疲力竭的舞伴送回座位时，他都照例要热情地拥抱一下，对那几个调皮一点的姑娘还要轻轻地捏几下，尽管这不属礼仪范围。堂佩德罗热情极了，竟邀请唐娜·卡西尔塔跳舞，她不好拒绝。她体重一百多公斤，加上七月份天气热，跳得她每个毛孔直冒热汗。堂佩德罗还让库里托喝了不少酒，库里托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新郎新娘的幸福干杯。

他喝得太多了，只好让骡夫狄安德斯将他像皮酒袋一样横放在牲口背上，驮回家去睡觉。

舞会一直进行到凌晨三点钟，不过，新郎新娘在十一点钟就彬彬有礼地告退，到贝比塔家去了。堂路易斯这次以受人尊敬的老爷和主人的身份灯火通明地走进那洁净的洞房，一个多月前他也来过这里，那时没有点灯，他是慌里慌张地摸黑进来的。

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鳏夫再娶或寡妇再嫁，洞房之夜，人们会在新婚夫妇家的门前摇晃牲口的铃铛，闹得一夜不得安睡。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不过，贝比塔待人和气，堂佩德罗受人尊敬，堂路易斯也十分受人喜爱，那天夜里居然没有人摇铃铛，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如实地被记录在村志上。

第三部分

尾声——弟弟的来信

贝比塔和堂路易斯的故事到这儿该结束了。这尾声是多余的,但它出现在教长先生的卷宗里。我们不想全文发表,就发表一部分吧,或者是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谁都不会怀疑,堂路易斯和贝比塔是由不可抗拒的爱情纽带连接起来的。他们俩年龄相仿,女方俊美端庄,男方英俊高雅,夫妻双方做了许多善事,享尽了人间的幸福、安宁。这样的结果,对一般人来说,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出来,对阅读了尾声的人来说,更是确实无疑的了。

此外,尾声还为我们提供一些故事中出现过的次要人物的情况,他们的命运也许会使读者们感兴趣。

儿子办完婚事后的四年时间里,堂佩德罗·德·巴尔加斯给他当教长的兄长写过不少次信。尾声就是根据这些信写成的。

下面我们摘录这些信件的若干片断,虽没有注明日期,却是顺着时间的先后作了安排,作为故事的结束。

路易斯对安东尼奥娜感激万分,没有她从中撮合,他也许不可能和贝比塔结婚。然而,作为路易斯和贝比塔所犯的唯一“错误”的同谋者,安东尼奥娜和这一家人关系十分密切,对各种情况非常熟悉,于是,他们就有些讨厌她。路易斯一方面对她重赏,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她,又设法使她和丈夫言归于好。她丈夫是申西亚斯的儿子,过去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她忍受不了,就和他分开了。这次他答应不再喝醉,但却不敢斩钉截铁地说个“不”字。不过,安东尼奥娜还是相信了丈夫这种似是而非的承诺,同意回家。夫妻一和好,堂路易斯就认为这种顺势疗法很有效,能将申西亚斯师傅儿子的病彻底治愈。他曾听人说,卖糖果的不爱吃甜食,便依次类推,酒店老板应该讨厌喝酒。他让安东尼奥娜夫妇到省会去,由他出资开了一家很像样的酒店。两口子在那里日子过得很愉快,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安东尼奥娜丈夫有时还会喝醉,她长得身强力壮,常常给他点颜色看,让他彻底改掉恶习。

库里托见贝比塔和路易斯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十分羡慕。他对表兄越来越敬慕,希望和他一样,找个姑娘结婚。他和当地一个财主家的女儿结婚。新娘又健壮又鲜丽,脸色红得像虞美人花一样。看来她不久会在体重方面超过她的婆婆唐娜·卡西尔塔。

赫纳萨尔伯爵卧床五个月,治好了伤。听说过去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也已改了一大半。他欠了贝比塔一笔债,不久前他偿还了一半,其余部分要求延期偿付。

教区神父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虽然是人们预料到的,但仍感到万分悲痛。贝比塔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并用她美丽的双手给他合上半开半闭的嘴。教区神父终于走了,与其说是死去,不如说他已幸福地转移到更安静的地方了。然而,贝比塔和我们大家都哭得十分伤心。他的遗物只有五六个杜罗和若干件家具,因为他将财产全都作了施舍。如果没有贝比塔,他这一死,这儿的穷人就无人周济了。

村里的人都为教区神父的死悲痛万分。不少人还说他创造了奇迹,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应该供在祭坛上的圣徒。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死后应该直接进入天堂,在那里替我们说情。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谦恭,那么敬畏上帝,在临终时竟还说自己有罪,好像他真的犯有罪孽似的。他请求我们向上帝和圣母玛利亚进行祈祷,请求宽恕他。

他为人朴实,虽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却意志坚强,信仰虔诚,一片慈心。应该承认,他模范的一生和这次去世对路易斯的影响很深。和教区神父相比,路易斯说自己感到自卑,这使他心里感到痛苦和惆怅。通情达理的贝比塔用微笑和柔情驱散了他的忧愁。

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起来。我和路易斯有几个酒窖,如果不算赫雷斯的,那在西班牙算是最好的了。今年油料作物获得好收成。我们可以好好地享乐享乐了。我对路易斯和贝比塔说,等她生了孩子,身体恢复后,就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去好好

玩玩。年轻人花钱比较随便,他们会花上几千杜罗,带回来许多精美的书籍、时髦的家具和珍贵的艺术品,装点他们的居室。

孩子生下来后,我们等了两个星期才替他举行洗礼,因为这天正好是结婚一周年。婴儿像太阳一样美,也很结实。我是孩子的教父,我们就给他取了和我相同的名字。眼下我就想象着小佩德罗咿呀学语的情景了。

这对百事顺利的恩爱夫妻又添了一件喜事。贝比塔哥哥从哈瓦那来信说,他过去不走正道,给家庭抹黑,现在可为家庭增光添彩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得不到他的消息,在这一段时间他却走了好运。开始时,他在海关工作。后来贩卖黑人,破了产,破产对某些做生意的人来说,就像对树木进行剪枝。树木经过修剪后,就会长出强壮有力的新芽。眼下他吉星高照,拿定主意跻身于贵族行列,争取将来当个侯爵和公爵。贝比塔听了这个消息,惊讶万分,她不喜欢自己的哥哥这么往上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你哥哥过去是个小流氓,现在交了好运,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

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厌倦,我们挑选最后几封信中的一封,摘抄一部分作为本书的结束。

儿子媳妇旅行回来,身体都很健康。小佩德罗长得很漂亮,也很调皮。

路易斯和贝比塔已下定决心,即使他俩的寿命比菲莱蒙和

鲍西丝还长,也不再离开家乡了。他们俩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他们带回来不少漂亮的家具、书籍,还有一些精美的画和许许多多小玩意儿。这都是他们在旅途,特别是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和维也纳等地购来的。

正如他们的互相爱慕,彼此相待和对待他人的那种亲切真诚的态度,对这里的风俗习惯产生有益的影响一样,他们用来装点居室的那种高雅的情趣和风格也助长了外来文化的传播。

马德里人常说我们乡下人粗野,但他们只是这样说说而已,从来没有帮助我们高雅起来。事情正好相反,村子里出一两个有学问的人,或者自以为有学问的人,一有可能,便远走高飞,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贝比塔和路易斯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从心底里赞赏他们。

他们在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环境,使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使这个偏僻的山村变成伊甸园。

你不要以为,路易斯和贝比塔对物质生活的爱好会使他们的宗教感情有丝毫的冷淡。他们变得越来越虔诚,他们将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欢乐看成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对神灵的尊敬和坚信不能给予他们欢乐和愉快,那么,他们即使感到欢乐和愉快,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因为那不是真的欢乐。

目前的生活虽很幸福,但路易斯从未忘记他过去孜孜以求的理想。有时,他和过去那种准备作出自我牺牲的生活,与头几年自以为命中注定的那种精神生活相比,他认为今天的生活太庸俗,太为自己着想、太无聊。贝比塔对他很关心,她的关心驱散了他的忧愁。路易斯终于明白,一个人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

都可以侍奉上帝,并能将对上帝的一片虔诚和爱心和人世间的爱情协调起来。在路易斯看来,神灵的爱是基础,没有它,无论在太空运行的星球上,还是生长在原野上的鲜花和果实上,还是在贝比塔的眼睛里和天真活泼的小佩德罗的身上,都看不到可爱的东西。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他也会认为宇宙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伟大的,但却是没有秩序,没有美,没有目标的东西。若不是为了上帝,他也许也不会爱人类。这不是因为上帝叫他爱人类他才这么做的,而是由于人类的尊严和被爱慕的权利都取决于上帝。上帝不仅按自己的形象制造了人的灵魂,还为它制造了躯体,使它成为灵魂的活的殿堂。基于上述理由,和其他一些我在这里一时难以说清的理由,路易斯得到了自我安慰,即使当不成像圣徒一样献身于宗教事业的人也不感到遗憾;教区神父去世那天尽管他对老人的一生十分羡慕,但也终于想通了。尽管如此,路易斯和贝比塔仍然怀着基督徒的极大虔诚,感谢上帝赐予他们幸福,而且,只有上帝才是这种幸福的基础。

在路易斯家里有几间房间,看起来像精美的天主教小教堂或祈祷室,那是他们进行祈祷的地方。同时,我也要坦率地说,他俩有时也有异教徒的情调,喜爱那种在乡间流行的牧人的情歌。

贝比塔当年的果园现在已不再是果园了,它已变成了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南美的杉树,还有生长在室外的仙人掌;花园里还有个面积不太大,但布局合理,长满奇花异草的暖房。

贝比塔和路易斯第二次见面时,我们曾一起吃过草莓。吃草莓的这个地方现在已变成一座有回廊和白色大理石柱子的小圣殿,里面有一间宽敞的陈设良好的客厅。厅里挂着两幅画,一

幅画画的是普赛克^①，她没有戴帽子，在烛光映照下，痴情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爱神；另一幅画里是赫洛埃，有一只蝉逃进了她的怀里，它以为待在那里安全，愉快地鸣叫起来。这时，达夫尼斯准备将它取出来。客厅里还有一座用卡拉拉大理石精雕细刻的维纳斯雕像，是复制品，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仿佛它就是客厅的主人。雕像的底座刻着古罗马诗人卢克雷西奥的诗句：

没有你，世界上什么也不会出现，
既无任何乐趣，也没有任何欢愉。^②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② 原文是拉丁文。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贝比塔·希梅纳斯

作者 = [西] 胡安·巴莱拉著

页数 = 1 7 9

SS号 = 1 2 1 0 8 8 7 7

出版日期 = 1 9 9 8 . 1 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